

靳以主編

文藝叢刊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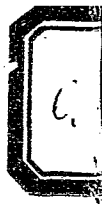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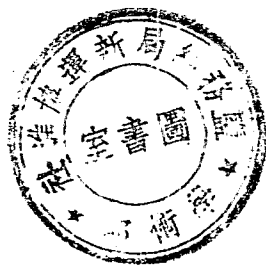
文藝社出版

20.15



執筆者

冀	王	師	易	周
泐	西	穆	鞏	梵
靳	彥	繆	劉	斐
以	山	崇	北	瑪
	山	羣	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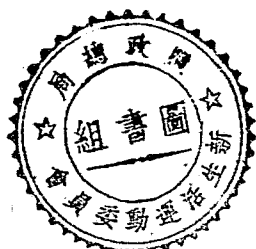


MG
I 216.1
79

0652

文藝叢刊之二

最
初
的
蜜



文藝出版社



3 2173 7594 2

目錄

- 形式問題 周 梵 (一)
- 春天，在大學裏 斐 瑪 (一七)
- 折尾龍 易 羣 (二九)
- 陰濕 劉 北 汜 (七一)
- 靈感片論 師 穆 (九四)
- 更生 繆 崇 羣 (九八)
- 福元佬和他的牛 王 西 彥 (一〇二)
- 彼得拉的葬禮 (匈牙利 B·伊勒斯作) 沈 西 山 譯 (一二二)
- 最初的蜜 冀 沆 (一二九)
- 鴨子 靳 以 (三四)

形式問題

關於抗戰五年間文藝形式問題的雜記



(南)周



關於文學上的形式問題，曾經不斷的發生着爭論，這些爭論的起因總是由於內容和形式的矛盾而發生的。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由於代表新興階層的生活內容要求着有適於表現的新形式，開始搗毀了舊族的舊形式，建立了表現自己底思想內容的形式——白話文。大眾文藝運動時期的大眾語運動，也同樣是由於新的思想內容和原來的形式逐漸有了距離，爲了擴大革命文學的影響，爭取新文學運動的勝利，而要求有更適合表現那一階段現實內容的形式——文藝大眾化的建立。抗戰以後的民族形式問題的提起，則是文藝大眾化運動要求進一步的發展，新的現實，新的內容，壓迫着形式向前進步，到適合於反映今日的偉大現實生活。

形式問題的爭論中間有着兩種意見：一種是形式被內容所規定的，它被制於所反映的現實生活樣式。一種是「爲藝術而藝術」的形式主義論者。

一般說來，形式問題即是美的問題。

形式主義論者認爲美祇關係於「形式」，美的外形：音、色、線條等等的均勻配合所表現的構圖，就是「美」，就是「形式」。內容和形式是對立的，將美和現實分離開來；說藝術本身乃是一種虛構，「詩的真理」和「現實的真理」是相分離的。認爲祇有詩的美，而沒有現實的美。在現實生活中看不見

美，由於人類對於美的渴望和追求而引起了藝術的創造，使人在藝術作品中看見了或是滿足了在現實生活中所看不見的美。於是將「美」變成爲一種幻想，把藝術的虛構和幻想與現實生活的結合相分離，藝術在這裏便成爲了一種架空於現實的幻想，使人在這種幻想中陶醉。「詩的真理」與「現實的真理」的距離和形象與自然的距離相同，不是完全的對立物，藝術要求具體的反映現實，形式規定了觀念和形象的統一，美結合了形象和自然。「詩的真理」不僅僅是一種「入情入理的虛構」恰恰是由於「詩的真理」反映了「現實的真理」才強固了藝術對於人類生活的要求。所謂藝術的「虛構」，乃是表現藝術的概括能力，却不是和現實脫離的架空的幻想。

藝術對於作家提出的第一個課題是表現什麼？生活和自然並不要每一個人有創作的慾望，雖然每個人都有對於生活和自然的一定的反應，惟有作家特別敏感的對於生活和自然的反應，通過他一定的感覺和思維，產生了組織和表現生活的慾望，因而有了第二個課題：怎樣表現？

我們說形式不是凝固的一成不變的東西，正因爲藝術所要表現的現實生活不是凝固而不變的東西。現實生活是向前發展的，表現她的形式也是向前發展的。形式問題的發展乃是一種鬥爭，內容和形式並不永遠相契合的，當新的社會生活產生的時候，作家不會立即找到了完全適應於表現自己底思想內容的形式，在開始的時候，它必須借用或改造別的比較合適的形式來表現。由於形式的落後於內容，而引起其間的衝突，這種衝突正是新的內容在努力尋求新形式的時候。

在文學革命的時候，新文學的創造看起來好像創造着從來沒有的東西，實際上，爲了有助於表現新的思想內容，而借用過去的形式，從而改造它，使它在逐漸的變革中，蛻變爲適應表現屬於自己的新形式。五四的新文學運動，首先打倒了牛夫夫的貴族文學的形式，部分的借用並改造了民間的白話文學的形式和和結合着比較與新內容相適應的世界文學形式，並給他以新的生命。這種「借用」正是要把「世

界史的新場面，送上舞台。」並不是爲了要模倣舊物，而是爲了加光榮於新的鬥爭；「祇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正確的把握了內容和形式的矛盾，才能把「借用」和「改造」變爲創造自己的東西。這和「民間形式」與中心源泉論的主張，是完全不相同的。祇有國粹主義的形式論者才會把五四新文學的創造認爲是從來沒有的「移植形式」。這不僅是企圖抹殺五四新文學的成果，乃是在某種程度上的復古思想的再現，於是把內容和形式的鬥爭過程變爲服從於形式，將新形式的創造變爲舊形式的還原。這就是民間形式再出發的中心意識。

形式主義論者在基本上否定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否定形式被內容所規定的法則。甚至把藝術史誇張爲形式的歷史，因爲藝術的特徵在於表現的手段——形象。但是這却並不足以支持形式主義者的論點。做爲藝術特徵的表現手段，仍然是服從於其所表現的內容，我們祇要從歷來文學史的變遷上看，某一個時代有某一個時代的特定的形式，某一作家有他與入不同的風格，這種不同和差別，正是說明了形式乃是被內容所決定的。爲什麼古典主義的作品必須要遵守一定的規律和一定的語言與韻律，乃是由於當時作品內容必須要遵從上流宮庭社會的趣味，描寫上流貴族社會的人物和生活。這就是說古典主義的文學樣式，恰恰就是宮庭貴族社會的生活樣式的反映。個別的作家除了社會層的共通性，還具備着個別的生活樣式乃至參加生活鬥爭的方式的不同，而有着個別的獨特的風格。作家是藉着藝術形式傳達着對於客觀世界的感覺，並且藉以表明了作家對於生活的見解和思想，當生活現象透過作家思想的稜鏡所起的不同的反映，而有了個別的作家對於選擇和組織生活內容與表現方式上的不同。

當個別的作家研究着同一的對象，而有了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反映。即使是「真理」的概念是同一的，其到達的道路終點也是相同的，而表現這對象的藝術手段却不一定相同。當展開對於同一對象的研究的時候，由於個別作家的所見不同，而見到了種種不同的形象，和種種不同的見解，儘可隨着自己所

選擇最適當的一種形式來表現。

我們說形式是被內容所規定的，但並非是說形式變成了完全的附屬物，形式既是內容的武裝，戰鬥的武器，它一方面被內容所規定，一方面也必然反作用於內容。一個優秀的作家更能勝任的把握生活，使用他優秀的武裝來反映生活，並傳達他的思想到最高的程度。

形式的鬥爭過程，從過去時代的演變看來，它的方式往往是：一、形式落後於內容，二、形式和內容的相稱期，三、內容落後於形式。第一個階段是新的社會生活帶來了新的思想內容，它否定了舊社會的思想，但是還沒有建立起足以表現屬於自己底思想內容的形式，往往是借用了過去的形式，這時候的形式是落後的，內容是進步的。第二個階段經過了改造和變革，到了形式和內容的相稱期。第三個階段是當臨近於沒落的社會，作家有着熟練的技巧，却失掉了反映現實的勇氣，對於頻近沒落的自己底的政治舞台的偏愛，他往往是逃避了和現實生活的接觸，單是追求着形式的美，追求着日常生活中的極細小的細節而不惜浪費時間的加工描摩，或是就個人糜爛的生活以及追挽那頻於死滅的社會的一切光輝的過去，於是高舉起了「爲藝術」的大旗，來掩飾生活內容的沒落和空虛了。這就是當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燦熱的時候，有了唯美主義，印象主義等等的作家和作品。

新的時代產生了新的文學，要求着新的文學樣式來表現新的內容。

抗戰帶來了新時代，給予中國文學以新的變化。沒有例外的，在變革時代的開始，由於生活內容的陌生，反映它的形式也多半是簡潔而短小的。

在抗戰初期，雖然是承繼了過去優秀的文學傳統而發展的抗戰文藝運動已經開始了，可是作家還沒

有熟習這新的生活，還沒有足够的力量來把握和組織這蓬勃的戰鬥生活內容。反映這時代內容的藝術形式，還止於小型式的應用，如詩歌、通訊、速寫和報告。以及後來的街頭劇，朗誦詩，都是爲了適應當時的需要而產生的。

報告文學樣式產生於有戰鬥的地方和戰鬥的時代，它在中國生長得較晚，直到九一八以後及一二九運動時期才有了它的地位，這也恰恰說明了臨於戰鬥前夜的文學樣式，起了新的變化。報告文學雖在戰前已經有了它發展的基礎，但是到了抗戰以後才更爲蓬勃而廣泛的成長起來。

形式是逐漸發展而達於完成的。

從最初的戰地通訊到報告文學的成長，從戰地英勇故事的敘述到戰役的報告，從反映某一隅角到規模較大的生活樣相，從單純的歌頌到參露現實……等等，使我們可以看出從觀察生活到組織生活，表現生活的發展道路。

從作品上來考察，在戰爭的初期，是充滿着對於光明的歌頌，洋溢着無限樂觀的興奮的調子，和對於敵人殘暴狂虐的同化與憤慨。戰爭帶來的是狂熱而亢奮的情緒，詩人歌唱着：

戰爭光榮地行進着

他們走在街上

以整齊的步伐

向祖國底跳躍着的心臟

向祖國底生與死的搏鬥之場

調子是亢奮而輕快的，內容是直接的頌揚和光明的歌唱。到了戰爭的第二期（武漢時代），作家和現實的距離越發的接近，越發的深入，對於現實生活的把握和組織的力量就越強。他們看見了光明的一面，

也看了在光明的表皮底下的黑暗的一面。暴露和諷刺開始在文學中出現了，那些阻礙抗戰的醜陋的黑暗陰影在現實中逐漸顯現起來。諷刺對於黑暗成爲一種鬥爭，從正的方面看來是促其反省，從負的方面看來，是直刺要害，使醜惡歸於消滅。自然，這祇不過是一部分，偉大抗戰的革命力量，正在改變着一切，作爲「心靈技師」的抗戰文藝也正在爲着這偉大的意義而創作者。偉大人民戰鬥的史詩被作爲了英勇的號召，人看見自己在歷史當中改變着；有的進步了，有的落後了，有的倒了下來。單純的歌頌已經過去，公式主義的作品隨着作家的深入於抗戰生活而逐漸被淘汰，被克服。抗戰五年間的文藝，在新的道路上，向前邁進了。

由於抗戰初期的政治宣傳任務的迫切，被注意的第一個課題，便是形式問題。因爲要把政治動員的任務傳達到廣大的民衆中間，首先就要注意怎樣才能使民衆接受宣傳。在這個作用底下，「舊瓶裝新酒」便被一部分作家重新注意起來，並且有的還開始製作了不少「舊形式」的作品，如舊劇，大鼓，小調等等。這在迫切傳達政治動員的宣傳效果上，有過相當的貢獻和作用，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其間往往是偏於利用救急的一面，而沒有把它作爲藝術上的改造這一點來加以正確的處理，甚而至於祇把它當做套子，將某種宣傳內容「填」了進去，並將許多舊形式中的惡劣的，低級的，迷信落後的觀念，依然保留下來，對於思想啓蒙的教育工作，完全失掉了光輝。從這個問題出發，而引起了文壇上的爭論的是「藝術與宣傳」的問題，是「文藝大衆化」的進一步的發展的問題。

見解的分歧，其一在於將文藝和宣傳對立起來，認爲宣傳是低級的藝術活動，要求作品的社會價值——即政治任務的傳達，則其藝術性必定降低，而使之迎合大衆的接受能力。倘使要求作品的藝術價值——即藝術向高級發展的路向，則必定和當前迫切的傳達政治任務的文藝大衆化相背離。在這樣的觀點

下面，把帶有政治宣傳意義的文藝單純化，低級化了，根本否定了它的向高級發展的藝術與宣傳的統一意義。其二是在於抱有偏見的作家，認為「文藝大眾化」祇合出那些幹宣傳工作的入去作，高深的有藝術修養的「文藝家」是不屑為的。在他們認為從整個的文藝運動中看來「宣傳的文藝」祇是佔一小點，而且並不相信它會有發展為高級藝術的因素存在的。因此，祇能主張可以有寫為政治宣傳的低級藝術作品的作家，可以有寫高深藝術作品的作家，儘可以互不相關。（這個見解和主張「藝術的深度和廣度不統一於一個作家或一篇作品中，而統一於整個文學運動中」的意見却並不相同的。）

關於這個問題，雪峯在「關於文藝大眾化」一文中，闡發頗為精詳，現在摘引一二節於後：

「……第一點，即如宣傳抗戰的意義，處理抗戰的問題，描寫並批判抗戰期間的社會生活，解剖與攻擊現在的黑暗勢力，如漢奸活動及豪紳奸商官吏中乘機害民與貪污等現象，描寫典型的鬥爭事件及戰役與英雄，鼓勵大眾戰鬥，以及輸進新觀念，新思想等等的戲劇，故事，小說，報告文學，詩，民謠，歌曲，壁畫，木刻，連環圖畫，工藝上的一切圖案，泥塑石刻或木雕以及電影等等。這需要動員我們所有全部藝術的才能，纔能完成。這些的內容和主題，有的只是簡單，有的却不妨較為複雜，以至漸漸複雜和高深。大體上看來，這將不但跟着大眾讀者的理解力的進步而進步，還跟着作者的處理內容與創造形式的能力的增高而增高。這是跟着藝術遺產的接受和先進革命藝術的匯合而達到高的成就的。第二，我們已達到高級的知識者先進的革命藝術，在這裏也匯合到一地方來，這將使大眾藝術迅速發展，並求得牠自身的改造，以達到更高完成。我們為社會（抗戰），也為藝術，必須艱苦地，戰鬥地實踐這些具體任務……。」

這裏說明了藝術和宣傳的問題是統一的，而不是相對立的。祇有藝術性越豐富，其宣傳力才越大。祇有從創作實踐中間完成藝術大眾化的向高發展的路程，也祇有從這個基礎上出發，才能逐漸提高大眾讀者

的理解力和文化水準。他又說：

「……我們時常聽到質問的：到底是政治的通俗宣傳品需要，還是大眾的藝術需要？——我想……抗戰的通俗宣傳品現在極端需要，但有藝術力的這種宣傳品則更需要。現在的問題是怎樣改善目下流行的拙劣的宣傳製作，同時，製作好的有力的抗戰大眾宣傳作品，常使大眾，尤其是兵士厭棄，而遇到比較優秀的，能比較有力地打着大眾的心和觸着問題核心的東西，比較深刻和醒目的東西，就即刻受到熱烈的歡迎。」

這裏不但更進一步的解明了今天的問題中心，是怎樣才能最好，最有力，最完全的達成宣傳任務？宣傳不一定等於藝術，而一切藝術却必然是宣傳。「文藝大眾化」的問題，正是要使藝術與宣傳的統一，而達成它應有的最高的任務。同時，並觸到了庸俗的形式主義者的內容和形式的分離。他們過份的誇張「民間形式」對於大眾的接受力，而沒有把握到透過民間文藝形式來認識民間的生活樣式乃至怎樣組織民間生活內容的方法。結果是把「形式」當做了至高無上的法寶來應用，最顯著的例子如五更調，打牙牌等等小調，都「裝」進了抗戰宣傳的內容。這正因為沒有理解到能夠「有力地打着大眾的心和觸着問題核心的東西」的是被形式所表現的內容。把形式當做主要物來看的時候，便有了「迎合」與「降低」的說法，與運動的本身有了相反的意義。所以：

「藝術大眾化決不是『遷就大眾』，抗戰的宣傳也決不是『遷就大眾』；我們知道，我們是一面去提高和改造大眾的文化生活水準，一面去從大眾中獲得無限的力和藝術的來源。」

倘不懂得從而改造和提高大眾的文化生活的組織形式，就不會理解「文藝大眾化」的意義，不但有了文藝與宣傳的二元論，而且更忽略了內容對於大眾文化接受力所具有相當大的決定作用。（比如，同樣是章回體裁的小說，儒林外史和水滸傳在大眾中間所取得的效果和反應便不同，後者的優越，正是由於它

的內容能够「有力地打着大眾的心和觸着問題核心」的原故。）

其次，對於抱有「高級藝術」成見的作家的理解「藝術大眾化」的問題，和對於大眾藝術向高發展的問題，仍然借用雪峯的話來回答，他說：

「知識者的先進的革命作家應該全部參與大眾藝術的事業，這不但爲了在大眾運動中求得改造，而且就在大眾藝術不在「遷就大眾」，却是提高和改造大眾；所以，先進的革命作家的參與，便成爲實際地媒介進步的新思想和文化傳統於大眾的一個契機，成爲大眾藝術的迅速成長的契機之一。……但知識者的先進的革命藝術爲什麼又必須在這裏求改造呢？這因爲中國的先進革命藝術運動，在中國是嶄新的運動，而且大半接受了歐州的革命思想與藝術之可貴的影響，雖然外來的東西都已經成爲自己的東西了，但多少還缺乏在廣泛大眾中之藝術的生根，同時大眾中生長的現實的高貴而豐富的要素，並未被我們先進革命藝術全部地獲得。這種獲得和藝術的生根，必須在藝術創造的實踐中經過着艱苦鬥爭才能實現的。」

這對於過份自負的帶着白手套的「革命藝術家」是一個很好的參攷吧。雖然在他們的「反對」意見中，對於庸俗化和低級化乃至復古的傾向的防禦，是非常正確的，但因而將文藝大眾化運動的本身也除外了的時候，應該承認這反對的意見是錯誤的。在今天，倘不理解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文藝大眾化的問題，如果不將文藝大眾化的發展和完成看做爲新文學運動的成就，那就不會深刻的理解當前文學運動的發展意義，和問題的中心所在。自然，在今天想要求某一種文學形式（大眾化文藝）立刻成爲人人都能够接受的形式，還祇是一種想像。不但是由於社會生活模式的複雜，和文化水準高低的懸殊，即使是再淺近些，再「民間形式些」，對於文盲也還是枉然的。但並不能因此而否定了文藝大眾化運動的真實意義；所謂「高級的藝術家」也當在爭取擴大的讀者上來擴大藝術的影響。「倘若說，

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末推論起來，誰也不懂的東西，就是世界上的絕作了。」（魯迅）這不是恰恰將藝術和宣傳對立起來麼？如前面所說，倘要求藝術的深度和廣度統一於整個文藝運動中，那末必須一面在創作單純易懂的作品中去提高和改造大眾文化思想的觀念，一面從組織和把握大眾文化生活中來克服大眾的理解力的限制，並收取豐富，無限的藝術的源泉，而使其在不斷的提高其水準及理解力的方向上獲得藝術與宣傳的統一。

這就是爲什麼在抗戰初期有了「藝術與宣傳」的問題，並批判了「民間形式」的改造和利用的問題，乃至現階段文學運動中的「民族形式」問題等等，都不外於關係着文藝大眾化向前發展的基本要求而提出來的。

從內容上講，文藝大眾化爲了爭取更深入的，更廣泛的及更爲完美的把握現實生活。從形式上講，文藝大眾化爲了爭取更適合於表現現實生活的廣泛的樣相及把握和組織現實生活的形象；爲了爭取更爲廣泛的讀者到自己的文學教養底下，特別是在抗戰宣傳任務迫切的需要動員人民大眾的時候，教育和藝術宣傳成爲非常必要的事業。在這意義上，爭取形式的適應於內容的要求，並擴大讀者的理解和影響，便成爲迫切的課題。

就在這情勢底下，適當其時的，提出了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使文藝大眾化運動在更切合於實際的情況中，向着更正確，更實際的道路上發展。

民族形式問題即是文藝的中國化和大眾化的問題，而是更能配合了實際狀況的需要，才使這個問題很快的在文壇上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成爲了現階段抗戰文藝運動中的最主要的問題。

文藝的民族形式的題旨，包括了以下的方式：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是現實的，方法是現實主義的，基礎是大眾的。

形式既是表現某一特定生活的樣式，我們說形式是民族的，却並非是那些國粹主義者把「民族」局限在狹隘的觀念中，將民族形式的創造還原於舊形式的再出發。乃是以表現現實的民族戰鬥生活的樣式爲其基礎，同時吸收健全，活潑而新鮮的東西，變成爲自己的東西而使用着。

我們必須承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優良傳統，曾經給予中國歷史上以極大的貢獻，尤其是在反對封建的國粹主義這一點上曾經予以摧毀的打擊。同時，也必須指出它的缺點，克服它的缺點，才正是今天檢討問題的應有的途徑。它的缺點在於：還不够廣泛的，深入的表现了中國的民族生活的樣相。因爲五四的新文學形式，乃是反映了中國資產階層的新市民和進步的知識份子，以及都市人民的生活樣式。它雖然是進步的，而且是表現了「中國人民生活走向近代化都市化發展的最高的形式。」可是仍不免將更廣大的，更多數的中國人民生活的一面除外了。即使在新文學中曾有過這類人物的登場，也是屬於極少的一部份。民族形式問題所帶來的重要的意義，恰恰是要擴大新文學的反映度，並增強它的進步性，向更高的階段發展。

但是，首先就將問題扭轉了頭，國粹主義者祇從名詞的表面上來看問題，一提到「民族」在意識中首先浮起來的是一串舊物，一串排他性的優越感。於是民族形式的創造過程被拖進「舊瓶裝新酒」的泥潭中，把重新裝璜起來的「千年老窖」的舊瓶搬上舞台，企圖在這裏有一場借屍還魂的喜劇好演。論戰便在這裏開始了。

從論戰的開始到發展，其爭論所在仍未逸出兩個基本的觀點。形式主義者在這次的論戰中，是以新的裝璜來推荐「老窖舊瓶」的。口號是「民族形式創造的中心源泉在於民間形式的批判運用，」現在先來看一看主張這個意見者所具體規定給民族形式的創造的是什麼：

首先認爲民族形式是尙待創造的不存在的東西，所以第一，是說：「新質發生於舊質的胎內，通過

了舊質的自已否定過程而成立獨立的存在。」所以民族形式的創造，就必須以「民間形式」（舊質）爲起點。第二是說：「存在決定意識」，因爲民間形式是大衆所「習聞常見」的存在形式，雖然它包含着反動的沉澱物，但是由於它是大衆所熟習的口頭告白文藝形式，因此，它「一方面是民族形式的對立物，另一方面又是民族形式的同一物了。」第三是說：「內容決定形式」，他說：「民間形式只在其與封建內容相結合，或與帝國主義思想相結合的場合，才是反動的；如果和革命的思想結合起來，則是有力的革命武器，……這就是說，民間形式的批判運用，是創造民族形式的起點；而民族形式的完成，則是運用民間形式的歸宿。」這三點理論根據支配了他的「中心源泉」說的整個體系。同時，由於他要將「民間形式」送上舞台，便必須掃滅了五四新文藝運動的成果，而說新文藝是脫離了中國現實的移植形式，中國文藝運動史變爲了「外禱」的範疇，抹殺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革命在新文學上的反映，否定了五四新文藝曾經代表了當時的思想內容向舊勢力的勇猛的鬥爭。

其次，所謂「批判運用」不過是把「舊形式」拉來和幻想的「革命內容」撮合，並「任其自然發展」的使二者「加重矛盾」成爲「民族形式」創造的完成。而實際上却是以這種「舊瓶新酒」通過民間藝人的口頭告白的手段來「克服文盲症」，這種「民族形式」的「三重奏」，將永遠是「幻想的存在」，不惟文盲症不會被克服，連「矛盾」也無從「加重」起來的。

對於以民間形式爲中心源泉的主張，提出反對意見的，頗爲不少，並且在重慶還召集過兩次座談會。雖然在反對者的意見中也有或多或少的參差，但大致是相同的，現在爲了省篇幅起見，將各作家意見歸納如下：

第一、什麼是民族形式？

一、民族形式應該是最適切的以民族的語言，風格，特性……等等反映今日的社會生活的觀念

意識的形式。也可以說是中國所發生的現實應該用怎樣活潑的形式表達出來的問題，這種能表達出中國社會複雜的內容的新形式，就是多少年來新文藝所試驗着追求的形式，新文藝所爭取的廢除洋八股，反對教條主義等等。

二、民族形式是我們民族革命的內容所要求，是爲了表現這種戰鬥的內容而在覓求着這種形式；這種形式是戰鬥的，必須是新創的，是爲了民族文化的最終目的——世界文化的建立的。我們所提出的民族形式，是大衆形式的意義，但以民族形式而提出，是有牠的具體的實踐的意義，第一是含有對抗着帝國主義的文化的意義的，第二是爲着革命的本質而自覺的重視着民族戰鬥的特質，爲着革命的內容而創造着民族形式。

三、形式，是內容本質的要素，組織形式的力量是從認識現實的方法上來的。民族形式在本質上是五四的現實主義的傳統在新的情勢下面主動地爭取發展的道路。它不是作爲單純的形式而提出來的，乃是反映了民族現實的三民主義的內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

四、民族形式是不能離開現實主義的，一切的誤會與爭論，都是從看法的錯誤而引起的，一般的看法，把形式看成章法，和舊形式等發生混淆，應該把它看成現實主義在現階段的具體口號。

第二 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問題

一、民族形式的這個新要求，並不是要求本民族在過去時代所已造出的任何既成形式的復活，它是要求適合於民族今日的新形式的創造。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毫無可議的，是現實生活。

二、將民間形式當做「中心源泉」是完全拋開了「內容決定形式」的原則，由於不理解特定的形式不能離開特定的內容，祇作爲外形被「運用」的形式，是不能相應於它所反映的內容的。現實主義的作家雖然應該深刻地研究民間文藝，但並不是單單要「運用」它的形式，而是要從它得到

幫助，好理解大衆底生活樣相，解剖大衆的觀念形態，選釐大衆底文藝詞彙。仍然是從把握生活內容出發的，並且通過作家的一定的觀點（創作方法）的組織，成爲創造和那新內容相應的新形式的材料。

三、民間形式不但不能成爲民族形式的同一物，更且不能做爲民族形式創造的起點。正因爲新文學運動要求爭取的是進步和發展，而不是倒退和還原。民間形式祇是新文藝吸收營養，接受和發揚文學遺產的一部分，五四新文藝並非如國粹主義者所排斥的「移植形式」，新文藝自有它接受文藝傳統的道路，民族形式乃是新文藝在不斷的轉變中完成它自己的形式的發展階段。民族形式是以抗戰建國現實的內容爲其基礎，正確的把握和認識民族的現實生活是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和科學的世界觀爲其主導。

第三 五四文藝傳統的發揚

一、所有對於五四文藝傳統的誣蔑，是反現實主義道路的反映；將五四文藝形式看做「外籟」的「移植形式」，是在根本上不懂從內容到形式的鬥爭過程，以及內容爭取相適應的表現形式的法則。五四文藝傳統是接受世界革命文學的經驗來認識（表現）民族現實而形成的，也是通過民族現實底認識（表現）去融化世界革命文學底經驗而形成的。這並非是「外籟」的影響，却是內在的要求。五四文藝之向世界文化發展的道路，並不是要除外民族性，正是要增強民族性，並將吸收其進步的可以發展的東西變成爲自己的東西。

二、五四文藝傳統是以現實主義爲主導，現實主義爲認識民族現實的科學方法，爲正確的把握現實生活的力量。民族形式問題之所以成爲五四文藝傳統爭取發展的道路，正因爲要克服新文藝的缺點，在實踐的鬥爭過程中使其更健康，更完全，更深化。並且更能相適應的與民族現實生活內容

結合一致。

第四 民族的形式，現實的內容

一、民族形式不是獨立發展的形式，而是反映民族現實的抗戰建國的三民主義的內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把握形式，必須從把握（認識）內容出發，今日在文藝上反映的內容，是抗戰建國的三民主義的內容，相應這內容所要求的。形式是民族的。

二、抗戰建國的三民主義的內容，不是排他性的，他有民族性的一面，也有國際性的一面。由於各民族的文化生活交互影響而來的國際文化的形成，是文化的特質向着本質的過程，越是民族色彩豐富的藝術，越是顯著的表現了民族特色的，才越是增強了藝術的國際性，豐富了國際文化。同樣對於世界進步文化的成果給予民族文化滲透作用，而使民族文化向着國際文化的必然發展。

三、民族形式是新文藝運動爭取發展的具體方向，一方面要投身到實際生活裏面，為達到和大眾的結合而鬥爭，一方面要堅持並且加強現實主義傳統，為提高大眾的認識能力而鬥爭。

我們從以上所歸納各作家的意見中看來，其中有一個共同的論點，即形式乃現實生活樣式的反映。民族形式所提給當前文學運動的課題，乃是要將文藝的「反映度」放寬加深。從過去的五四新文學的優良傳統更向前大大的邁進一步，要從反映都市的和知識份子的生活樣式裏面向前邁進一步。更能突進中國民族的現實生活的全面，更能表現今日實際戰鬥狀況的方向和情勢，更能把握民族性和現實性的特殊的一面與一般的一面，更能發揚和承繼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過去和現實的一切優良的傳統。

無疑的，由於抗戰帶給文藝運動的優勢，而使作家從狹隘的都市生活及知識份子生活的籠罩中解放出來，不但和新的實際戰鬥生活密接了起來，更進入了鄉村，小城市，農莊，工場，邊地，以及各式各樣的生活，接近了過去所陌生的人物及其生活的方式，認識了舊社會和新社會乃至其間的各種特質及

其性格。作家在這廣闊生活的汪洋中，獲得「對於現實民族生活的更深一步的認識，進而把握了在抗戰中間倒退和進步的兩種矛盾生活樣相。如何適應這生活內容的要求而表現的形式，這形式無疑的便是民族的。如何透過作家的世界觀而把握（認識）和組織了生活與文藝的統一的方法，這方法便是現實主義的。」

民族形式並不是把形式單純化於一種範疇中，使之成為清一色的塗抹。今日的生活是豐富而多采的，人物描寫的範圍也是廣闊而多樣的，作家的表現樣式為着顯示創作的企圖，儘可使用着多種多樣的辦法實現它。為着把握新文學的勝利的優越的條件，而使形式更能動的適合於今日的需要，擴大並且爭取廣大的讀者羣。形式既是文學的武裝，在今天，我們不僅是看做對於過去形式的揚棄，和適應於新內容的新形式的發展（創造），而且是在完成新生活的民族革命的這一點上，來消滅舊的生活——舊文化，舊形式的源泉——樣式。這就是說，民族形式必須爭取在創作實踐過程中，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認識並組織大眾的文化生活，使之在新的戰鬥生活中取得新的地位。

附註：（一）本文中關於語言問題沒有談及，在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中間，也曾有過二三篇專文論到文學的語言問題的，因非短短數語可以說盡的，在這裏減略了，俟有機會再寫專文討論，或較為妥當。

（二）本文關於民族形式論爭中所歸納各家的意見，大半已非原文，為行文便利起見，皆由筆者另為編寫過。

春天，在大學裡

斐瑪

(一)序曲

我夾着壓有雪白李花的

政治經濟學

我比辯制服的顏色

一如

草綠

教授的女孩子

以樹葉般的小手指

準我

「喂，你攀折花木」

嬌憨的大聲

——說我胸前插有一枝紅臉的桃花

漫步在稱爲「幽會之家」的林蔭小道

不怕黃鶯見笑

我歌唱

大學校的春來時節

讓白鷺的翅膀

成爲膠盤

在透明藍色的天上

散放這歌唱

一圈

又一圈……

(二)課堂

老教授從起着螺旋紋的

近視鏡片後

射出目光



像春水的波紋裏閃爍着

一粒夕陽的星星

他驚異

春天了

那麼多的青年人思春？……

那些有着貧血的蒼白的臉色的

在

自己的座位上 睡熟了

頭垂下

身子歪斜

如一個爲成熟果實累墜了的枝椏

一個漂亮的男學生

有寫情書的熱誠與匆忙

紙上的題目是「春在山城」

賤價的稿件

三元一千字的作家

那後座的女學生

是 春天的女兒

面色

鮮豔如成熟的蘋果

她又在搔手弄姿了

閃着水汪汪的眼睛

——是不是又潮紅了呢？

輕微的肺病患者

她在用手試着

熱度，想

坐在前排的學生

是好的

他們都在蒼黃瘦削的臉上

有靜默的表情

睜着凝視的眼睛

於是，我們的老教授

剛從買公米的思念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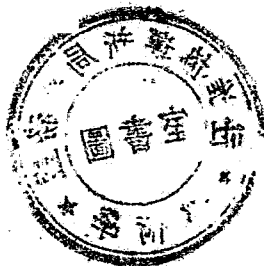
走進教室的老教授

便熱誠地開講了

他在講

「東羅馬的滅亡是476年……」

在黑板上東羅馬滅亡的年代



是170年

于是大學生們的筆記簿上都是「170」年

課室外有黃鶯的

銀鈴般歌喉在叫

一聲遞一聲……

(三)春裝

灰色的棉軍裝

是屬於冬天的

于是，被遺棄在

那滿是灰塵的

發着臭襪子氣味的

床下了

一九四一，一九四二的

新式的服裝

出現在

兩世紀前的簷前掛有鉄馬的屋宇裏

和滿是石子與灰塵的

道路上了

好萊塢式的西裝

抄襲了春天愉快的

綠色與天藍

麂皮的獵裝

是英勇而漂亮的服式

有着廿世紀騎士的風采

而馬來半島，巴達維亞，盛行的服裝

是帶着熱帶椰樹的風情的

輕披上少女的身子

不讓那閃着一切色澤的

單旗袍

有如春天的旗幟

飄揚

久疏了電熨斗的美麗高貴的

衣裳，是皺皺的

然而，我們

來自

上海，香港，與海外的

大學生們 照樣穿上

也同樣忘記乾洗與織袖

被虫蛀了的小孔裏

漏出少爺小姐們的

不善料理與嬌養

而在脫了線的衣服與

撕破了的布片前

他們有驕傲的神情

「這是躲在荆棘叢裏的結果

當敵機來襲的時候」

「你想，逃難還顧得了衣裳嗎？」

「在他簇新的時候

我穿着他和愛人

走進舞場」

「這是我沒賣掉的

最壞的一套西裝」

說着笑了

有着都市服裝店 (S. P.) 的姿態

滿意于春裝了

他們拖着新的舊的

補了的皮鞋

走在各處

教授們也從箱子底

翻出

以前在巴黎，在紐約，在倫敦……做成的

春裝 穿着起來了

浮着中年的老年的

春天的笑

也還贏得那些

永遠是

一件灰色長衫

一套褪色的中山裝的

高尼們的

羨慕的月光

而校長先生

穿着畢挺的華達呢中山裝

在紀念週上

報告

「學校經濟困難

節約期間

非常遺憾

我們沒有

春天的

「制服」

(四)營養

生物學的教授

說

菠菜的根是富有

鐵質的

黃豆裏富有

蛋白質的成分

在學校裏

沒有雞蛋吃的

沒有牛肉汁，帕勒托，魚肝油……滋補的

大學生們

就滿意而快樂地

喫着

菠菜

與

黃豆了

爲的是需要鐵質與蛋白質

每餐都有粗糙的碗

盛着菠菜與黃豆

滴綠的菠菜與雪白的豆腐

配成 可愛的春天的色彩

黃豆是有嫩葉片的姿態的

然而，吃着春天的菜蔬的

大學生的臉上，仍舊是嚴冬的

蒼白色

仍舊是沒生葉子的樹樞一樣

瘦弱

於是，誰嘆「我們需要脂肪了」

校醫也說

學生們

需要

豬肉與豬肝

豬肉與豬肝現在是

奢侈的滋補品

而在春天

穿着輕巧春裝的

大學生們底衣袋

一樣是輕輕的

衣袋也患着貧血症哪

但，在誰私下燻菜的小鍋裏

發現

……竹筍燻肉了

於是，竹筍被人憶起來了

於是，竹筍成爲春天餐桌上的

天之驢子了

竹筍與大葱匹配

代替了

黃豆或是

菠菜

春季努力加餐

膳食委員會每日支出表上

米的支出數

大大地上漲了

誰也沒有研究過筍的養分

誰也不再妄想豬肉與豬肝

在充滿了葱臭的寢室裏

有人誇揚

這是春天的氣息

因爲，在女大學生的

櫻桃小口上

同樣是殘留着筍與葱的芬芳的氣息的

(五)宿舍

三月的宿舍

流傳着

季節的傳染病

淡淡的抑鬱

失眠和

情歌不休止地掛在

唇邊

慷慨地：犧牲郵票

一封沒有回覆的掛號信

寄出了

明天，又同樣用美麗的信封

那上面寫着工整的字跡

去假裝張着口的郵筒

朗誦詩般的口吻

神奇夢幻的敘述

坎斯的地地狂叫

同一的內容

變情的澎湃

於是，春天的森林

是鳥雀鳴聲的海

春天的宿舍

沉浸在一片洶湧的

春潮

各式各樣漂亮的

年青姑娘底照像

被細心地釘在壁上了

書本有都市建築物的雄姿

屹立在桌邊

半新的牀單

攤在

橙黃色的被褥上

這整潔的宿舍

便不會再有

春天的小姐們進來

悄悄地

皺一下眉頭

或是輕輕地

嗅一下鼻頭了

於是，洗衣作的老板

以暴發戶的神情

從堆積如山的衣服担子裏

將取衣單

大批地

散出了

「老李，借十塊錢給我」

「給你作戀愛的資本」

答應我

密斯朱的一個 kiss！

「滾你的！」

還有五塊錢在袋子裏哩」

密斯朱的愛人

遂以愉快的步伐

走出去

迎接 羨慕與調笑

「早些回來啊！」

「呀！呀！呀！呀！呀！呀！」

又出去啦！」

瞥一下他半新的西裝

通俗的「詩人」在唱

「山上有好樹

地上有好花

鄰家有好女

無鏡

莫想她」

在晚上

光亮的火炬

戀愛的火炬

都在宿舍門前

熄滅了

「回來啦！回來啦！

成績怎樣？」

「第幾個 Kiss？」

「OK 是不？」

而一個洪亮的聲音

起自上牀

一條褲子在空中飄盪

「王老五呀！王老五！

白白活了二十五

褲子破了

沒人補……」

雷一樣的聲音

應和着

「啊呀呀！王老五！」
板壁上發出

憤怒的轟響

因為握着筆桿的手
在

寫着「大學生的時代任務」的稿紙上
報告「物價高漲零用不敷」的

家信上

「姊丈大鑒」的借款信上
被吵鬧聲

而停止了

誰說宿舍前的李花

是春季病的

播送者

于是，如少女髮結的李花
被紫折殆盡了

而桃花 在大學宿舍的前後

更耀眼地

笑起來

(二)春情

林子裏有成對的黃鶯

歌唱 愛情

水流跳躍着春天的

波浪

蝴蝶在草地撲着

愛情的 翅膀

大學校的爱情課堂

分建在

樹林 水流與

草原

從不缺課

天才的煥發

與不厭倦的溫習

春風，愛情的教授

教導青年們

一心不二地

得到愛情的啓發

一心不二地

傾向于愛情

接吻

愛情及格的記分

愛情的進步

土製的

雪白的

麥芽糖條

替代了巧蘇力

愛情的風味

現在是民族形式的

雪白的麥芽糖條

一條愛情的粉筆

在青春的心上

畫着愛情的恆等式

我的心恆等于 你的心

愛情的裝飾

用襯衫下幅製成的

手帕

而旗袍上的破領子

是很好的美藍的

髮帶

大時代大學生們的

愛情的餽贈

是詩的

崇高的

一束淡紅的野薔薇

兩片琥珀色的葉子

河濱光澤明澈的石子

有白玉般的，心形的

節約救國

我們的女大學生們

高貴的小姐們

接受了禮品

用文雅而親蜜的

感謝的口吻

在戀人的耳邊

輕輕地

「親愛的

你近來

又有什麼

破了的襪子要補沒有？」

春天——戀愛的季節

一個愛情課室裏的旁聽生

或是

先修班的小伙子

拖着他沒人補的

破鞋子

與滿是灰塵的頭髮

跑進樹林子來了

潤綠的樹葉

覆着蜜香的小黃花

碧青的草原

積畫眉的嬌聲

同他召喚

——愛情

于是，他孤獨得心亂了

哼着不成調的歌辭

忽然

一隻粉紅色的大蝴蝶

停在小灌木的後邊

發着美麗奪目的

光彩

吸引住他的眼睛

他猛烈地

用手抓住這鮮豔的

蝴蝶兒

然而，一個蝴蝶精

從地上

跳起來了

漆黑的大眼睛

驚訝地半頓地

盯着他

她一身草綠色的軍裝

跑掉了他的鞋子

他奔走了

一面高聲唱

「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我遇見一位好姑娘……」

(七)尾聲
我帶着春天的
眼睛

春天的
耳朵

闊步在 大學內外
軍訓部隊的
佈告牌上

升旗禮不到的人
減少了

膳食委員會報告
不再有大批的白飯

剩下了
宿舍是整潔的

而晚上
空無一人的自修室裏
汽油燈

提早 卸下了

很少有人

覺得頭昏腦悶

以爲是「打擺子」

到醫藥室去領奎寧

于是，在紀念週上

大學校長

以春天的聲音報告

「春天，大學裏很好

我們同學

注重軍訓管理

宿舍整潔

膳食改進

最好的是

煤油與

奎寧

大大地 節省了

是的，我很快樂

春天是我們的」

一九四一·三·廿四·完稿

折尾

卷一

易 翠

上

由折尾龍何龍帶領的那支盤踞在金沙鎮的亂七八糟的游擊隊，終於被改組成了鄂縣自衛團獨立第一中隊了。

中隊部成立的這一天，是折尾龍一生中最高興最值得紀念的日子：從此也結束了過去十多年的盜賊生涯，而轉進一條在他底隱昧的想象中有着來日的幸福與和平的美景的道路，他底過去的罪惡的犯罪，都從這一天起完全報銷了，此後他就是社會上一個合法的而且有着地位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可以自出行動，再不必終日提心吊胆來防備什麼騎兵的剝

在金沙鎮近郊那間青雲書院，從前是伙伴們經常聚集的地方，現在改做中隊部了。折尾龍一人祕密地躲在第二進的一個房間裏，正在穿着一套簇新的草綠色軍服。不禁發生許多奇異的感覺和鮮明的回憶。他記起從前自己也曾有過這麼一次穿軍服的經驗。那時自己給警察兵圍捕得走投無路，迫得假意接受政府的招降，穿了上頭發下來的軍衣和號帶，從嚴密的包圍中逃了出來。而且趁勢假扮官兵，一連劫掠了好幾個鄉鎮。是的，作爲一個大撈家（強盜），無論遭遇到怎樣的困迫和艱險，他底最後的命運，就只有戰死或自殺兩條路，而絕對不能夠

投降的；否則，便毀壞了綠林的精神，他馬上成爲一個卑鄙無恥的叛徒，無論他曾經幹過多少轟轟烈烈的英雄事業……

他一想到這裏便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噤，連扣着衫鈕的兩手都突然停止了；但也立刻就用一個很有力的理由來安定自己。

——我並不是投降，不過和他們合作罷了！我底勢力一點都沒有給削弱，我還有很多手下，還可以照舊盤踞在金沙鎮。不過他們偏說游擊隊這個名義太醜陋，不好聽，一定要改做民衆自衛團。這有什麼關係呢？自衛團也是一樣專門打日本仔，守土衛民的，和那些沒義氣的撈家投降做什麼烏緝查隊，專門帶引官兵捉拿自己昔日的同行，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啊！

他費了很大的勁才穿好了全副武裝，當他最後扣好了領鈕和戴好了軍帽的時候，就立刻感到一種外物的束縛了；他覺得腦袋發脹；而且呼吸困難；兩腳給新皮鞋緊緊箍着，走起路來非常踉蹌；軍服和軍褲都漸漸繃緊，一舉一動都十分不自由。

「丟那媽，真受罪！」他暗自詛咒。「還是那套藍梅紗好，又寬敞，又涼爽。……不過，今天是中隊部成立紀念——真討厭，還要開什麼烏會！有很多猛人（一切有地位，有勢力，有聲譽，有財富的人的通稱。）要來參加呢，太失體統是不好的，勉強穿一天吧，過後就把它丟掉好了。」

他帶着羞赧的心情在房間裏踴躍地踱着，不敢走出房外去；又生怕有伙伴們圍進來。他們看見自己這副嚇人的模樣，最初一定會吃了一驚，接着就會嘲諷自己已經變成一個官了。於是他馬上從心裏提出嚴重的抗議：聲明自己並不是一個官；不過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什麼烏中隊長罷了。

——但中隊長又是個什麼樣的傢伙呢？——他窘感地想。——是……是……是……，對了！是一個抗戰殺敵的民族英雄呀！

他記起這個漂的時髦的名頭，便登時渾身輕鬆，歡快得跳起來。他從枱上抓了一面全新的鏡子，要照照自己究竟像不像一個新英雄；在不很光潔的鏡面裏，出現一張瘦黑的方臉，一個圓圓的良善的

辮子；一雙又肥又大的佛底似的耳朵——這幾件都不成問題，就只有二隻眼太兇一點：陰森的，詭譎的；而且抹濃眉又高高地翹起來，充滿了殺氣。

「哼，一點都不像！」折尾龍喪氣地自語道。

「人家一定說是賊眉賊眼的！」

一隻粗縫的滿佈青筋的手爬上鏡面來，把大軍帽，露出圓大的禿頭；又摸着皺摺的前額，捏着翹起的眉梢，抹着陰沉的眼睛；他彷彿要掃去牠們的一些什麼污點似的。

——一個人是沒有限量的。「英雄莫問出處；落泊莫問根由」呀！——他這還開導自己，便覺心安理得了。

這天，本縣的一二等猛人差不多都來參加獨立中隊的成立典禮；縣長也親臨主持。這位年青的辦事積極的行政長官，是坐着竹兜，冒着六月的酷暑從三十里後的一個山村趕來的。折尾龍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莊嚴而悶氣的排場。他懷着一顆疑惑的心，攜着大皮鞋。在他們之間周旋着，弄到渾身大汗。他底酒脫和豪氣，不知怎麼一來完全失掉了，變

得又愚鈍又侷促；好在一切懸酬上的儀式和禮節，事先都虧得本鎮的鎮長和商會裏的那個矮子書記指點過一番；還沒有露出失禮之處。而且這一羣猛人們，今天也似乎特別高興。他們都一致對何龍表示好感和敬重，彷彿他們已經真的將過去對他的敵意和戒備完全撤去了，覺得現在這個根本就不是強盜折尾龍，而是一個值得他們恭維拉攏和送禮祝賀的何中隊長似的。但折尾龍却始終覺得他們渾身都有一種油膩膩的什麼東西，使自己無法接近他們；而且他很懷疑，他們是否真的這麼便宜地就將自己從前的事完全忘記了呢？

縣長發覺黨國旗的位置掉亂了，便用手掌遮着嘴巴，低聲告訴鎮長。鎮長抬頭一看，嚇了一跳，就立刻通知何龍。

「不要緊的吧，左右不是一樣嗎？」折尾龍滿不在乎地高聲說。

「不，這個斷不能馬虎的；非立刻改正不可！」鎮長低低地叫。

於是折尾龍拉過一張桌子來，發身一跳，跳在

桌面上，親自改正過來。

典禮的程序是預先就訂妥的。所有訓話和演講的人，都盛譽何龍和他底兄弟們深明大義，與及贊揚他們過去的光榮戰績。縣長還特別指出過去政府的法令不能澈底推行到前綫各鄉鎮，是他本人最感痛心的事情。他希望今後在獨一中隊的協助之下，能够使各鄉村的基層組織慢慢健全起來。他還說自衛團的團員精神很好；對中隊部的佈置和外觀也大加稱許，認為在這和敵人僅隔一條西江的最前綫，還有這樣一個整齊而有力的軍事機構，實在是本縣最足向外誇耀的事情。大約商會主席是說得最壞的一個了。他把演講當做談話；而且反復着什麼「地方安靜，商民有賴」的話，折尾龍在旁邊得非常刺耳，而且十分生氣。

後來，喊到何中隊長答詞了。折尾龍早就請人替他擬定了一篇簡短的答詞，藏在口袋裏，所以開頭還很鎮定；但當他走到講臺前的時候，便立刻全部緊張起來。他底心突突地跳；而且覺得頭昏眼花。他剛才聽人家訓話已經聽到滿肚子氣，又碰着現

在這樣狼狽的情形，便不由得暴躁起來。他兩手交抱在胸前，伸開一隻腳，負氣地說：

「我，我講什麼呢？我底話都是人家替我編出來的。」他立刻就知道自己說錯話了：——糟糕！我要說得文雅一點；而且態度一定要莊嚴，不要露出一些流氓氣來。

四周靜悄悄地，可以聽到蒼蠅的嗡嗡聲。折尾龍突然感到異常徬徨虛怯，他回頭瞟縣長：只見這位上級底臉孔是肅穆的，沒有表情的；又見有幾位來賓底嘴角掛着一絲嘲弄的微笑；排列在大天階上的那六七十個伙伴們都冷冷地瞪着自己——他們底兇白的眼睛好像一顆顆石頭似的向自己密集地投射過來；其中又出現了老伙伴賴馬李松底灰黑的長臉。他正在厭惡地動一動嘴唇，向身邊一個伙伴說了一句什麼話。

——丟那媽，他一定是罵我擺官架子了。——折尾龍多疑地想。

他筆直地站着，想了半天，老是說不出一句話來，覺得非常痛苦難耐。他聽到縣長在後面咳了一

擊，這嗷聲是很有督促的意味的。他昏了似地，立刻從袋裏摸出那篇答詞來，鋪在臺上，正想正正經經地唸下去，不提防從天階外捲進來一陣南風，將臺面上的答詞一捲就捲走了。折尾龍發急，要跳開來追牠，但牠底衫尾不知給哪一位怪人在背後扯了扯。折尾龍就生氣地叫：

「丟那媽，你們自己去拾來看吧！」

整個場面幾乎給鬧僵了。縣長和各位猛人們顯得非常難過。折尾龍惱悔而且狼狽，慌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後來，還是虧得鎮長出來轉圜，代表何龍說了一番堂皇得體的答詞：典禮才算敷衍過去。

一一

散會之後，折尾龍還要陪縣長和猛人們到鎮上那間富華樓喝酒，直鬧到黃昏時分才散席。他一送走了他們之後，就彷彿一個釋放的示衆犯一樣，滿心歡喜地一直跑回青雲書院去，要找着伙伴們盡量傾吐自己的委屈。他在半路上就脫掉了軍帽軍衣，

把牠搭在肩膀上。

「丟那媽，真是名副其實的『猴子衣』，」折尾龍憤憤地叫。「一穿起來就要做戲：人家敲一下鑼，你就得跳一跳；使一使眼色自己就要走去揭開箱子戴起鬼面壳來。丟那媽，什麼鳥中隊長，誰希罕！我折尾龍在金沙鎮『山高皇帝遠，獨霸稱霸王』，看你們奈何我什麼？」

他興興頭頭走進青雲書院去，却見大廳裏空空洞洞的沒有一個人。他一逕走進自己的房間裏，把軍帽、軍服、皮帶、皮鞋統通撈掉；換穿一套點梅紗衫褲，着一對薄的博士鞋，束一條縐紗腰帶，倒插一支二號左輪槍；他感到異常輕鬆抽扎，覺得自己才是原來的自己了。他又踱出大廳來，伙伴們一個都不見。他喊了一聲，也沒有人應。

——哈？他們躲到那裏去呢？

他在書院的門口站了一會，覺得沒有什麼癡頭，便舉步向附近一個小鄉村走去。他想起伙伴們一向都很信服自己的。他們中有許多已經追隨了自己很久，很懂得自己底意思的。只要自己說一句，他

們都無不遵從。但是，他們今天彷彿變成一羣乖張的孩子似的，完全不聽自己底話了：叫他們佈置會場，叫他們在大門口隨便守守衛，叫他們隨便派幾個人到半路迎接縣長去，他們不是帶着不平的咕嚕或隱約的諷諷，就是眼碌碌地，哼了一聲便走開了。而且，他們今天就一直都跟自己搗蛋：——在這麼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裏，他們全無趣味，又不懂事體的嚴重；只管嘻嘻嘩嘩，對自己挪揄播弄，看見自己穿起軍服走出來，就縱情取笑，甚至搶了自己底軍帽互相拋來拋去作樂。

——他們都是一羣不曉事的小夥子，完全不明白我底苦衷！

他想到自己底老搭檔馮季松，便有點忐忑起來。他對今天的事情完全不理，只管躺在地上睡覺，他把裝着將牌的木箱子當做枕頭，駁壳冷夾在大腿中間。待到開會的時候，自己走去用腳撥醒他。他就誤認自己是圍捕的警兵，反射似地跳起來，拍蓬一聲把駁壳帶上了鐘，掀起大機頭。要不是自己把軍帽脫得快，大聲喊着是自己，恐怕他真的朝

自己爆火了。

——丟那媽，他這個傢伙的疑忌心最大。——折尾龍沉思地走着。——他最初就反對游擊隊的改編……我不是對他說得很清楚了嗎？而且又叫上頭委了他做小隊長了。但他總是時常陰冷地警告我：「喂，老折，等着瞧吧，當心人家『宰大閹雞』呀！」他完全不知道現在時勢不同了。……他今天又完全不負責，讓我一個人扮大花臉，惹人笑話，要自己受氣。……，對了！一定是他攪那些伙伴們故意躲避我的；要不然為什麼鬼影都不見一個呢？他就這麼一壁想一壁走，不經不覺來到家門口。

「回來了麼？」母親和老婆同時歡叫，用笑臉迎接他。

這個窮陋的家庭今晚也似乎特別充滿了喜氣。神臺上點着一對長大的蠟燭，火光熊熊地照耀着。臺面上放着燒肉、湯、生菓和其他許多祭品。折尾龍立刻醒起這是母親爲了他今天得成「正果」而酬神。自從自己違背了她底教誨，決心出來攪風攪雨

的時候，這位嚴厲的母親就悲憤地對當天發誓：如
果她底遺腹子日後不成「正果」，她就死也不閉眼
睛。她對觀音菩薩許下了一個隆重的心願之後，就
終日吃齋念佛，希望以她的誠心來贖取兒子的罪惡
。然而，那時自己無疑是一個逆子；不過在那種激
動的充滿了血腥的殘酷的生活中，她底遺腹的幼勞
與及孤苦的生涯，就時常突然闖進自己底心裏，使
自己這麼難受，甚至會不顧危險，秘密溜回家來見
見她。而每次都一樣，母親總提起她底誓言，使自
己多麼感動，好幾次因此虔誠懺悔，真想從此洗手
不幹了。無奈那時為勢所迫，欲罷不能，不得不走
這條越來越窄的道路。但是現在……

母親點好了香盤，拿了一個蒲團來，在地上，
就叫折尾龍拜神。

「你拜就行了。男人家怎好拜神呢！」折尾龍
覺得很忸怩，他怕給伙伴們圍進來聽見不好意思。

「不上！不上！」母親嚴厲地叫。「你忸怩了十多
年，今晚就一定要聽我的話。從今以後，你要『放
屠刀，立地成佛。』要學你阿爸一樣，好好地做

官。」

折尾龍不好違拗她，只好爬在地上叩頭。母親
站在旁邊，仰着臉，昏花的眼睛瞪着神靈，嘴裏喃
喃地禱告着。

「保佑他升官發財，光宗耀祖……」

他底老婆也穿起了出嫁時的大紅花布襪走過來
到他恭喜，而且獻茶。

「丟，連你也來這一手，真是……」折尾龍愠
怒地說，橫了她一眼。

要是在從前，他很有可能把她一脚踢開的；但
現在他對她沒有這麼忍心了。他倆雖然是老夫婦，
但是他從前一向都把她置在悲慘無依的境況裏而完
全不理的：因為撈家是要嚴戒女色的，都把女人當
做不祥的穢物看待；尤其在這麼一種亂離難的生活
裏，這些兒女私情，對他們這樣的不和諧而羞於泛
起的。直到四年前，他逃亡在外，在那些冷酷而孤
獨的歲月中，他才怨恨自己沒有得過一個女人底愛
。於是他開始懷念着舊日恭順的妻子，悔悟自己從
前對她太無禮了。而當他幸運地重回故鄉來，在平

靜的家居的日子裏，她對自己還是這麼忍從，沒有半句怨言。他常因遙隔她底過去十多年慘淡的遭際，就感到無限的內疚和不安；而況她現在又有了三個月多的身孕呢！

——她今晚是應該高興的。她已經愁苦得够了。——折尾龍仁慈地想。

這一晚他和老婆睡在床上，感到未曾有過的溫暖。老婆在就伴絮絮地規勸他，叫他從此修心養性，棄邪歸正：做一個安份守己的人；將來養了孩子，供書教學，爲自己晚年留一個地步。折尾龍聽一句應一句，一面却沉沉迷迷地巡閱自己過去的生涯：——爲了家窮，爲了爭氣，才決定做一個大賊；直到清鄉，結迫得走頭無路，便逃到上海和香港去；後來幸虧中國和日本打仗，廣州失陷，飛機溜回家鄉來；接着組織游擊隊，充服金沙鎮；不到半年，居然混得個中隊長了：這一條不很蜿蜒曲折的道路，不是自己從前所能應斷的；但從今天起向前走去，又難道可以預測的麼？他想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混了這麼十多年，何嘗不取得過一切；但轉眼間

又失掉一切。至今兩手空空，家境又如此貧附，一個男人大丈夫，連老母和老婆都養不起，豈不笑話！於是他立刻雄心勃勃，想與家立業，做一個猛人。

——不過，同行一定會恥笑的。我底半世英名都會毀掉了。——他底心裏升起這樣一句話警告他。

於是他極力撥開那些惡劣的念頭。回想這次接受改編的緣因，不過爲了時勢所迫，不能不這樣做的地盤，自己有了勢力，金沙鎮已經公開的變成自己的地盤，自己和伙伴們的通緝令都已完全取消了，以後可以安心對付日本鬼子，將金沙鎮弄得有條有理，使人民安居樂業。而且還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狗崗墟的大蛇秋與澤鄉的黃魚成他們聯合起來，做成一個擄家的大集團。自己既然和上頭合作了，一切機械當然不愁沒有接濟，那時大可乘機克服狗崗墟，幫助國軍一直打回廣州……

「那時，我就真是一個民族英雄了！」折尾龍微笑地冥想。

他偶爾閉一閉眼睛，便百感交集，徬徨無主。老婆底微溫的軟語還在耳邊響着；獼馬松底陰冷的碎語又在腦中絞繞。他凝神地諦聽着，漸漸領會到這些話都各有深長的意義和特別的味道的。而日間各式各樣的事象又一一從黑暗中顯現，漸漸迷離交錯，變成一團輕薄飄渺的棉絮似的，勻勻地沉下來，沉下來……

二二

獼馬松從開始便不贊成隊伍的改組，無論折尾龍怎樣解釋，他總覺得一和官府打交道，就失掉了撈家的本色，而且有給「宰大閹雞」的危險的。他爲人很固執，富有盜賊的猜疑和警惕。他很少說話；一開口不是惡毒的咒罵，就是刺骨刺肉的諷嘲；但他又躁暴又跋扈，三言兩語，就要動手跟人拚個死活。他從十九歲那年起就追隨折尾龍做賊，共過患難生死。不過因爲他週身嗜好，爛飲爛賭，時常連防身的槍械都輸掉，所以撈來撈去，都是折尾龍的「先鋒」，不能成功爲獨霸一方的大賊。後來遇

到清鄉，折尾龍自願性命逃亡走了，剩下他一個人在鄉裏。十那時撈家已經完全失勢了，但他絕不認輸，好像一匹獼馬似地亂闖亂撞，過着非常慘酷的流浪生涯。這樣直捱到廣州失陷，折尾龍祕密潛回來了；跟着日本吞又佔據了四鄉，金沙鎮變成一塊三面環敵的地方；什麼鄉長區長也逃得無影無蹤了，獼馬松就哈哈大笑起來，嘆賞自己底時代的重臨。他整天慫恿折尾龍再次出山，趁機會痛痛快快幹一場。無奈折尾龍總是說：

「幹是可以幹的，不過要看怎麼幹法罷了。」
「還不是那一套嗎？」獼馬松嚷。「你要怎麼幹法呢？你走過了幾年外埠，學得什麼新法寶呢？快點吧，難道要讓給日本仔來動手不成？」

但折尾龍總不肯。後來真的給駐在隔江的狗圍墟的敵人過來掃蕩了。折尾龍這才出頭組織游擊隊，將金沙鎮克復過來。當時獼馬松就質問折尾龍：爲什麼要廢棄了「仁義堂」這個響亮的老字號，偏要招一個什麼鳥游擊隊的名義來？但折尾龍說，現在是抗戰時期，撈家組織的「堂口」已經過去了；

而且說出來不好聽。

游擊隊就是游擊隊吧，爲什麼又要改緝做什麼烏自衛團呢？

他實在不很明白折尾龍的用意。他總覺得他底首領自從到過外埠回來之後，就染了一點城市人的狡猾和深謀，什麼事情只藏在心裏盤算，不肯坦白地說出來，即使對最親信的伙伴；而且做事也不如從前那麼撒脫了，往往思前想後，畏手畏脚。

他這幾天很生折尾龍的氣，故意不見他，只管一個人到處逛蕩。他見到很多伙伴們雖然不肯穿上頭發來的軍服，但却將自衛團的號帶扣在右肩上，便覺得很礙眼。

「戴這個幹什麼？」獼馬松冷冷地說。「很得意是不是？你瞧，大家都變成『花腰』（撈家黑語，即碎兵）了。」

「你胡說！」伙伴們抗議。「誰高興做『花腰』？這是一層謬符呀！戴起來就可以實行無忌呀！」

「哦，你要人保護你麼？丟那媽，你還說！你

傻瓜！」獼馬松第二句便罵人。

他穿着暗褐色的薯莖短打，敞開衫襟，露出貼身那件用白葛色特製的子彈背裙，胸前懸掛着兩顆手榴彈，縐紗腰帶裏倒插着左輪，另一支駁在木壳上的快擊駁壳槍却用絲帶掛在肩上；他就這樣全身披掛，在鎮上橫衝直撞，腳頭和腳尖時常碰著人。

金沙鎮的店舖差不多全是用竹和葵草拼蓋起來的。今年正月初，牠曾經一度失陷，給敵人燒爲平地；不過因爲牠是可以通到香港和廣州去的出口要道，所以繁榮恢復得很快。獼馬松昂起灰黑的馬臉，掀起厚大而傲慢的嘴唇，在許多走貨商人，撈家，流氓，苦力，小販之間大搖大擺地走着。時常碰著商人，就高聲的招喊，站在臂心裏大笑，旁若無人，彷彿這條街是他們底所有似的。

他轉進一條橫巷來，撩起一間賭館的門帘鑽了進去，立刻就給一陣熱烈的人氣吸引住了。裏面四五十個賭徒把一張攤臺重重圍住；正賭得高興。獼馬松抬頭一看牆頭的「攤路牌」：原來已經一連開字子個「三」。

「丟那媽，有這麼多的『三』的？我才不信呢！他得意地叫。

站在攤臺後面的那個「荷官」，發見獼馬松到來，便笑嘻嘻地招呼道：

「啊哈，李小隊長，你來得正好，發財吧，已經……」

他沒有說完，獼馬松就突然黑著臉孔，翻起兇暴的突眼，喝道：

「閉嘴！什麼鳥小隊長，你再說，我就跟你拚命！」

那個「荷官」因見他是本地撈家，原想加意奉承幾句，不料却討得個沒趣；一時又下不得台，只好紅着臉陪笑道：

「嘻嘻，不過說句笑話罷了，松叔就認真起來發財吧，已經開了十個『三』了；這一次一定是『一』了。」

「說笑話，就找別樣說吧。什麼寫掌鴨掌，我獼馬松頂討厭！」他惱怒地說；一面翻着口袋，摸出一大帙鈔票來，扔在攤臺上。「我就不信有這麼

多的『三』。」

原來獼馬松賭攤有個怪癖：他只買死一個「一」，無論「攤路」怎樣，都不能叫他改變。而且他下注很大；又一定要賭「孤番」，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攤館老板的錢贏絕。攤館裏的「荷官」都懂得他這個脾氣。他丟下錢來，就照例替他押在「一番」上；要是再問，他就不高興了。

但是，獼馬松今天的賭運十分不好：碰着「連開了十三個『三』」。他兩三口就把身上的錢和那支作為後備槍的左輪輸掉。他輸得發昏，將肩上那支快擊駁壳解下來掙在檯上，押了二百塊錢再賭。但臨到將要開攤的時候，他心裏一動，突然一手把牠攙回來：決然不賭了。

——丟那媽，我真癡尻！——他一面走出門口，一面發揚自己。——要是給那些「鬼頭存」（奸細，叛徒。）知道我輸掉所有的槍，那就糟呀！……時時就因為輸掉了槍，給他們追得發慌。……而且有什麼意外時，就毫無抵抗，會給人家捉生功的……。

他悻悻地站在賭館門口，面紅耳熱，而且滿頭大汗。他深深地吁了一口氣，一時不能決定到哪裏去好。他一眼瞧見，鎮商會的矮存書記陪着一個戴白通帽，穿藍色制服的傢伙正從巷的那端走來。藍色制服纏着皮鞋，揮着一支手杖，嘖嘖憤憤地咕嚕着什麼。書記拘謹地磨磨着走，似乎給他咕嚕得非常狼狽和不安。

——那傢伙又來幹什麼呢？不消說，一定又是錢路了！——癩馬松惡意地想；而且本能地按着駁壳槍，睜大眼睛警惕着。

藍色制服神氣活現地走近來，突然用手杖指着道間攤館，對書記責備道：

「你瞧，又是一間！那成什麼話呢？你說，哼，那成什麼話呢？」

他底手杖的尖端離癩馬松底鼻只有尺多遠。癩馬松給他指得滿頭煙；又碰着槍了錢；便登時暴怒起來。他跳開來，趕上兩步，故意用寬大而堅硬的肩膀拚命向那傢伙底背脊撞了一下。藍色制服無論如何想不到會有人從背後撞過來的，一個踉蹌，差

點跌倒。

「你是什麼人？你胆敢……」他發威地叫。

癩馬松就趁勢車轉身，橫跨在街心，兩手交抱在胸前，吼道：

「我是你底老子！我們金沙鎮就是這個模樣，誰叫你們來看的？你看不過眼就滾吧！」

街上立刻聚攏了多人，攤館裏的賭徒以為發生了什麼事，都奔出來。有些過路的擲家和流氓在人叢中高聲喝打。嚇得藍色制服眼碌碌，口震震，說不出一句話來。虧得矮存書記極力壓制衆人不要妄動，一面用身子護着他，從重圍中閃了出來。

「啊哈……！走啦嗎？」癩馬松勝利地叫。「這樣就走啦嗎？再參觀一下吧！」

四周爆出一哄然的笑聲。

但是當天下午，折尾龍就接到上頭的電話：責問他金沙鎮的秩事爲什麼這樣混亂；那些匪徒竟敢毆打公務員。折尾龍當時回說自己並不知道這件事情。但來後一查，查出是癩馬松幹的好戲，便不好向上頭具報，只在心裏不平地咕嚕着：

——丟那媽，他們鬧出事來，上頭就責備我；我替他們担承了，他們也不知道呢！

四

折尾龍做了中隊長之後，就用私人的名義發了六七封信給附近新會，南海，順德幾縣的著名強盜，和那些撈家組織的「堂口」，對他們宣佈自己底計劃，而且招他們入夥。但久久都得不到答覆，使他非常疑惑了。他想不到自己應該怎樣做才好，便終日無聊無賴地在鎮上遊蕩耍樂。

隔江狗崗墟的敵人彷彿儼於他底威勢似的，許久不敢再來侵犯了。上頭也很少派什麼公務員到沙鎮。但却代替以訓令、指令、命令、通報和公函。——這些另有一個總括的名詞：叫做「公事」。折尾龍是不懂得這一套的；而且他識字又不多。這些公事每天都有七八件，從各個機關送來，都是用油墨印的，字體又草又隱，看得十分困難。但他試着強迫自己看下去：雖然除頭除尾，實際不過幾句話

；但詞句大都非常嚴峻的。他幻想牠變成一個人的話語，就覺得很刺耳。他是從來沒有聽過人家這樣不容氣地對他講話的。

一天，他接到一封訓令：是叫他禁賭的。他沒有看完，就生氣地叫：

「簡直叫我們散夥！丟那媽，一個獨立中隊，試問你每月給我多少錢？算起來實在不够我請朋友抽煙；不够伙件們開飯買醬油。老實說，不是靠這門人息，我有什麼辦法維持這羣人？難道你給人家七塊錢一個月，就要人家跟你拚命嗎？真笑話！真笑話！」

他賭一口氣，以後就不理什麼公事。但他記起有人說過「官憑印信」這句話，怕上頭出他的花樣，於是硬把那顆中隊部的大印揣在懷裏，終日到處跑，不讓羣兩中隊部去。

這樣過了一個月折尾龍就再不能盡踞在金沙鎮了。上頭命令他將整個中隊帶到金沙鎮右後方三十五里外的棠溪鄉半淪陷區去。他們到那裏去的任務是對江門新會的敵偽警戒；同時一面訓練，一面緩

增。這個消息是這麼奇突驚人。伙伴們都氣憤不平，都說金沙鎮是他們拚命從日本存的手裏奪回來的，曾經犧牲了許多英勇的兄弟和流了不少的鮮血，上頭實在沒有理由將他們趕走的。

「呃哼，這是『調虎離山』啊！」顧馬松陰沉沉地說。「拗家離開了地盤，還能站得穩嗎？丟那媽，江山自己打，享受是人家。而且棠溪那一帶，又是反骨羅的地盤，這個『契弟』頂靠不住。你是領教過的。……丟那媽，你去吧，呃哼，你去吧！」折尾龍也一時毫無主意，只得打電話請示縣長，並且說自己的手下都不肯離開金沙鎮；而棠溪一帶又是反骨羅的地盤，也有一支什麼游擊隊，自己到那裏去，恐怕會發生誤會。但縣長的態度和口氣在電話中顯得非常委婉。他關頭就說：對於這件事，情首先要請何中隊長明瞭上頭的苦衷。因為近日敵人不斷在江門新會增兵，有從棠溪正面侵犯本縣的模樣，上頭兵力不夠分配；所以才不得不借重獨一中隊諸位豪傑底力量的。他們應該深明大義，為全縣着想。而獨一中隊既然係國家的武力，就決不只

是死困在金沙鎮這麼一個小範圍裏，本縣任何一個地方可以自由行動的。至於什麼反骨羅的游擊隊是不合法的，國家根本就不承認有這個隊伍；獨一中隊到那裏去，奉令行事，絕對不必顧忌的。

折尾龍給這一大篇道理說得啞口無言，最後只好帶領一些伙伴們出發到棠溪去。他重新經驗到五年前為了逃避警兵的圍捕，離開自己底地盤，開始到處流浪時那種黯淡的心情。

「啊哈，老友，恭喜恭喜！」反骨羅一見到他就打趣地說。「你已經做了官了，現在上頭派你來監視我是不是？」

「恭喜什麼鳥！」折尾龍扭扭地答。「我現在連自己的地方都站不穩了。請照顧一下罷，老友！」這反骨羅是個老撈家，從前和折尾龍一樣，紅；不過為人沒義氣，反覆無常，清鄉的時候，就投降做偵緝隊長，把折尾龍追得發慌。後來廣州失陷，他又反過來，乘機混水撈魚。地盤踞在棠溪鄉，專門包煙庇賭，走私漏稅，拚命找錢。現在見折尾龍做了官，諷到這裏來，不免記起往日的嫌隙，怕

折尾龍報仇。折尾龍自然也記得從前的事，而且一個擄家對於「鬼頭仔」是應該毫不留情的；但他總覺得自己現在已經戴着一個該死的中隊長頭銜，如果在此時此地和他拚起來，是不很堂皇的，同行者一定會說自己「公報私仇」，無論自己有什麼理由都說不過去的。而且折尾龍又想到現在自己失勢來投奔他人，做一個「吊脚擄家」自己就應該遵守規矩，不能有半點對不住主人的行動的，無論他是一個名聲怎樣狼藉的擄家。——因為折尾龍有這麼一個念頭，他們兩個就沒有發生有些人所意料的衝突。

然而，金沙鎮在折尾龍走後幾天，就陷進極度的混亂中。駭人的搶劫案連續地發生了。一到黃昏，就變成恐怖世界，擄家和流氓就好像夜梟似的出現。到處尋覓食物。他們時常和新調來填防的自衛團員誤會而至於衝突，拔出槍來打得砰砰砰砰響。白天，有錢的人也不敢出街。商店半掩着門做生意。墟期也很冷淡；附近的鄉人都不敢來墟；那些走貨商人，也早已改走另一條路了。——金沙鎮的

繁榮就真個「一落千丈」。於是本地的猛人發了慌，尤其是商會主席和鎮長兩位，他們立刻聯名請求上頭派兵將獨之甲隊調回金沙鎮來鎮攝；否則，這個全縣精華所在，不久就會完全毀喪的。

折尾龍再次得機會回到金沙鎮來，就不像從前那麼優柔寡斷了；他立刻通知大大小小的擄家和伙件們，叫他們停止一切無聊的勾當；而且還宣言，有他折尾龍在金沙鎮一天，大家都不能隨便胡鬥，生是非。他又警告那些小竊執手之流，叫他們立刻離開金沙鎮，永遠不要再來；否則，他一定按正手續辦理，到時莫怪他無情。他開始分派大部份的伙件到西江岸邊佈防，對隔江狗崗墟的敵人警戒，同時保護來的船隻和偷渡的走貨商人。他又請了一個蒙館的老師做書記；而且找了一個曾經當過庶務員的堂兄弟做副官。中隊部也大加刷新；大門口也派了守衛。他嚴禁伙件們在中隊部賭錢抽煙，叫他們將煙燈暗具和鎮上所有的煙燈暗具一樣通通搬到鎮外僻靜的地方去。他發了很大的心思和力氣，佈置得似模似樣。偶爾有下鄉工作的公務員來到金沙

鎮，或者走進中隊部來，覺得沒有先前那麼可怕和礙眼了。

獺馬松冷視着折尾龍這麼熱心地幹，心中老不高興。他時常冷言冷語地諷刺折尾龍。

「哼，老折，你現在真的像個中隊長了。」

「唉，有什麼辦法呢，兄弟？」折尾龍張開兩手申訴着自己的委屈。「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底難處嗎？現在做一個大撈家真難！如果拿出從前那一套來，那麼你瞧吧，我相信一定給人民給政府和日本仔趕得走頭無路，連針鼻那麼小的地方都沒得你站；只有死路一條！……唔，我勸你以後還是斂跡一點吧，要不然上頭追究起來，就很麻煩的……」

「這個很難說的呀！」獺馬松譏。「我自己都信不過我自己呢？」

「那麼，我們就只有到棠溪去，永遠沒有出頭。」

——老弟，現在時勢不同呀！一定要懂得看風頭火勢才成！」

是的，折尾龍對於撈家往日的隆盛早已不存妄想了；那是已經無可挽救地被滅了，絕對不會重現

的。但在他的朦朧的理想中，覺得撈家是有一條新的出路的。雖然他不能確切地把它指明出來，似乎還沒有清楚地看見它，但他確實感到自己已經被一種什麼力量一步一步地追上這條陌生而奇異的路去了。他可以預料得到，這條路所達到的，並不是有些伙伴們終日癡心妄想的過去的輝煌的境地，而且是一個連他也不知道的迷離莫測的世界。他因為既然無路可走，又不能在哪麼地方停頓下來，就只好慢慢向這個新方向走去；正如一個在黑暗中迷路的人，他只有朝那有依稀光明的處所摸索一樣；但對於沿途的崎嶇障礙與及一切危岩險阱，他是無暇顧慮而且不能辨認的。

於是折尾龍開始走一條新路。他每天都抽空到中隊部走一趟，辦辦公事。然他偶答應了商會和鎮公所的要求，在短期派出巡邏隊到鎮上維持秩序。第二天又派了十多個武裝的幹協助警兵，驅催收地稅。他底工作獲得很好的成績，許多從前使上頭最感棘手法令，都藉着他的協助得以推行。

中

過了兩個月，從後方開來了△團正規軍。

當折尾龍探悉那位姓周的團長就是從前剿捕過他的那個高大的營長的時候，他嚇得登時窒息了一下。

——糟了，糟了！——折尾龍惶悚地想——那傢伙一來就糟了！從前他帶着四連入駐在金沙鎮，不到一年，就把幾縣的擄家剿滅得乾乾淨淨。阿歪嘴裕，阿雷公全，不就是死在他手裏嗎！我也是給他追得走頭無路才逃到外埠去的。不錯，打破我們擄家世界的就是他。……不消說，他一定還記得我折尾龍的，他會怎樣對付我呢？……

他幻想着團長就站在他底面前；個子宏偉，滿臉殺氣，好像一尊金剛；眼睛半垂着，睨視着他——突然一翻轉，大喝一聲，許多士兵湧出來，把他當場擒住，而且押去槍斃了……在最最危急的時候

，他不禁失聲地大叫出來：

「不！不！我已經不是賊了！我現在是一個中隊長呀！」

他噓了一口氣，抹抹鼻尖的冷汗。他用各種方法來安定自己，鼓勵自己；他甚至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大賊，覺得也沒有什麼可怕。從前自己就有過一次給軍隊圍困在一條小村裏，但自己臨時換穿了蓆衣竹帽，牽着一條牛，扮成一個農夫的模樣溜了出來，在村口就碰着了營長。但他沒有識穿自己，只叫一個馬弁過來查問一下，就讓自己走過了；所以實在用不着這麼心驚胆戰的，要是被迫不過的時候，就和他拚一拚，打死就算了。

「逃呀！逃呀！」鬮馬松氣急敗壞地跑來嚷。

「那姓周的又來了呀！」

「逃什麼，逃到哪裏去呢？」這時折尾龍滿不在乎地說。

「噫，那傢伙是不好惹的呀！現在他帶了一團

人來，槍械都是頂新的；聽說他們是什麼機動師呢！」

「管他什麼鳥！現在他有他的乾坤，我有我的日月；難道我們獨一中隊就不是國家的武力麼？我們是上頭派來防守金沙鎮的，他們決不敢動我們的！」

賴馬松立刻就指出池憲想頭又傻瓜的想頭。他不過「掛羊頭賣狗肉」，根本就算不得什麼軍隊。這個「上頭」也不是盲目的；說不定這次會借刀殺人。他們應該特別警惕，要走就馬上走；不走呢，就「先下手為強」，立刻把那傢伙幹掉。折尾龍給他這麼一提，心中又十分不自在。

他底緊張的焦慮繼續到第二天晚上，在金沙鎮的各界代表歡宴周圍的席上，才豁然消除。團長見到他非常高興，以一種中國軍人所富有的爽朗和熱烈對待他。當折尾龍還是遲疑地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的時候，他就坦率地說，他們過去的敵對行為是全無意義的；而今日能够同在一條戰線，大家都為國家民族盡忠，共同打倒日本仔，實在是一個非常

可喜的事。他又滿不在乎地說，他從前日夜想心思要抓着折尾龍這個人，但連對方是怎樣個模樣也不知道，真想不到今晚竟然會同在一處喝酒的，他說罷就哈哈笑起來。這個印象給予折尾龍極大的影響。他覺得在這抗戰時期，一切都改變了，實在不能拿舊日的念頭來估計現在的事的。當晚他就決定，從此不必疑神疑鬼，可以將心裏的陰影完全撇掉，安心去幹過一番新事業。

這一團正規軍以一營的兵力就將獨一中隊把守着軍事據點和交通要道完全接收過來，而以其他兩營向金沙鎮左右兩翼展開。團部設在鎮尾的宏濟善堂裏，和折尾龍的中隊部距離得最近。開頭，軍隊對狗岡方面封鎖得非常嚴密，幾乎完全斷絕交通；而且在沿金沙鎮至白土壩這條貨運大道分設了十多個檢查哨。團部特務連不分晝夜派出士兵到鎮上巡查搜索；又出了佈告，說金沙鎮秩序混亂，叫人民協助防軍，嚴密防範奸敵探；這麼一來，金沙鎮才真正陷入戰時的狀態裏。

「哼，瞧你怎麼擺法吧！」折尾龍輕蔑地冷笑

。「我不知費了多少心機，才把這個地方弄得安定一點。莫說一個生面人，就是一顆蒼蠅飛進金沙鎮來也逃不過我們底眼睛的，這麼裝腔作勢，漢奸瞧見你早溜開了；你倒看不見漢奸呢！他們又沒有字刻在額上的。……而且爲什麼要將我手下趕回來？難道我們沒有本事打日本存麼！金沙鎮都是我們克服過來的……」

不久，折尾龍就開始意識到自己在團長的心目中不過是一個低能的不够格的部下，自己的勢力是不在他底眼裏的。自己在金沙鎮的地位也日漸降低了，完全由團長代替了；而且漸漸覺得他開頭對自己熱誠寬恕的態度，似乎不過是一種表面的應酬，他底力量實在已經逐漸向自己迫過來了：首先是鎮上和附近的由他包庇支持的大小煙館賭館，都接二連三地遭遇到軍隊的撲滅。假使照撈家的氣色來說，他就應挺身和他們拚命的；但現在他却不敢出氣，只有「啞子吃黃連」——在心裏叫苦。而伙伴們又陸續帶集到金沙鎮來，終日垂頭喪氣，毫無生發，又不能大搖大擺地在街上溜躑。竈馬松有一次就

在街上碰着了軍隊的搜查。他不穿制服，又沒有戴符號。軍隊要抓他回團部去，他就拔槍抗拒，但走不過幾條街，就給捉住了。事後雖得折尾龍極力保回出來，但作爲一個撈家，就真是失感到透頂了。

伙伴們只管埋怨折尾龍和上頭交涉得不好，常常叫兄弟們吃虧。這把折尾龍氣的了不得。他看出自己和伙伴們之間已經有了很寬的距離。從前在警兵和軍隊聯合圍捕之下，自己仍然能够掙持奮鬥的，全賴伙伴們同心合力，大家結成一個強韌的不可撕破的力量；但自從經過幾年的離別之後，自己就確已超出於他們之上了。現在他們不能够瞭解自己底意欲，仍然以舊日的思想來對待自己，理解自己；而且彷彿絆索似地纏縛着自己底兩腳，叫自己飛得不高不低，彷彿半天吊着似的。然而，當他想到他們的距離會越來越遠，最後他將會單獨迎接厄運的重來的時候，他就寒慄得不敢多想下去了。

獨一中隊經常接受團部的命令，担負許多天曉得的任務。有一次他們奉令出發到十里外一個港汊那裏伏擊敵人的汽艇。他們完滿地達成這個任務了

。但附近的兩三條鄉村，立刻就招來了隔江日本存的過千發炮彈的殘酷的報復。鄉人查知是折尾龍手下鬧出來的禍，都敢怒而不敢言；但當伙們再次到那裏去的時候，他們就忍不住用憤激的怨惡的咒罵投擲他們。伙們垂頭喪氣地回來之後，就向折尾龍表示，再沒有纏頭去打這樣的游擊了。

但是，軍隊却一定要折尾龍這樣做；使一個折尾龍左右為難。

一一

一連幾天，敵人在江門，新會，佛山和狗岡墟不斷增兵。一隻淺水艦從江門駛到狗岡來，卸下一批彈藥，又駛回去了。從那些敏感的走貨商人傳出來的消息，說狗岡的敵人已經在當地強徵民船和竹排等渡河的工具，而且開始斷絕交通，封鎖消息。於是金沙鎮就立刻緊張起來。

——丟那媽，好，讓日本存再來一次吧！——折尾龍幸災樂禍地想——我受氣受得够了。我一定要和他們什麼鳥機動師比一比，教你知道我們撈家

不是衰仔的。對了，我一定要打得好，打得出色；要不然，就真的給人家瞧得一個錢不值了。——他振奮得跳起來，從懷裏拔出駁壳槍，把機件抽得斤測地響。他一下子將十顆子彈退了出來，跟着測勒一聲裝回進去，顯得很熟練很靈敏的樣子。——我敢說，我一定比他們打得好，我們最熟悉地形，而且又機警……

他自負到差不多要笑出來。今年正月他們攻擊金沙鎮那時的狂熱又重新佔據了他，他竊願這個光榮的歷史會再來一次，幫助他恢復日漸萎靡的榮譽和地位，而堅確人們對自己的尊崇和信賴。

晚上，情況更加緊張了，往晚，照例有許多走貨商人從狗岡偷渡過來的；但今晚却一個都沒有。折尾龍正在打算出去活動一下，招集伙們商量商量，却接到上頭一封畫着三個十字的密令：說探悉敵人有進犯本縣的企圖，叫他們獨一中隊就歸邊防軍指揮調遣，協同作戰，折尾龍看了很不高興，將命令塞在袋裏，就一直往鎮裏跑。街上很陰黑，富華樓也沒有開夜市，半掩着門。夥計站在門口，帶

着張惶的神色交頭接耳，吱吱吟吟。有幾個人氣急敗壞地迎面奔過。其中一個奔到右邊一間布疋店的門口，猛掃着門；門砰的一聲開開了。折尾龍瞥見這人一闪進去就慌慌張張地對裏面的人低聲說着，一翻身又把門閉住了。折尾龍深感到情況的嚴重，立刻精神緊張，而且全身滾熱起來。他察覺背後有人趕近來，回頭一望。只見一雙發白的眼睛正在盯着自己。

「哦，是你麼，龍叔？」那人站定，立刻湊近來低聲問：「喂，究竟怕不怕呀？」

「怕什麼？不怕的。」折尾龍認出那人是本鎮的一個小商人。

「但是……軍隊都走了啊！你們走不走呀？」

「不是吧？」

「噢，鎮公所派了十多個人連夜替他們到處請快了。」

「不要管它！有我們在這裏就行了。」折尾龍傲然說，轉身就跑。他心裏想：——不會這樣不走吧？但我是一定要留在這裏的；我是本地人呀！

他昏頭昏腦地跑到宏濟善堂來。只見門前黑漆漆地坐着一羣損伏和雜兵，許多行李担，公文箱，子彈箱堆放在地上。一個副官在階上大聲地罵着人。折尾龍從他身邊擦過，就一直走進「團長室」裏，一種嚴肅而緊張的空氣立刻包圍着他。室內已經搬得非常凌亂，床舖和蚊帳都拆掉了。團長，團附，第二營的營長和另外一個沒有見過面的軍官，正在圍着桌子，在燈下研究一幅地圖。

「你接到上頭的命令沒有？」團長一見他就這樣問。

「收到了。」折尾龍答；立刻就問：「日本在什麼時候來呢？團長你要走麼？」

團長用含怒的眼睛瞥了他，用鼻音應道：

「唔！……這裏地形突出，在敵人的火網控制之下，一開火就糟糕的……」

「那麼，豈不是……」

「不怕的。我們還有人留在這裏的。」

「多少人呢？」

「一連。」

「那麼，我們呢？我們獨一中隊呢？」

「你們要負擔另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你們……」

「我的電話。」電話響了一長聲。團長來到電話機旁，拿起聽筒，一面回頭對折尾龍說：「你跟張團附商量吧。——阿張團附！你要將任務對他解釋清楚。」他說罷就聽電話，聽不到半刻就暴然地罵起來。他底吼聲在房間裏轟轟地響。

團附叫何龍過來看地圖。他一隻手移着燈，一隻手指指點點着。折尾龍只見滿紙都是幼細而迴繞的黑線，好像蜘蛛網；字體很小；有些地方又畫着紅藍鉛筆。折尾龍看起來，不知從哪處看起，只管睜大眼睛跟着團附的手指移來移去，聽着團附說那裏就是狗岡，那裏是江門；他無論怎樣都不能在腦海中構成一個鮮明的形象。結末，團附說據現在的情況，敵人已經完成對本師一個弧形的大包圍，大約他們的師長又用「張開袋口捉老鼠」的計劃，將主力迅速拉回後頭，使敵人撲個空；然後兩翼夾攻，把他們殲滅。因此就要獨一中隊儘量發揮游擊戰的本能，那晚開到二十五里的棠溪一帶去……

「這裏到棠溪去只二十五里？」折尾龍打岔地反問。「要翻過一個大山呢！」

團附伸直右手的中指和拇指在地圖上比一比，很決斷地說：

「不！大約二十五里。這個山很矮的；不過三百二十六公尺。」

「是了，西江一帶的路程的算法是很短的。」第二營長擺出老行伍的神態插嘴道。「這裏的一塘路，其實不及北江的八里呢！」

「誰說的！」折尾龍翻起不服氣的眼睛叫：「這條山路彎彎曲曲，很難走的呀！足足有三塘半路呢！這些地方你熟識不過我的，真是腳毛都掉落幾斤了。」

「頂多三十里。」團附固執地說，臉孔呈着不悅的顏色。「你們都準備好了麼？命令已經發出了。——喂，傳達兵！」

「有！」門外有人短促有力地應了一聲。跟着一個全副武裝的士兵的形影出現在房門口。

「給自衛團獨一中隊的命令送去了沒有？」團

附問。

「送去了；送到中隊部去的。」

「那錢，你回走就見到了。」團附對何龍說。

「棠溪鄉是很大的，你們可以隱伏在裏面，一聽見槍炮響，就突進大澤新會，向敵人的腹背施行襲擊。你們必須據守這條河，有橋梁最好先行破壞；因為敵人如果要進兵或退却都一定要渡河的……」

「哪裏？……什麼河？……」折尾龍茫然問。

「這裏呀！」團附用手指撥着一處，不耐煩地叫。「你怎麼連五萬分一的地圖都不識看呢？」他輕蔑地笑了。「這裏，……棠溪的前面，不是一條很闊的河麼？」

「哦……！」折尾龍恍然地叫。「這條河很淺的，雞都可以走得過呢！」

團長這時走近來，對他生氣地叫道：

「不要只管嘻嘻哈哈！軍人的頭腦要簡單：人家說，你就聽；聽完就去做。現在是什麼時候，說不定敵人明天拂曉就要進攻的。你回去立刻出發吧。要全副武裝，嚴肅軍紀；不要亂七八糟；行動要

迅速秘密，不要擾亂民心。打仗不是靠玩笑的；碰錯一點，就要殺頭的！」

折尾龍嚇了一跳。抬頭一望：只見團長的身軀是如此宏偉而高大，從人體的掩蔽中漏出來的燈光，只能映到他底胸脯。他底臉孔佈滿了烏雲，對自己粗暴地瞪着眼，好像一個怒目金剛。

二二

折尾龍聽了，手裏盡在苦悶，在冀望並會領壽松。

「怎麼啦，老折？」他一把抓着折尾龍問。跟着自己就激動地叫起來：「喂，日本仔一來，又是我們底世界了！丟那媽，好呀，讓那些恒快的傢伙通通滾蛋吧！我們在金沙鎮獨霸稱王吧！」他底響亮的叫聲震動黑暗的秋夜，從遠遠的街頭飄起了回聲。

「伙伴們都到哪裏去了？」折尾龍沉鬱地問，無意識地脫着夾在襯馬松底手指裏的香煙的火點閃爍着綿軟的黑暗。

「通通在青雲書院，都齊集了，等着你呢！——你走到哪裏去了？」

折尾龍惱怒地告訴他：「團部今晚就向後撤，留一連人保護金沙鎮。他們被派到棠溪去打游擊；而且馬上就要出發……」

「什麼？」——馬松驚叫，扔掉煙蒂兒。「到那裏去幹什麼呢？金沙鎮是我們的地盤呀！現在日本仔要來了，本地人都用眼睛瞪着我們；我們怎好這樣就溜走呢？日後還有面子回來麼？那些軍隊都是外來人，頂靠不住的。叫他們到棠溪去吧；把金沙鎮交給我們好了。」

「這是團長的命令，沒有辦法。」折尾龍突然變得橫蠻起來，備氣地叫：「你回去叫他們立刻準備好，我等一下就來。不要亂嚷嚷的；別擾亂民心。打仗不是講玩笑的，要殺頭的！」他立刻就省悟這些冷酷無情的話是剛才團長督責自己的，而現在自寬拿來對待一個老搭檔。他覺得很慚愧，便轉身逃避。但他又記起一件事情，回頭叫道：「喂，要全副武裝；不要亂七八糟！你瞧，你瞧，唉，你

怎麼還是這副打扮呢？」

「只有你這個笨七才穿軍服的！叫日本仔容易認得麼？恐怕死得不快樂？丟那媽，你死好了，還要我們大家陪你一齊死是不是？」

——馬松底憤憤的咒罵彷彿一陣毒雨似的從後面撲過來。折尾龍反身逃避。他幻象着背後這老伙伴底憤怒的臉孔和敵視的眼睛，覺得非常難過。現在鎮裏的情形和剛才完全兩樣了，一種驚惶的紛擾的狀態已經盡情地暴露出來了。人好像鬼影似的流竄着；搬運着沉重的貨物的商民帶着惶急的吶喊奔突着。燈籠的火光滿街搖擺；手電筒的青光亂劈着黑暗。有一担沉重的來勢汹汹的貨物將一個行人猛然碰倒了。但他們沒有發出一句咒罵和怨言，一爬起來又分頭走開了，在他們心裏，彷彿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只要迅速地逃出這個行將臨到的險難。一間旅店的大門口洞開着，店裏的燈光如同白晝，老板和夥計們正在忙急地將一大疊鋪蓋捆包起來。一羣給趕出來的旅客帶着徬徨的神色在街頭躑躅，好像一些無依的鬼魂。所有這一切到處飛揚的物質的

雜駁的轟鳴和瘋狗或寒惶的嗥叫，都搖撼着折尾龍底心。他自覺異常難受，垂着頭，急步地走着，心中祈禱着不要再碰到像那才那個小商人似的向自己打聽消息的人。

他來到鎮外的郊野上。星星對他閃着狡詐的眼睛。遠處黑幢幢的樹林爲他發出沉重的嘆息。秋夜的涼風軟軟地吹噓着。他打了一個寒噤，嘆了一口氣，悵悵地想着自己現在爲什麼竟然變得這麼又蠢又鈍，又糊塗又懵懂，完全失掉了過去固有的英明和機警。

——丟那媽，我現在真是一隻豬！一條狗！一塊四方木頭！給人家踢一脚，就動一動，完全沒有自己底主意！——他刻毒地詛罵自己，悲憤地抽了一下自己底腮袋。

他開始懷疑現在的自己不是過去的自己，是另外一個怪物；要不然，就一定給魔鬼作祟，把自己原有的靈魂和腦袋偷去了，而將另一副愚蠢醜陋的換了過來。他憤憤地抹抹額頭，回顧一下過去十個月來所走的道路：一切都非常清楚明白的，實在不

能不這麼走的；而且自己是逐步逐步地走得非常謹慎的了。但是，爲什麼會走到這樣迷惑的境界呢？爲什麼會弄成這個樣子呢？

——唉，對了，我實在沒有資格做官的。——他感悟地想——我沒有軍人的頭腦，沒有半點軍事學識；連軍用地圖都不識看；……——但又轉念想——他們也未必對的，比如說吧，他硬說這裏到棠溪只兩塘半路，我說的話，他們一句都不信，真豈有此理，團長說我不懂得指揮打仗。當然，我沒有進過軍校，但這個，實在團長也不大清楚的，不過他上頭命令他，他又命令我罷了；而且他又叫我應該命令部下……但怎麼命令法呢？大家都是兄弟，誰能夠命令誰呢？唉，真難，真沒辦法！

他迷頭迷腦地踱回家裏去。原來家裏也搬得亂糟了；有幾堆已經捆紮好的行李堆在地上，年老的母親和大肚的老老伴着一支明亮的洋油燈呆坐着，正在焦急地等待他的回來。

「怎麼了？走不走呀？」她們同時叫出來。

「發瘋麼！日本鬼還沒有來就走？」

折尾龍開頭很固執，不肯走；但後來終於拗不過她們。他也明知道現在情況嚴重，自己又要離開這裏，覺得沒有什麼把握；況且老婆快要生產了；倘若日本仔真的打到來，就十分糟糕的；他這麼一想，就不由得心軟下來。

折尾龍走後，左隣右舍發覺他底家眷都連夜逃走了！就慌惶失措，大家都紛紛搬走，於是整個鄉村馬上騷動起來了。

四

這次敵人沒有真的向XS縣進犯；不過故意用

下

天空是蔚藍而明朗的。金色的太陽擴散着光和熱。在這麼秋高氣爽的天氣，是很容易叫人泛起生命的愉快和心靈的安息的；但是在折尾龍底受創的心裏，却蘊藏着沉重的鬱悶和悲憤。

他近來總愛整伏在家裏，很少出門。他怕見人家對他的憎惡的臉孔和含恨的眼睛。他覺得自己的

一部的兵力，裝模作樣，佈成疑陣，來吸引住我們底正規軍，而用主力突然向隣縣方面進攻，大肆劫掠，發了一筆橫財。所以從開戰以來，金沙鎮就遭受狗岡方面的敵人不斷的砲轟；但始終沒有一個敵兵渡河過來。

折尾龍他們調到棠溪一帶，曾經襲擊過敵人一次，傷亡了幾個伙伴，却沒有得到什麼效果，後來見得根本沒有什麼敵兵通過；而日夜都聽見金沙鎮那面傳來的砲聲。

一切都可悲地失敗了，實在沒有什麼面目見人。他每逢出到外面，就覺得簡直是示衆一般；最後就一定是好像一隻受傷的老鼠似的溜回家裏來。家裏是另一個幸福安祥的小世界，在這裏是適意的，愉快的，自由自在的。他已深切地感到自己一切都破毀了，只有這個小家庭才是自己底靈魂的避難所。回到家裏來，他才引起生活的欲望，才領略到人生還有

一種自己從前所疏忽的樂趣。

這個小家庭，由於他幾個月來經意的努力，已經漸漸像個樣子了；雖然陳設得還不算怎樣體面堂皇，但比起舊日那副寒酸的形相，實在已經差天隔地了。現在廳子裏有了四張柚木的西式靠背椅，一張酸衫躺床，一張帆布馬扎，和一張經常鋪着藍布的大圓檯；又有一個上好的熱水壺，一套精緻的茶杯，和兩個質料很好的搪磁臉盆。在用石灰水塑過的潔白的牆上，掛着各式各樣的絲織的風景畫和色彩的鏡畫——這些東西都是六月間他就任中隊長時各機關團體或私人贈送的紀念品，牠們至今還閃耀着燦爛的光輝；而且始終給予主人一種被尊敬的榮耀的。廳子裏無分晝夜都播蕩着留聲機底嘹亮的歌唱，和麻將牌底爽脆的牌拍；這兩種鬧熱的聲音時時混合在檀香底繚繞的馥郁的煙霧裏，變成一種快活而喜慶的空氣，似乎每一刻都在準備着歡迎那些近日時常光臨的貴賓上客似的。

他底母親也不像從前那樣頑固和嚴峻了，現變得很慈祥很樂善。那皺皺的臉孔洋溢着寬容的顏色

。她終日手裏捏着一串楠木珠，伴着一個裝着檀香的銅香爐，對着一尊精小的塑金的觀音像。她時常向兒子提起自己還有一個更高的心願：說倘若她能够眼見他再次升官的話，她就一定在鄉裏建醮酬神的。

「不要妄想吧。」折尾龍往往感喟地說。「能够保得住現在這份兒就好了。」

「不，你不要小看自己呀！」母親不滿地叫。「我已經問過菩薩：你還會發達的。你前生是條龍，不過犯了天條，給玉皇大帝斬了尾巴打落凡塵罷了。」

折尾龍就不敢再說。他覺得她已經垂老了，只願她能够滿意地渡過這短促的殘年，不願她在閉眼的時候還將自己的不孝帶進墳墓去。但他却留心自己老婆的生活和打扮；那是因為他老是覺得從前對她不住，帶着一種贖罪的報答的心理的。她現在已經學人剪了髮，穿着一種贖罪的報答的心理的。她現在已經學人剪了髮，穿着時髦的藍旗袍，蹬着漆皮拖鞋；那對用椰壳磨成的耳環早丟掉了，現在換了一對金線鑲玉的。她在妊娠的期間也保養得很好：每天

吃一個雞蛋，又時常喝牛肉汁。因為家裏已經請了用人，她就越發顯得很清閑很福氣，整天好奇地玩着那架新買的留聲機，有時也玩玩牌。但折尾龍總覺得她還有點蠢頭蠢腦，而且還保有很濃厚的窮氣；正如這個小廳裏至今還殘存着一幅不潔的泥地和一張半朽的紅木神檯一樣，常常會使他覺得懊喪和不快的。但這樣也好，可以使他憶起那不堪的過去，由此就覺現狀的滿足而差堪自慰了。

不知怎麼一來，折尾龍近日變得很熱心找錢。他從前做賊的時候，雖然找過千千萬萬，但都是左手來右手去，把他像水一樣傾掉，毫無顧惜，才弄到始今兩手空空，一事無成。現在他已開始發覺金錢實在有很大的魔力，可以賜給你任何的美滿。所以什麼地位名聲，什麼道德信義，都是虛浮的，渺茫的；只有錢最靠得住，你帶着牠無論跑到哪裏去，都同樣使你獲得幸福的生活和人們的尊敬，完全沒有被地域和人事的影響和限制。

但是，他從前每月向殷商富戶抽得的「月規」和來往船隻的「行水」，與及包煙庇賭的一切入息

都先後斷絕了；而且連那最大宗的走貨商人所供奉的「保護費」都因為自己的勢力的削弱而落入別人的手裏。折尾龍對於這樣事開頭很不服氣，但後來想想實在沒有什麼辦法，只好罷了。於是他另尋別路：實行走貨。他專門從狗岡那邊偷運火油和布疋過來。他覺得這種生意很容易賺錢，而且手續非常簡單，只要和各面的人把關係打得好一點就得了。於是，他開始和那些商人，貨客，關佬，猛人，大商賈和冒險家交遊，常常招他們到家裏來談天，抽鴉片煙，或打麻將牌。當他底老婆生了一個男孩的時候，便在家裏大排筵席，弄得十分鬧熱堂皇。那些人對折尾龍也變得很親切，很投機，把他當做「自己人」看待。

在折尾龍底平安的家居和蓬勃的經營中，有一個十分不好的消息突然闖進來：就是外間盛傳國軍快要反攻了。這個消息彷彿一道催命符似的叫折尾龍怕得要命。他想：

——像我這種人，在抗戰時期大局未定的時候，還勉強站得住脚；要是抗戰勝利，日本在通通走

了，還用得着我麼。唉，我文不行，武不就，又是綠林出身；從前有過無數的犯案。將來上頭查起舊賬來……

他愈想就愈覺毛骨悚然，敏感地幻想着自己底末日就快降臨了。爲了防備日後悲慘的結局，他現在就必須謀定一條後路；而且要儘量積點錢和購置一些產業，使自已不幸死掉的時候，老母妻子都能好好地過活。他又猛然想起最好在香港或澳門買定幾間房子，如像狡兔一樣，預先替自己挖好幾個窟窿，以備一見勢色不對，就立刻溜入。

——對了，一定要在香港買間房子，無論多少錢。香港是英國人的勢力，絕對安全的！

他毫不猶豫地實行他底決心：用了老母老婆和不到一個月大的兒子的名義陸續買了很多的田地，做了許多正項而穩固的生意；而且不久，他就暗中和人家合力在金沙鎮裏開了一間規模甚大的合興鹽運公司。

有一天午後，折尾龍約了一個商人到富華樓喝茶。他走到鎮口那間合興公司門前，就照例側着臉，想急步走過。——他雖然對外極力否認這間公司是他開的，但他每逢走過這裏，總怕惹了嫌疑，總是連看一眼都不敢的。但他今天却發有幾個担伙站在門口，指手劃腳地咒罵着。他們手裏都捏着扁担，將繩索纏在担頂上；也門顯然是因爲沒有錢到東西扭而發氣的。

「丟那媽，就是這間公司，」一個罵。「把我們的生意都搶去了！」

「他一定有份兒的！」另一個咒。「丟那媽，任你折尾龍做了十多年大撈家，只這一件事就該折墮了，你找錢只管找，不要連我們做担伙的都想吃進肚子裏啊！」這個人就站在折尾龍身邊。他明明已經看見折尾龍走過，不過故意詐作不認識他，叫他聽到自己底咒罵罷了。

折尾龍從來沒有聽過人家這種穢言穢語，覺得每一句話都彷彿像一顆子彈似的打傷自己底心。他好像一隻窺狗似的垂頭夾尾地猛跑，一個箭步就

竄入富華樓去，一直鑽進後座最末的一個房間裏。他發呆地瞪着眼睛。跑堂走過來，一連幾次問他喝什麼茶，他才半驚半醒地胡亂應了一聲，又吩咐他把門帘垂下來。

——糟糕，怎麼現在人人都把我恨得要死呢？

——折尾龍痛苦地想……不過有什麼辦法呢，難道我想這樣做的嗎！

他一連喝了幾杯濃茶，吃了幾個包子，也不知什麼味道。他想起以前自己和本地人的關係是很好；他們對自己一向也很尊敬很好感。記得有一次，自己給兩個警兵追得發慌，竄進別人的田莊裏，幸得一個農民將自己藏在一個大草堆裏，救了自己的性命。又有一次，也是給警兵圍捕：在一條長巷裏，警兵追得很近，自己又失掉槍，看看一定沒命了。不想巷中有個老太婆，在門口洗着碗，看見自己狼狽奔過，就捧起一大盞碗從斜刺裏跳開來，故意潑入帶碗撞倒在當先的一個警兵身上。等到那個警兵爬得起來，自己早乘機溜脫了……唉，會幾何時，現在竟然變得這樣糟了，自己和他們彷彿是仇

人一樣。他相信倘若現在再有遇到同樣倉皇危急的情形，他們一定不會捨身來救護自己，而且說不定會反過來協助警兵將自己擒住的。……他越想越怕，越想越不安寧；又見等了許久，那商人還不見到，便打算走了。却忽然聽見從隣房傳出來的很刺耳的話：

——「……東江那個叫什麼霸王三的游擊司令，不是給扣留了麼！……這種人有什麼辦法，他『根底』不好，而且賊性未改……」

折尾龍觸電似地跳起來，但他底腦袋彷彿給一個大鐵錘沉重地擊了一下似的；他昏慣了，迷惘了，頹然地倒下來……當他驚悸地醒來的時候，就聽見隣房裏已經響着凌亂的脚步聲和椅子被拖動的吱吱聲。他立刻走近門口，從門帘裏向外窺望；只見從隣房裏頭一個走出來的正是雄偉而威武的周團長；接着是四五個軍官。他們氣昂昂地走了。

「對了，對了。」折尾龍癱瘓地歪在藤椅裏，夢囈似地喃喃着。「我『根底』不好。他說中我了一個人『根底』不好，就無論他有天大的本領，

都不能翻身的。——這是定數，一點辦法都沒有……我從此也死了這條心吧，不要妄想做什麼英雄了……」

他又一連喝了幾杯茶，伸手在檯面抓了一個糖包子，把包底紙撕掉，整個兒塞在口裏，然後又好像禱告似的喃喃着：

「對了，我的『根底』不好，……還是診現在沒有失勢之時多抓點錢……噢！噢！什麼？」他察覺檯底下有什麼東西在蠕動着，而且觸着自己底脚，便嚇得跳起來大叫。

原來不知在什麼時候，走進來一個六七歲的、瘦瘦癯癯的小孩子，爬在檯底下尋覓着什麼。

「喂，『細佬』（廣州話，對孩子的愛稱。）你在這裏幹什麼呀？」折尾龍問；一面嚼着糖包。

「拾包底紙。」孩子幽幽地說。

「噢……，這麼慌慌！」折尾龍苦着臉，厭惡地說。

小孩子爬起來，向他瞪着圓圓的法性的眼睛；

一面將手裏的一塊包底紙送到嘴裏，貪饞地吮舐着那黏貼在紙上的微小得可憐的麵皮，折尾龍親眼看着這一切，心裏一酸，喉嚨作悶，忍不住哇的一聲，將口裏的還沒有完全嚼爛的包子嘔了出來。小孩子立刻搶過來要拾，折尾龍用脚攔住他，從檯上抓了一個糖包遞給他，說：

「吃這個吧，吃這個吧！」他掏出手帕來揩了揩嘴巴；又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呀？餓得這麼利害！你媽媽呢？」

「我媽媽不理我的。我不喜歡回家，家裏沒飯吃。」

「那麼，我請你喝茶好不好？——來！」折尾龍高興地叫，把孩子抱起來，放在自己身邊的一張竹椅上；又親自動手，替他將包底紙撕去，把糖包劈開兩邊塞進他底小嘴裏。「吃呀！吃得多少就吃多少呀！」

小孩子甜蜜地咀嚼着，一面半驚半喜地瞅着折尾龍，一面還惋惜地瞟瞟地上的包底紙。

「爸爸沒東西扭，在家裏病倒了。」孩子自動

說，顯得漸漸靈活了。

「什麼？你爸爸幹什麼作活的？」折尾龍神經質地叫。

「替人家担鹽呀，天天都要担，他一早就到菜溪去，替人担兩包大大的鹽回來。賺了錢就買米買菜……不過近來菜溪淡了，沒有人那裏買鹽了。人家都向鎮上合興公司買；買了就裝下船，一直運上白土壩去；都不請快子了，我們就沒得吃。爸爸就病倒了；又整天罵人。我怕他；媽媽也怕呢；她又不理我。」孩子激動地說着，頑皮地搖着身子；還打着不適合的手勢。——這些手勢是只能妨害他底話語的流利的。

折尾龍聽得眼光光，面紅紅，半天才迷惘地說：

「哦，哦……」

他完全被這個孩子所感動了，不禁發生一種至情的流淚。但他不知究竟怎樣做才好；不知怎樣才能從這孩子的身上抹去自己底罪惡的痕跡。

這時孩子已經吃完手裏的包子了，吮着手指頭

。那雙骨碌碌的眼珠死瞪着檯上的點心，時而舉起來，向折尾龍閃着索討的光。折尾龍立刻將所有的點心都給了他，叫他兩手捧着；又在銀包裏檢了三十塊錢塞在他底口袋裏，把他抱下地來，說：

「你拿回去給爸爸，叫他做點小生意吧。」

孩子給這無端的寵愛弄得驚喜失措了。他一面扭捏地嚷着不要，一面退縮到房門口，突然衷心地笑起來，一溜煙出房外去了。

——唉，我總算救濟他了。折尾龍自寬自慰地想——「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呀！

折尾龍從此就很喜歡為善好施；尤其在他覺得難過的時候，做了一件善事，心裏便覺得自在一些。他時常在茶樓食館裏被一大羣小孩子和窮人熱烈地包圍着。這時他就會忘記了自己，將身上的錢通通散掉，毫無吝色。他對於公益事業也非常熱心贊助，常常用自己或母親妻子的名義慷慨地捐出大筆的錢。然而，他有大去路，也有大入息。他對於自己找錢還是非常努力的。

捱到年底，老伙伴都走得七七八八了。他們中有些因為和折尾龍吵了架，就憤然離開；有些因為覺得這麼幹下去沒有鬆頭，也就不辭而別。折尾龍覺得實在沒有什麼辦法留住他們，只好讓他們到別處去。他不便向上頭報他們逃亡，就招了自己同族的兄弟叔叔來補數：於是一個獨立中隊，差不多變成「柯氏大宗祠」了。

一晚，很夜，很冷。折尾龍正蜷縮在家裏的煙榻上，蓋着半截棉被，在諸密地半醉地抽着鴉片煙，突然發現獺馬松站在床前。——因為他是熟人，所以女僕開了門，讓他直闖進房間來，折尾龍才知道。

「喂，幹這麼夜才來啊？」折尾龍錯愕地叫，把煙槍放下來。

獺馬松披着一件又寬又大的厚絨西裝大衣，歪戴著乾癟的呢帽。他底大眼睛閃爍不定地瞥視着，有一眼亮在折尾龍的身上。折尾龍覺得其中有點敵意

的成份的。

「哦，怎麼又抽起鴉片煙來了？」獺馬松俏皮地說。「你不是戒掉很久了嗎？當心呀，抽鴉片煙是很累事的呀！——你以前說過的，哈哈！……這副煙局多麼精緻！置了不少錢吧？」他一面脫掉呢帽，從肩上解下駁壳槍，就爬上床來，和折尾龍對面躺下，而且毫不客氣地拿起煙槍煙托。

「不過玩玩罷了，覺得心曠，又沒有什麼消遣。」折尾龍就悶悶地說。

「嘻嘻！」獺馬松冷笑一聲。燃着紅裘殼大的煙泡。「一個人心裏有刺，才覺得煩悶的。像我這樣的不知死活的人，不憂錢，不憂命，有一天過一天，快快活活；從來就不懂得煩悶是什麼鳥東西！」

折尾龍覺得他這番話分明是排揎自己的，心裏老不高興；但不好發作。想到他這麼深夜到來，一定有什麼蹊蹺的，便偷眼瞥他：只見獺馬松一隻蝦似的屈曲着，駁壳槍夾在兩腿間，槍嘴從大衣的縫縫裏突出來，威嚇地瞄着自己。

——丟那媽，這傢伙總是撈家性情，沒有改變一點兒的。——折尾龍不安地想。

兩個人沉默了一會。折尾龍打了一個呵欠，問道：

「這大半月來，跑到那裏去了？我派人找你，也找不到。」

「找我幹麼？」獺馬松不客氣地問。「找我回來受氣嗎？人家受得起，我可受不起呢！」

「你又來了，誰是生出來就要受人家氣的呢？不過「縛住耐得打」罷了；難道我想做衰仔的麼？……」

「我不是說你呀！」

「我也不是說你說我呀！不過講起我底苦衷，你是應知道的。當初是我們大家願意和人家合作的；現在弄到我騎虎難下，大家便走的走，散的散，讓我一個人在這裏受罪，等死……唉，走又難，不走又難……」

「誰縛住你的脚呢？——不過當然囉，正所謂『母老，子幼，老婆慳』，又有錢，又做官，誰願

意出來輕身呢？！」

他們兩老伙件都用忍氣發抖的聲音勉強說和平的話。大家都準備着吵架；但大家都不願自先爆發。獺馬松「好整以暇」地只好向折尾龍施放冷槍冷箭。折尾龍就給他氣不過，便一骨碌地坐起來，瞪着眼睛叫道：

「你今晚到來，究竟來氣我呢？或是來挪揄我啊？」

他底大聲的吼叫，把熒熒的煙燈的火光震得抖下抖下，使獺馬松不能把煙斗好好地放上去。獺馬松舉起眼睛瞧瞧折尾龍：見他身邊沒有槍；便不理他，也不做聲。他一連抽了兩口鴉片煙，噓了一口長煙，然後又一骨碌翻起身來，突然嚴肅正經地說：

「喂，老折，大家老老實實吧！我們做了十多年手足，你沒有對我不住，我也沒有對你不住。我今晚只問你一句話：就是那間合興鹽運公司是不是你開的？——人家都說是你開的呢？」

折尾龍驚住了，彷彿給人家一脚踢中了自己底

隱秘的創傷。他心如刀割眼前發黑，用盡了全身的氣力來把持自己，才不致暈倒下來，他許久才訥訥地說：

「是我開的又怎樣？不是我開的又怎樣？」

「因為現在有人要幹掉牠呀！」

「什麼？誰要幹掉我的世界？丟那媽，誰呀？」

「折尾龍突然狂叫，好像給人踏着尾巴的瘋狗一樣。他氣得渾身發抖，一拳打在床上，覺得煙盤裏的煙托煙盅和烟捲子等都跳起來。」

「許多人都想幹掉牠。」獼馬松冷靜地答，又

重新躺下來；但眼睛却緊緊地監視着折尾龍，把右手伸進大腿裏。「對於這開合與公司呀，那一個不恨得咬牙切齒呢！唉，老折，你怎麼越撈越霉啦！難道你一點都沒聽過人家底話嗎？」

折尾龍仰着臉，兩手抱着膝頭，呆木地坐着，好像化石一般。

「唉……！」許久他噓了一口氣，顯得有點垂喪了。「總之是爲勢所迫，沒有辦法。假如你老弟做到我這個地位，也會和我一樣的。現在這個世界

，錢就是一切；要不是有點錢，你叫我靠什麼作胆呢？靠什麼做人呢？……」

「錢麼？錢是人人都愛的；我也愛。——丟那媽，哪一個不是爲了它才出來輕身拚命的？……不過還有個分寸呀，不要『搶乞丐碗裏的飯吃』呀！」

「莫了吧！」折尾龍把臉孔埋在膝頭裏，羞慚悲憤地說。「我現在有口難言。你們終之有一天會明白我的。我現在恨不得剖開我底心給你們瞧！」

「誰有空來瞧你底心呢？……」

獼馬松說得一半便不做聲了，只管沉迷地抽着鴉片煙。他一連又抽了三口，就爬起來，掛了槍，戴好帽：要走了。折尾龍留他再坐片刻。他推說有事，要到鎮上去，便逕自閃出房外去了。

獼馬松走後，折尾龍陷在久久的惶惑與悲痛中。後來，就滿腹狐疑：他這麼沒頭沒腦地半夜闖來，又沒有什麼重要事。他試着咀嚼這位老伙伴剛才說的話，就嘗出每一句都是有骨有肉的。他突然敏感到獼馬松無疑是來警告自己，說不定此刻就要動

手了。他反射似地跳起來，一步跨落地，也來不及穿衣服，便氣衝衝地闖出去。但當他碰上一聲開開大開，正要奔出衙的時候，一陣威嚇的公喝好像霹靂的把他嚇昏了。

——「不要出來呀！識事的縮回去吧！丟那媽，莫怪無情呀！」——聲音是從對面黑黢黢的竹林裏飛出來的。

——「這裏有幾支快掣的駁壳在頂住你的！」——另一個尖叫——「你再走出門檻一步，我們就要開槍了！」

折尾龍扶着大門，頓聲喊：
「啊啊，你們……丟那媽，你們……」

四

折尾龍對於合興公司被劫的事件，開頭非常生氣。他罵擲罵松他們不顧道義；擄家幹擄家的世界；又毫無手足情份；不預先和自己商量過，就猝然下此毒手。他本想抓他們幾個回來能給上頭去重重地懲罰一下的。但後來事情過去，這口氣也漸漸下

了；而且想到自己以前何曾不是這樣狠心劫掠有錢的人，現在人家劫掠自己，也不過是現眼報；如果自己動不動要報仇，那麼人家也會報自己的仇的；如此冤冤相報，何時了局呢？所以當上頭責承他破案緝匪的時候，他就想：

——捉他們幹什麼？要捉吶，通通捉回來都可以的；不過以賊捉賊，未免給人笑話。由得他們發財吧。「財散人安樂」，這間公司既然惹出這麼多的是非，現在倒閉了也好；人家再不會這麼恨我了。況且錢總可以慢慢設法弄回來的呀！

過不了幾天，他就在鎮裏一間祕密的賭館裏遇到擲馬松。——他伏在攤檯邊賭攤，折尾龍從他底跋扈的頭髮認出了他。便走到他的背後，捉住他底臂膀，低扼地說：

「喂，擲馬，你這麼大胆，來送死麼？」
擲馬松一看是折尾龍，嚇得發狂，立刻動手拔槍。

「丟那媽，你瘋了麼？」折尾龍按着他底手。
「我爲什麼要捉你呢，快滾吧！永遠不要到金沙鎮

來吧！給那些梁弟見到你，就糟了呀！我現在也保不往你啦！」

然而，就在他私放驢馬松這一天的晚上，他半夜裏聽到從遠處傳來繼續的疏落的槍聲。——在金沙鎮聽到槍聲是慣常的事，不大引得起人民的注意的。——第二天早上，團部特務連一個排長和一個班長來請折尾龍到團部去，說團長有事和他商量。折尾龍以為有什麼緊急軍務，便換了軍裝，匆匆跟他們去。誰知團長的臉色非常不好，一見面就沒頭沒腦地問他：爲什麼擺出這樣的事來？折尾龍以爲昨天的秘密走露了，嚇得目瞪口呆，站在這裏，好像一截木頭。

「我！我沒有擺過什麼呀！」他囁囁地說。
「哦！擺出這麼大的事情來你還不知道嗎？」團長氣虎虎地盤立着；語音充滿了懷疑。「哼，你們這些什麼團隊，都是一團糟；戰時不能打仗；平時只會在後方搗亂，專門破壞秩序。——就是你們隊裏的那個驢馬松（你曾經在我面前担保過他的。）」
「哼，好了，他現在就擺出事情來了：你們上頭昨

晚上鄉捉賭。他這個傢伙竟敢拔槍拒捕；而且鳴鑼聚眾……」

「驢馬松嗎？他跟我鬧翻了！」折尾龍搶着叫。他這個傢伙最豈有此理的！我頂討厭他！他老早就離開中隊了。——這個不關我的事呀！」
「你爲什麼不向上頭報告？」團長板着臉孔問，完全沒有同情。「現在上頭最懷疑你……」他說到這裏，就大聲喊特務連的連長過來。

連長把折尾龍帶到自己的房間裏，派了一個衛兵在門口：把折尾龍扣留起來了。

折尾龍以爲這一次一定完蛋了。他細心地玩着這種死的恐怖和心理，覺得也太簡單，實在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可怕的。但他一想到自己扣留在這裏，連老母妻子都不知道；自己臨終也不能見她們一面，沒有半句遺言；心裏就非常難過。而且這是完全不關自己的事的，是人家連累自己的：這麼無端端地送掉了性命，真是死也不眼閉的……他顯得異常怯弱，差不多要哭起來；但想到「大丈夫流血不流淚」，才竭力忍抑着淚水。

他向連長探聽這件事情的真相，才知道獼馬松的！丟那媽，通通！

於是他就廣購線入，偵緝獼馬松的行蹤。他極力對自己否認這是「鬼頭存」的勾當；而固執地想着這是爲了國家民族的理應的舉動。

一天，線人向他報告：獼馬松躲在附近一個鄉村的一間二等煙館裏。折尾龍就立刻帶了幾個心腹的兄弟趕到那裏去。他叫兩個兄弟跟在自已後面，其餘的在煙館外面警戒。獼馬松躲在屋裏最末的一張煙床土，蓋着大衣。他面向着門口，瞪着折尾龍朝他走近來。但他彷彿失掉了固有的警惕性和疑妒心似的，只靜靜地躺着，沒有爬起來，也不準備拔槍。直等到折尾龍走近床邊，一聲號令，三個人當堂把他擒住的時候，他才像一隻被捉着的公雞似的發狂地掙叫。最後，他被繳了械，而且給反手縛住了。

「丟那媽，你獼馬松害得我够了！這次我一定不放過你！」折尾龍一走出團部大門口，就憤恨地高聲對自己說——不是我先對你不住，你從開始就搗我的蛋，專門給苦頭我吃……這樣伙完全是賊性未改的。在這抗戰時期，還在後方搗亂，破壞秩序，就等於漢奸一樣：這種人應該通通抓去槍斃

去再說吧。」

「丟那媽，要是我知道你要來捉我，我早一槍把你打死了。」獼馬松冷冷地說。

「沒有辦法，對不住都要來一次了，老友。回去再說吧。」

「沒有辦法，對不住都要來一次了，老友。回去再說吧。」

折尾龍把癩馬松解給上頭去之後，漸漸就有點後悔了；總像偶一不慎，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一樣。他很想向上頭講情，將這個老伙伴從輕發落；但今時不比往日，爲了「事避嫌疑」，他始終不敢出頭。

五

一個月過去了，是寒峭的春天。

這天，正是折尾龍收復金沙鎮的週年紀念；同時是癩馬松判處死刑的日子。上頭因爲癩馬松身爲自衛團的分隊長，平日在金沙鎮橫行霸道，作惡多端，所以這次特地派了一小隊警兵把他解回金沙鎮來執行；而且故意派了何龍做監斬官。

這個任務使折尾龍非常非常難堪。他實在沒有辦法促使自己到中隊部去。他彷彿一個避債的破產商人一樣躲在家裏，縮在床上，蒙着厚厚的棉被，閉着眼睛，強迫自己彷彿一條虫似的隱蔽在黑暗的世界裏。他渴望能够睡去，就是從此永遠不再醒來也好。這樣可以使自己不見而且忘記了這難堪的一

切。但是，他不能夠這樣做，癩馬松底音容始終顯在眼前：他一時警罵着，一時怨對着；一時又熱切地談論着許許多多撈家的行徑。於是折尾龍甜蜜地玩味着他們倆過去無數患難的經歷，嚮往着這位老伙伴生平底英雄事跡，從而在淒惶的心裏喚起了一種最大最高的手足之情。他開刻毒地斥責自己不該如此短情薄義。他毅然決定自己必須去見癩馬松，問問他在臨終之前有什麼遺言囑託交付給自己。

折尾龍惶惶地走着，變得異常多疑和敏感。他覺得路上每一個人都用駭怕和責難的眼睛看着自己；而且他斷定他們一定在背後指手戳肺竊議着這件將要發的又羞又恥的事情。他趕到青雲書院中隊部門口，被一羣在那裏圍堵着窺看的嚷嚷鬧鬧的人擋着。他胆怯得不敢排開他們，不敢喊他們讓路。當他正在那裏踟躕躊躇，要進不進的時候，不想觀衆發覺他來了，就突然沉默起來；而且立刻閃開。

——大家把一個折尾龍當做可怕的魔鬼似的。

折尾龍鑽進書院裏：只見癩馬松在五六個攢槍的警兵的環繞中坐在天階上。他全身給繩索緊緊地

網茶得好像裹蒸粽，頸後斜插着劍形的標子。他底

面前擺着一碟燒肉。一個警兵蹲下來舉起一碗燒酒

送到他底唇邊，又來了一塊燒肉塞在他底嘴裏。折

尾龍閃閃縮縮，不敢認真觀看。他眼前彷彿有一重

雲霧，神志夢一般的迷糊。他幾乎不能相信這麼一

個完全失掉自由，沒有半點活力的死囚，就是那生

性跋扈頑強的自己底老伙伴。但獺馬忽都突然用脚

踢開面前的碗碟，屈着一條腿站了起來。他底灰黑

的長臉被過度的酒量渲染得紅噴噴的，而眼睛却可

怕地發白。他呆呆地瞧瞧四周，用冷硬得如像石

頭似的聲音說：

「去吧。哪一個是射手呀？要弄得乾脆一點；

最好能够一槍過，省得我多捱一刻痛苦。」

警兵們面面相覷，不敢做聲。那個負責押犯的

警兵隊長走開來，把獺馬背後的標子移正一點；

打算動身了。折尾龍擠出全身的力氣，一步跳開來

，惶亂地叫道：

「喂，兄弟！你有什麼話吩吩咐呀？」

他不知自己說了些什麼，好像一陣狂風從口裏飛出

去。

「有什麼好說。你不要妄想吧，當心人家『宰

大關雞』吧！——有香煙拿支來！」

折尾龍手震震地把一支老刀牌插在他底嘴裏，

又塞着火柴；但好幾次差不多錯織在他底唇上。獺

馬松了松了他一眼，猛力吸了一口煙，就將牠吊在上

唇邊，突然嘶裂着嗓子，沒頭沒腦地喊起那支從前

流行在勞苦羣中的「惠好歌」來：

——講到放火殺呀——人，

我們全不手震！

梁山泊上，

都只爲有氣呀難——伸。

他唱得全身發抖，彷彿體內給猛火燃燒着。

自古道：「有恩不報非君子；

有仇不報非王呀爲人。」

他哇的一聲，將肚子裏的酒肉都吐了出來。他脚步虛浮，跌跌宕宕。兩個警兵過來要捉住他底手臂；但給他拗開。折尾龍給這支舊歌激起了過去一切酸甜苦辣的回憶，他底神魂就如這臨刑的伙伴一樣無主了。他在恍惚之間覺知警兵槍上的刺刀開始凌亂地搖閃着，獏馬松搖擺擺地走出去，門口的人衆也隨着湧動了……

「喂，何中隊長，去吧，你是瘋了呀！」警兵隊長走過來碰碰他，打趣地說。

「哦哦，是的，是的，我……」他回頭看見自己的副官站在旁邊，便對他叫道：「你替我走一遭吧！」

「你去吧，上頭叫你去的。」副官不願意，一面扭歪身子。

「什麼上頭不上頭，我叫你去就得。有什麼事情都包在我身上。呃，代我去吧！行行好心吧！」他竟然做出乞求的神氣。「你馬上買一副棺材，立刻把他埋殮，不要曝露太久，使人難看。」

——用血肉來做本呀……錢，

你不要說是老襯（容易上當的傻瓜）；

我們光明磊落，

何須欺鬼騙……神！

獏馬松底含糊沙澀的叫嚷凌蓋着單調無情的執行槍決的號音和哄哄的雜踏的人聲，慢慢遠去了，沉息了。漸漸地，漸漸地，世界啞默了，凝定了，僵硬了……突然，一聲七九槍的尖銳的叫聲，以無比擬的沉痛直鑽入折尾龍底心中。

「呵喲！……」他彷彿覺得這槍聲就在自己體內爆炸開來，自己炸成灰燼了。

漸漸地，漸漸地，哄哄的雜踏的人聲又從遠處慢慢移回來，移回來。折尾龍感到牠有一種極大的硬度和熱度，要是自己給牠碰着一下，也會變成肉醬的。他正想逃避，一個勤務兵跑過來攔着他說：

「縣長叫你聽電話。」

「什麼？他叫我做什麼？」折尾龍驚惶地問。不知道。他叫你親自去聽電話。」

折尾龍奔到電話機旁抓起聽筒。

這時，街外的人聲已經臨近。有幾張憤激的臉孔出現在門口。

——「你是何中隊長嗎？」——電話裏叫道。

——「你今晚派一班人來，要配備輕機關槍……」

「捉賭麼？」折尾龍問。

——「不，剿匪呀！」

「什麼？剿匪？哪裏的匪呀？吓？」

門外有人罵道：

「死得不值啦！死在自己人的手裏呀！」

「枉你是一個大撈家，丟那媽，全無義氣！」

——「這個在電話裏不便說。你今晚依時派人

來好了！」

他扔掉電話聽筒，好像被透的窮狗似的直竄入第二進的「隊長室」裏。他渾身顫抖，發着哀鳴：

「呵呵，我死了！呵呵，丟那媽，我快要死了！」

他又一把抓了桌上那面半新的圓鏡，咬牙切齒地自咒道：

「丟那媽，待我看看你折尾龍現變成一個什麼樣的鬼東西……你是一個衰仔！一個沒義氣的契弟！」

他極度憎恨地罵罵着。彷彿鏡中人不是他自己；而是另外一個他生平最最痛恨的仇敵一樣。

一九四二，五月於桂林。

陰

濕



劉北汜

落着雨。茶鋪裏浸滿了煤煙味，沸騰的水的竊聲和話聲。可以從黑舊的牆壁上發現懸掛了多久的

枯蘆蘆子，艾蒿，黑了的紅布製的猢猻，冒着油漬的乾肉皮。從遠方，斷續地滲來一種單調而低沉的叫嚷。

茶鋪的老板靠着黑舊的牆壁站着，從耳邊垂下來的頭髮，蓋着他的發青的滿是搖鬚的兩腮。

李子魁對面坐着的一個老人，生着紅潤的臉，單薄的耳朵。時時咳着，嚼着八卦丹，牙齒奇凸地埋在紫色的嘴唇中間，鏘了似的發着咀黃色。

李子魁呆望着這個老人，心裏想着：「這種人活着有什麼味呢？……」

他很仔細地看了老人的眼睛，老人的面色。發現了面前的一些臉孔都是可怕的，茶味是苦的。他不愉快地繼續想了下去，在地上擦着沾在腳上的污泥。

「聽說你要討老婆了，李子魁，不假吧？」

李子魁的耳朵熱了起來，覺得有許多眼睛盯上了自己的背脊。他聽得出這是茶鋪老板的聲音，但他仍然把頭轉了過來。

「誰說？……」

「小老五呀！」茶鋪老板輕佻地回答，搭在耳梢上的頭髮晃到了鼻梁上。

「她聽得不好，不要亂說……」

李子魁有着尖削的臉形，面色蒼白着，沒有光彩的眼睛上面總像蒙着塵土。

屋子裏混懸着煙和茶的氣味，昏黃的燈光中間露着密集的發紅的臉孔。雨已經小下來，沿着籬腳還際着小水滴，沾着燈光，又在地面上迸裂開來。

在另一個角落上聽得出說書先生的低啞的談話聲音，有許多隱隱的眼睛在昏暗裏閃着光亮。

一個拖長的叫賣聲在街心蕩了過去，餘音戰抖地落進了空氣裏，又潤進了小茶館內部。有人唱起一隻古舊的歌子，啞啞地唱，盡力提高着嗓音和速度，聲音有時斷了，續起來的是放肆的笑和叫嚷。一些紅紅的面孔在那裏幌動着。

當說書先生用力在桌上拍着撫尺，神色怠倦地要人們安靜下來的時候，一邊翻動着白眼珠，如像一些字是從眼裏擠出來似的，他緩慢而斯文地說了下去：

「閒言少敘壓靜——」

同時，沉重地用醒木拍着桌子，端起茶杯來。

說書人是一個乾癟的老人，額上只包着油亮然而鬆弛的皮膚，疏落的頭髮。李子魁嫌惡這張猙獰稀薄的面孔，他從帽簷下面向着對面注視着，緊緊

捏着手裏的報紙，一邊揉着牠，心裏懷着冷冷的憤恨和嫉妬：

「全是胡說……」

他消耗了大部分時間在茶鋪裏面：給不能看報的人讀着報上的消息，代人們寫着來往信件，呈文。却只有在說書先生在場的時候，他才覺得自己的地位減輕了，而露骨地仇恨着說書先生。

「爲什麼要聽他胡說呢？」

他嘆了起來，之後他覺得心裏閃過了一種愉快的，解放的思想，而且顯然的，因爲意識到自己話語的有力而感到微小的滿足。

行人沿了店鋪的簷下走着，在人們溼着的肩上游曳着曖昧的亮光。潮溼的電桿上有一種晦倦的迴響過來。

煩躁的聲音又漸漸起來了，人們都變得嚴肅了，用閃光的眼睛望着四周。人的昏暗的影子在牆壁上飄動着。從門口望得見街道。新的客人在湧進來，茶爐吱吱叫着，有人拍着桌子，不耐煩的聲音喊

着：

「聲氣小點嘛！」

「噤，聲氣，」李子魁輕蔑的想，覺得有什麼溼膩的東西隨了說書人的聲音緊緊把他包圍了起來。

他望見說書先生的褐色的眼睛正在望着他，凸着太多的白眼球，臉色中帶着疲乏，嚇啦嚇啦的說着：

「……這母女二人到了法場之上，但見得風雲蔽日，飛沙走石，忽地里竟噓一聲袍襖，這就——」

李子魁聽着而且不自然地笑着。這吵啞的聲音又突然中止了。他覺得惱恨這些人，嫌惡人們的聲音。他有一點懊悔地想着關於說書先生的事情。

突然，說書人用力把手裏的醒木拍了一下去，提高了聲音，左手向外一推，做了一個砍擊的樣子，嘴里說：

「啦啦……——噤！」

「砍下來了！」

米綫店老板自作聰明的說，坐在前排吃着葵花

子。在黯黯的燈光底下映着他的冬瓜樣的大腦袋。昏昏遮蓋着茶鋪的內部。映在壁上的燈光搖蕩着，穿梭着，有人在擠着走出來。

「這一刀不要緊，」說書先生用比較和緩的，放低的聲音接着：「却嚇昏了那個小蓮芳。……」

同時，睜大了眼睛看着前面的客人，一面用扇柄敲着自己的額頭，改換着口氣說：

「你道怎麼着？嚇！」他唱下去：「這一驚不要緊，這就牽扯了周員外家裏幾個幫工，這就——」

「這就作了小寡婦啦！」

米綫店老板說着，色情的聳了聳肩。接後，用舌尖潤潤嘴唇，拍着自己的膝頭：

「我日他個球子？……」

一邊繼續浪蕩的笑着，搖着黑色的大腦袋。停了停，他又繼續用他的帶着睡意的眼睛望着說書先生站着的那邊。

「說下去呀！」

他的下頰向前蹙了起來，爲了等待，靜默了。李子魁憤憤地用拳頭在桌上打着，茶杯跳了起

來，水溢到紅色的桌面上，低低地着：「見他參鬼
嚇……」

米錢店老板坐直了起來，吃驚地看着李子魁的
臉。

「……恩我，是不是？」

他把赤着的脚從凳子上移了下來，穿好鞋子。
臉色變紅了……

有人問着李子魁，站到他的身邊來：

「怎樣，報上說什麼？」

「聽說敵人要進攻邁西了，調來十萬兵……」

「美國飛機到底來沒來，這報上有麼？」

有人在背後說：

「據說我們有二百萬開過去，打頭陣……」

「謠言！」李子魁把手裏掩折了的報紙展開來

：「報上不說這個！」

「那麼我們這裏的飛機不是美國的麼？」

李子魁把報紙展開來，看着，不在意的懶懶的

說：

「是倒是，但是……」

「但是你老子的雞巴！」

米錢店老板已經氣昂昂的站到李子魁的前面，
要廝打的樣子。可是立刻他又被七八張手掌推回了
原來的坐位上。他不再出聲了，只用有力地敲着杯
子。

「……原來這一天到了一位王員外……」

說書人的醜木演續地在桌上拍着。

「但是，我們不能那麼說，」李子魁加重了聲
音，眼睛看着面前的幾個入，極力避免把臉孔扭到
米錢店老板坐着的方向：「在歐洲，英國同美國，
那些外國人就在乎這個，軍事秘密，嘴，一說，好
，上斷頭台，老哥！……中國漢奸多暗，爲什麼呢
，就爲了懷氣，教育不夠，民衆組織不好，上層呢
……」覺得話談遠了，想把話收回來，硬很費力地
嚥着口沫，一面留心看着每個人的面孔。「所以，
」他接着說：「我們不能不想思想再說，飛機是
那國造的，說出來，秘密就洩漏了，從前……」
被這回答激怒了，問話的人便憤憤地叫了起

來：

「那麼我是瞎了眼睛問你的麼？」

那邊，隨着說書人拍擊醒木的聲音，起來一種嘩笑的聲浪，人影在幽黯的牆壁上晃動着。有人在低低的哼着，這哼聲又被笑聲迅速地湮沒了。

有人問：「那麼那位偷花的白吃了豆腐麼？」

說書人把眼睛一睜，高聲說了一個「着」字，把腿從凳子上移到地上，臉孔緊張着，用扇柄敲敲左邊的手心，大聲說道：

「白啦！」

笑聲平靜了的時候，在喻亂的，低囁的聲音中間衝出了茶鋪老板低抑然而清楚的聲音：

「姜大哥，收酒錢了吽！」於是他向坐着的人叫着：「坐高坐低的，那個聽書的是龜兒子不出酒錢！……」

從黑黝的棚頂上迴蕩着笑聲，雖是悶着，人們反而笑了。茶鋪老板多半是把手一伸，用兩隻模糊的眼睛瞅住了另一人的眼睛：

「拿！姜大哥的酒錢！」

這時說書人也照例的不唱了，走下來，沿着另

一側收着每位茶客應該出的一份聽書錢，却照例不收李子魁的。

李子魁自顧吃着茶，頓仰着，看着屋頂。老說書人的沒有光的多皺臉的臉龐使他聯想到了死人。

他捻了一隻漏斗形的煙捲，燃着了，一邊看着噴出的煙，一邊用卑棄的聲音繼續着他的話：

「外國人罵中國人，就罵的這幫老不死，活着礙事，死又不情願的人。……」

「誰作興死？又不是傻子！」

問話的人如遇了最稀奇，最不可能的事，等待着。

茶鋪老板倒完水，又從外邊折回來的時候，經過李子魁的身邊，低聲說：

「你要唸報，明天買份有趣的，沒好消息要假造一些，找人們要聽，能笑裂嘴吧的。……」

李子魁的臉色變紅了起來，覺得茶鋪老板在污辱他。他不能造謠言。

「什麼是好消息？」

他的激怒使茶鋪老板震驚了一下，但立刻又平

靜了，笑着說：

「使人們笑的，或者哭不成笑也不成的。……」

「婆婆娘養漢比打仗有趣，有人笑，愛聽，你是這意思麼？」

「隨便你！」茶鋪老板覺得不自在，蹙蹙地說

：「消息沒人聽，除上一輩子報有子用處？茶賣不出去，我還撈你鬼兒子的錢！」

「隨便我才好！」

李子魁疲倦的回答。臉上染了更深的紅色。在映着燈光的額角上面起着一條條黑色的凸起。

看不清的街對面店鋪後面的天空中，在聚集着更濃密的雲，大雨在孕蓄着。沿街道後面立着的黑鬱的尤加利樹刻，時時有成團的白色烟氣滄落過去，失了知覺一樣默默站着，有時又浴了淺淺的燈光，在黯淡的天立中突出着。

斜過去，乾草藥店門口的紅葫蘆奇特的伸進了街的上空，單調而低低地反應着沙沙的雨聲。

不斷地響着說書人的醒木聲。人影在灰白色的牆壁上幌動着，照擾而興奮地變動着姿勢，預備迎

接偉大的變動一樣。在所有的頭上突起着說書人高聳的，然而削瘦的影子。

彷彿不是在低陋的茶鋪中了，說書人咳嗽了一下，用嚮亮的高音繼續着：

「這王員外……」

醒木拍着桌子。

「拍！」

一揚手，說書人笑了，伸出兩個手指頭來。

「……一聲號令，打南就跳來兩個穿着大紅棉襖的娘子救兵……」

人們的眼睛追着說書人指尖上的燈光。

突然，爆發一樣地，沒有拘束的笑聲響了起來，人影搖動着，凝成的黑暗被攪混了，燈光在人影間擠動着，隨後，一個拖長了的聲音嚷了起來：

「好——！」

說書人繼續着自己高亢的嗓音唱着，用黝黑的眼角望着聽衆。人們沉默着，嘴裏吐着淺灰色的煙圈。茶鋪老板再一次地爲人們倒着水，臉上全是黑污的烟漬了。

繼續落着秋天的污穢的雨。沿途澆的水溝中，流着混濁的積水。在黯黹的天空中聳立着城樓的黑色而模糊的輪廓。

城門洞裏面的路燈在前面閃着暗暗的光。街道上積着深的污泥，鞋子完全濕透了，冷冰的感覺從腳下昇到了李子魁的頭上。

「秋天了，……」

他低下頭來，打着冷戰，想到秋天好像突然襲着他似的。褲腳冷冷地貼着他的下腿，微微癢着。他回到了自己陰暗的小屋裏，過了兩點鐘，又被一個抑壓的聲音喊醒了。一股陰冷的氣息隨了進來的人裹進來：

「我，姜大哥。」

雨大了，從門縫聲出去，天色是晦鬱的，沉濁的。雨滴清晰的滴着地面，簷角水小水流一樣地傾瀉下來，成爲了連續不斷的的小的急流。

兩個人分據在兩個不同的角落上，吃着煙。

「城口那裏有水汪着，給我踏着了，脚這陣溼得癢癢的，街角那裏也有水……」

「我一回來就睡了。」李子魁說，漠不相關的用被角蓋了蓋自己赤着的腿，沉默了起來。

「我不能多走路，」說書先生對着醫生訴說病狀似的說着：「起先還以爲是有了病，其實人老了，現在才知道，幾步路也懶得走，這是老了，我看你要硬實多了，不是麼？……」

「怎麼？」

「我想編一個新唱本，」說書先生吮了一下嘴唇：「人們都愛聽新玩意兒，可是我，腦子舊得很，……你知道我不是總唱着那些舊調子嗎，其實，我早已經厭惡了。……」

李子魁的脚尖揉着地上的一件軟的東西，冷冷的回問着：

「你說什麼？」

這樣的談話使李子魁興奮了，彷彿做了一次報復。一種勉強的笑滑過了他的臉上。

「這樣，」說書先生比劃着：「我想請你幫忙

，他暗示着：「我老了，我講話都是費力的，可是，多少人都等我說故事呵，……」

說書人自己嘆息着，背脊靠着溫潤的牆壁。

電的閃光在窗格之間划行着，映出了兩個在薄亮的小房間中的瘦削的影子。

「……我因此想起了你。」「子魁，」我想着，就想這麼拉住你老兄說：「替你老大哥捉摸一些新名辭呵，不然，老哥得見閻王去了。」於是我來了。……」

在黑暗裏的說書先生的影子向前傾着，像預備攀扯什麼的樣子。李子魁覺得沁進了一陣爽快到身上。

「這樣也好，他找上來了。……」

他高興的想，覺得自己和說書先生的關係在這一個短的時間裏完全改換了。「可是，」他繼續想着：「我不能讓他也高興的。」

他看了看，在黑暗中的說書人的臉孔，於是，帶着一半的諷刺和嘲笑，問着說書先生：

「你不怕我會搶你的飯碗麼？」

說書先生扭着自己的手指。

「不會。」

接着，像爲了掩飾自己一種不快的預感似的，說書先生站了起來，重復着同樣的話語：

「自然不會那樣想……」

想了想，又塞了幾張票子在李子魁手裏：「可是，你不能說出來，……」

他走了出來。在狹狹的街道中間還閃着一兩支薄暗的燈光。瓦壩上有着雨水反出的光亮。當閃電起來的時候，可以看出街道中間異常的泥濘，在傾斜下去的街道上流着混濁的小水流。穿着黑制服的警察在街口呆呆站着。一個昏暗的，微紅的燈火不知什麼時候走進城門裏了。

「糯米稀飯——！」聲音是跳動的，拖長的，像雨。

說書先生在賣粥稀飯人的担子前蹲了下來，雙手抱着發熱的碗。熱騰的稀飯在他的嗓子中間滑着。他感到一陣熱，李子魁的嘲笑的聲音在他的心裏響着：

「飯碗麼？……」

他想着，突然覺得這幾個字變得滑稽可笑了。

一些不能確實的思想都飄過了他的心上。他想起來，李子魁那間陰溼的小房間，李子魁的沒有光的朦朧的眼睛，使李子魁的面孔顯得更加蒼白的帽子，李子魁的一雙纖弱而枯萎的手。

「那是女人的手……」

於是又彷彿他自己坐進了那個潮溼的，有一種窒息人的氣味的房間裏，在他的面前，李子魁消了床消坐着……

他整整帽子，異常不快地離開了賣稀飯人。想到他會需要這樣的一個人幫助自己的生活，覺得非常難堪。他毅然地加快了速度走着。他應當救他自己。

遠處，在雨絲的朦朧中間浮着幾盞暗淡的燈火。街道的上面伏蔽着黑黝的天空。夜靜了，在後面，似乎在拚着最後的力喊着賣稀飯人漸漸走遠了。

茶鋪的門仍然開着。他看到漸漸熄滅了的火爐

，和在茶爐前面忙着的茶鋪老板的背影。茶鋪的內部是冷清的。

他在茶鋪裏面站了有十分鐘，點着爐子。

茶鋪老板冷靜地聽着他的話，撫着搭在耳邊的頭髮。「自然，我並不高興他來，」茶鋪老板緩慢地說，「可是，我會想法子的……」

茶鋪老板開始上着柵板。臉孔被一層暗影蒙着。

「……告訴他，我是不講理的人。」說書先生莊重的說，走進黑暗的街道去。

茶鋪老板搖搖頭，又猛地把柵板蹲了一下，開始摸索着窗上另外的木槽。光線從柵板的隙縫間射了出來，在泥濘的街道中間劃了一道模糊的影子。

雨包圍着街道。雨滴悲涼地落到地上，屋瓦上，起着不愉快的回聲。在前面，完全是夜了，已經沒有了燈光，沒有了朦朧的霧和朦朧的聲音。

二二

李子魁站在茶鋪中間，在地上擦着沾滿了泥濘的鞋子。

外面，陰暗的天空似乎降得很低了，就和對面鋪房的屋頂接壤了，一片灰色，沒有稜角和凸起的灰色在蔓延着。

茶鋪裏面塞滿了冷落和煤煙的氣息，幾個人圍着逗弄茶鋪老板的孩子。

他把原是披在肩上的黑棉大衣披了起來，扣好扣子，擠到人堆裏去。孩子正在拍皮球，污垢的面孔後面張撒着亂蓬的頭髮。他截住了從孩子的手裏跳開的皮球，邊彎下腰，頭搖着，同時用拿着皮球的手在孩子面前搖晃着：

「……那個說有銅扎，鉄扎，咳！我說我有螃蟹夾夾；那個說有大砲，銅砲，嘿！我說我有前脚後脚；好吧？……」

孩子揮開了，用脚向李子魁的臀上踢去。

「舅舅麼！」

孩子一扭頭，往後退着說：

「舅子！」

「舅子碰球了，鼻子挨着一道眉毛。……」
他大笑了一陣，孩子走掉了。茶鋪老板笑笑，把揣到眼前的一縷頭髮拂上去。

李子魁爲自己倒了茶，燃了一支烟，選一個靠近爐火的桌子坐了下來。他覺得很氣惱，彷彿自己就飄浮在外面那種灰黯而沉重的顏色當中，胸中起了從來沒有過的陰冷和寂寞。

這使他害怕了。

他厭惡地看着走近他的茶鋪老板的孩子，那副醜而討厭的小臉孔，頭皮上聚着的黑色的汚泥，像生着瘡，鼻涕在上唇間垂着，破碎的衣服和赤裸的雙脚。

不知怎麼，他忽然想到死上，在櫃台前忙着的茶鋪老板看來像突然變得僵傻了，可怕了，整個的屋子就像棺材，氣悶，黑黝，太陽不知到那裏去了，空氣裏像拌和着死屍味，水壺不安地叫着。

他想抽烟，可是沒有烟。手指觸到茶杯外面的感覺是不愉快的。

「這老傢伙能信我的話麼？……」他不安的想

若，向茶鋪老板身上搜索着，猶豫着是不是應該說出自己準備了很久的話來，這房子裏的沉悶空氣好像對他太不調和了。他感到厭惡。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他繼續着想：「比方說打仗吧，很可能就一下打到門口來，可是，不看報不知道。……比方物價，比方委員長到印度去，……評書呢，全是瞎造的，全是過去的事，而且，多半，是迷信。……」

他大口的呷了一口茶，爲着清清自己發癢的喉嚨，和厭任心裏不確定的勇氣。他把身子轉了過來。

忽然他發現茶鋪老板不在了，不知什麼時候出去了，代了茶鋪老板的地位的已換了老板娘，那個有一付厚得可怕的嘴唇的老婆娘了。那個討厭的罵人的孩子站在她旁邊，手裏還是那個污舊的小皮球。水壺上冒着白氣。

他覺得受了侮辱了：「這真是玩笑。……」

他痛快地站起來，想立刻走出去，到黑暗裏

去。

「也許過一會他就回來吧。」他又想，於是又坐了下來，煩惱着。

茶鋪老板並沒有很快地就回來。李子魁也不再希望茶鋪老板會回來了。他心裏亂得很利害，湧起了許多人的面孔和許多奇怪的問題。他蹣跚起來，悵然地走出了滿了煤烟味的屋子，喝多了酒似的。

他決定去找一個女人。他走得很快，小女人的影子在他面前星花一樣地抖動着，在跳起來，在笑；那樣小，那樣結實。那樣的話聲蠱激起一股顛簸的感觸透過了他的身上。她的窗上到夜晚就會映上那盞路燈的光，會一直亮到天明。……

他模糊的望着燈光想着：

「……人家在說你要同我結婚了，我的……小……傻子。……」

他放慢了脚步，心裏突然困惑了起來。他想了想他們的關係。想起了小女人的熱辣辣的手。可是，很快地他又爲一種不愉快的情緒繾綣漫住了，他幾乎叫出聲來，他不敢再去想她，他害怕落在她頭上的那個不名譽的名字。想到別人已經知道了他和這

個下賤的女人的往來，他感到可恥而憤怒了。

他恨恨的抓著頭髮，停了下來。突然，他迅速地回顧了一下，又把面前的小門推開了。

小屋裏沒有燈，都塞滿了茶油味。映在窗上的燈光，是淡淡的。小窗口上堆積着瓶罐，影子在窗格間凸出着。

「我這房子下雨漏了，東西都糟塌了，上次我要你同我租房子，這房子已經有一堵牆要倒了，米也受潮了，……」小女人說。

他微笑着望着女人的臉孔，搓着手掌聽着。

「我不能睡，」小女人繼續說：「我常常睡不好，前天我們這兒捉賊，恰好你沒有來，……那天落雨，我的衣服全溼透了，我剛從街上回來，突然看見他們跑了過去……」

「賊麼？」

「……那天我的鞋子全溼了，還有，我還戴了一頂帽子。……」

她放了一隻手在李子魁的肩上，睨視着李子魁的發紅的眼睛。

「可是那天你沒有來，你辦公去麼？……」

她的非常熱的氣息在他的脖頸上爬了過去，帶着潮氣泛過了她的臉上，身上。

「你沒有忘記我，是吧？……你不會的，你不會，是嗎？」

他看着房子裏陰暗的角落，黑的棚頂。覺出了她的發戰的胸膛在自己身邊起伏着。

「太熱情了你要吃虧的……」他想，凝視了一會她的看不清楚的面孔。他突然覺得自己曾在這樣的一個女人面前說謊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我不能再繼續欺騙她，我應該告訴她我什麼也不是，不過是窮光蛋，當聯保主任不過是我假造的……」

然而當她問起他的事情是不是做得逾意的時候，他的話又哽住了，起先那種可憐她的心情也完全失掉了，成了一種淡漠的關心。她的帶着渴求和希冀的聲音只是鼓勵了他的說謊。他感到從這女人身上得到了一種暗目的滿足。越是她的話語裏面表示了他過多的希冀的時候，他越覺出了自己的高貴

來。這小房子裏的世界就是他的，他佔有着一切乃至這個女人的一切。他因為這個女人的可笑與愚鈍而感到興奮和鼓勵；他的胆量增大了，一種極其自然的欺騙他的感覺隨着也擴大起來。

「她迷上了。」他想。於是，在這一瞬間，他覺得突出在黑暗裏的女人的面孔變得可笑了，女人的閃着微光的眼睛變得像鼠眼了，完全是討厭的。

「以為我喜歡你嗎？……笑話！」

可是他並沒有把搭在自己肩上的女人的手挪下去，相反地，他多少地還感到一點歡喜，喜歡帶給他的那種異常的溫暖的感覺。

「昨天我也盼着你來，」他說：「我找你幫我弄米，今天早上我差一點沒有吃的。……你沒有來，我怕是你的事忙，不然你會來的。我望了你是足一天。……」

「我太忙了，我又要睡了。」他看了一下女人的眼睛，心裏暗暗笑着：「這傻子，當真信起我來了。……」

女人振發着，撫摸着他的頭髮。

「你真好。」她戰抖着說，爲了希望他說話，不再說下去。

「我早就不想幹什麼聯保主任了，將來鎮長辦公處是一間大房子，有許多馬。……」

「兵呢？」

「也有。」

「每人有槍麼？」

「有一百隻。」

「假如……」女人的話說了一半又停住了。

「假如什麼？」女人的話他聽來是有趣的。

「假如我到那大房子裏找你呢？」

她笑，擺着頭髮。

「那時候，你享福了。」他訕笑着說，心裏充滿了誇大的喜悅和幸福，雖然明明知道一切的話都是爲了欺騙這個女人，一切都不可能，心裏却因此滿足着。「你不必再住這樣的房子，」他接着說：「這是狗窩！那時候我們安電燈，睡毯子，養一隻大洋狗，每天喂牛肉……我養一籠黃雀，坐包車，以後再陞，當區長，主甯，做縣長……」

「那時候你要騎一匹大紅的大洋馬。……」

女的說，眼前起了一片炫耀的火花，彷彿也騎在了馬上，跟來的是一片塵土，在昇起來，人們的眼睛都在縫縫着……

「那時候……」

她還想說下去，可是她的聲音閉塞了，她覺得自己癱軟了，她不再有力量，她顛了手臂捉住李子的手，緊緊捏着。

「那時候麼？」李子魁迅速他說，可是，馬上他又吃驚了，他自己的聲音衝激着他，使他懊惱，祇是感到女人依在自己身上的胸膛跳得那樣急，自己的手被另一隻手抓得火熱的時候，心裏彷彿也同時得了一份喜悅，不再有別的感覺了。他繼續說了下去，完全爲一種模糊的感覺操縱着：「……住影樑畫柱的房子，金色，綠色，紅色，……你整天穿緞子鞋，睡覺有睡鞋……你的頭髮三天洗一回，有許多丫頭叫你大姑奶，給你穿衣服，我呢，」他挺了挺胸：「閒下來便給馬大哥，那個老說書先生編編唱本，他那天就求過我了，以後，他得奉承我，

不然會餓死的，……」

女人沉默着，眼睛在蒼白的面孔上兩只模糊的小窟窿似的對着他。

外面小巷中有人走了過去，黑影在窗口上幌了一下，小屋裏彷彿有了更多的涼意。

他起來點了燈，不知道應該再對女人說什麼好。這可憐的小女人真的相信了他麼？他真的有著活她的力量麼？他們能不吵不鬧的過下去麼？……他苦惱着，不知道這帶着滑稽味的事會怎樣終止。他輕輕拍着女人的肩，望着不動的使他害怕的她的眼睛。

「我怕你……」女人困惑地說，聲音裏帶着戰抖：「……是開玩笑，我想到你只是同我開玩笑，……」

「不，我是……真的。」

他口吃着，急迫地說。爲了使女人信他，他很想把女人愁苦的頭完全抱到自己懷裏來，向她說出自己心裏的話語，她應該快活。她不能被他拖住。這女人貧血的面色和垂到額上的蓬亂的頭髮深深的

使他激動了。

「……我總疑惑，我不信你會喜歡我……」

油燈光不定地在她黢黑的臉頰上閃着，顯出一個出奇的小的面孔。

他沒有動，嗅到了女人頭髮中的一種氣味。這女人完全是靜的，他看着她的脖頸，想起了她的含着下流意味的稱呼，立刻，他爲一種難以忍受的感覺壓迫起來，他不能夠痛快的呼吸了，他怎麼會到這麼一個地方來呢，他怎麼會同這樣出身的一個女人纏起來呢？不是他在夢想着做文書，做師爺麼？

……

他不斷的痛苦的用燃燒着輕蔑的眼光望着女人蓬鬆的頭髮。女人的沾滿了油垢的污舊的衣領使他感到憎惡，感到起一種急於要爆裂的被控制的憤怒。一種最不明瞭的病在他的腦裏揪着他。他戰慄着，下意識地離遠了她一些，心裏完全冷了。

可是，在聽到女人用輕微的聲音呼喚着他的時候，從她的閃着渴求的，無助的光采的眼眼裏，她的充滿了驚悸然而誘惑的身體的轉動，他重又被

控制住了。他的眼睛和竭力搜尋自己的苦澀的眼光遇到一起了。

「小老五，不要那麼想。」

他俯到她的身前，捉住了她的發熱的手。她掙脫了，但立刻又被抓住了。

「你不准再同我開玩笑，」他聳着女人的肩膀，貪婪地望着女人閃亮的眼睛。「不然，我不依你……」

突然，就在她睜着眼睛的時候，他把她擁住了。他狂熱地把自己的嘴唇挨到她的上面去，完全在一種瘋狂的狀態中癡變了。他屈服了，覺得在一瞬間失掉了所有的力量。……

可是，幾乎是同時地，他突然又可怕地站了起來，他感到自己觸到了一個冰冷的，毫無彈性的乾癟的東西，使他厭惡，使他的心中立刻罩上了恐怖。他吃驚地把女人推開，不相信地看了看女人還在張着的菜色嘴唇，揚起頭來。

他站了有五分鍾，沉默地望着映了淡薄而燈光

發着，他仰着頭，使勁地低下唇咬着。

遙遠的地方，在城市的中心，低微的市聲還在繼續着。細的雨沙一樣地撒在屋瓦上。從窗子的破洞中不斷的有冷溼的氣息侵進來。燈火搖曳着，一陣風從窗前滑過了。

他戰慄了一下，發現她的手正在尋着自己的手。她的被抑壓的呼吸在耳邊起伏着，發着混濁的聲音，他依到窗沿上去，把雙手壓在胸墜上，希望能够因此使自己平靜一些。

他想來他的幾個同學。他們的臉孔都糊了，可是他們在他的腦裏朦朧的出現着，和他同了幾年高級小學的的同學都彷彿在他的身邊，許多看不見的眼睛都在跟着他，蹙笑着，嘲弄他，他們在他的腦中飄浮着，在笑。他感到慚愧，也許他們每個人都知道他現在落得這樣窮酸的地步了。可是，馬上他又變得平靜了，甚至覺得自己可笑起來。他想起他的同學們根本就沒有在這個城市中了，他們自然不再會記得他，他們不見了已有多少年，連他們讀小學的那些房子都已經塌了，而且改建過了。

他覺得清醒了些，擺在面前的難題也不再是難

題了，他自然不會要她，她呢，自然也不會同他住在那樣的家裏。她還不知道他的口袋裏是空空的，將來還是空的。他明白一切不過是謊。明白這不是可以用謊話終結的事情；可是，他被一種難堪的慾望抓住了，他握住了尋找自己的她的發汗的手。

「你不會恨我吧？」他變了腰問着她。

「不，不會。……」

她叫着跳了起來，迅速地把自已手臂圍成的圈子套在李子魁的頸子上，捏他，瘋狂地咬着他的脖子，茁長着短硬的鬚鬚的嘴巴。她用雙手揉着李子魁的腮部，弄亂了他的頭髮，在他的肩膀上咬着，一直到他疲憊了，翻一樣軟癱地躺倒在她的床上的時候，她才勝利似的坐起來，愉快地低聲問着他：

「可是你剛才想什麼？」

「想你。」

他說了謊，而且爲了自己的謊笑起來。她却動手翻他的衣袋，捏他的肋骨使他笑。爲了掩飾自己的窮酸，他便緊緊地用雙手按了自已空洞的衣袋，

滾着，壓到自己的身下去。

「小老五，老五，袋裏有縣長的公事，打失了要殺頭的。……」

他喊着她，把她的頭壓在自己的肩上。她屈服了，放鬆了仍然壓在他身下的手。

「那麼明天買九尺陰丹布給我，」她捏着他的肋骨：「明天！」

「明天。……」

他朦朧地說，迷惑地望着蕩在自己眼角邊的女人的頭髮。

四

陰雨的街道躺在早晨的靜寂裏。天是灰色的，混的。在城市的上空浮着的是一種哀傷的調子，悠遠，但是沉重而親切。李子魁覺得重又被這種辨別不清的市聲包圍住了。他在熟稔的泥濘的街道中插着狼藉的步子。他的精神紊亂着，似乎路又拉長了，他只希望能夠靜靜的在床上渡過一些時候，不再想什麼。他期望很快地就能回到自己的家裏。

可是，在剛剛躺到床上的時候，他立刻又陷在一種非常沮喪的狀態中了，模糊地彷彿看見自己在陰溼的小巷裏走着，落着雨，雨和天都是灰色的，膩人的。

「小傻子，」他想着，眼前浮出了小女人的圓圓的眼睛。「你真的相信了我麼？你不討厭我這副窮相麼？……」

他的手觸着了床上一塊淋了雨的地方，他仰起頭看着望得見天空的屋頂。黑黝的屋頂和外面天空的顏色似乎融解了。

「這因為你還不知道我住在這種狗窩相的房子裏，」他凄苦的搖搖頭，笑了，注視着棚頂。「因為你還相信我編的夢啊。……」他敲着突出在床下的凳子，從發潮的棉絮底下抽出一根稻草放在嘴裏。「……子，你要後悔的。」

想到她蹲在小房子裏的生活，他又覺得可憐她。這種為他人的憂鬱使他苦惱了。

「你要好好生活，我一個老實人，……」
於是在迅速地想到他自己有什麼地方虧了那個

小女人，而決心給她幫助，滿足她的時候，他很快地決定着立刻走出去，做一個好人，滿足她。他不能自制的跑了出去，覺得身上的任何地方都在痛楚着。被門洞裏的異常的黑，滑滑的道路，空窄的混合了苦劇味的氣息，在地的墮體的意識裏這一切出現着，又消逝着。天空的灰藍色當中似乎正在散佈的嚴寒降落了到他的身上。過稀的泥濘在他腳下四濺着。

「我大概就這麽過了一生了，完了。」他喘息着，微帶着恐怖想，一隻手覆着前額。他可憐審視着他的潮溼的鞋子。這一瞬間，他發現了自己已經坐在茶舖中了。在他的面前，茶舖老板的油膩的面孔正在笑着，帶着不能說明的愉快。

「怎麼你的腦蓋變亮了啊？」
說着，茶舖老板用發熱的乾癯的手在他的頭上輕輕拍了起來。這使李子魁感到狼狽了，他閃開了老板的手。

「不要講笑話……」
「種種事情，老李，」茶舖老板做着沉思的，

向深處思索的神情說着，李子魁的口呆和焦的面孔使他感到了一分喜悅。「……都有一種歸路，若要人不知道，除非你不作它。可是，不管怎樣，也瞞不住，不管好，或壞。……」

李子魁覺得憎恨這副多繃紋的面孔。他握了拳，冷冷地反問着：心上覺得說不出的不痛快。

「什麼意思？我不明白！」
茶舖老板笑着。

「不明白麼？……」
稀少的客人隨了茶舖老板的微笑着。房子裏爲這種煽動的空氣充塞滿了。沸騰的水的聲音震盪着人們的耳朵。李子魁臉紅了。他站了起來。正當他的嘴唇嚙嚼着要說什麼的時候，被茶舖老板的帶了挑釁意味的聲音遮斷了。

「告訴大家吧！」茶舖老板轉過身子，一隻手伸了出來：「聽姜大哥說我們茶老板也要編唱本，說評書了。大家等着聽呵！……」

茶舖老板調笑的聲音在他的心裏燃燒着，激起了一種不能抑壓的憤怒的感情。人們喧嚷着，他的

蒼白和窮酸現在全然成了人們疑慮和嘲笑的中心了。

「我不喜歡開玩笑，因此——」他吃力地望著人們說，拉長了末後兩個字的聲音，「我也不歡迎別的人同我開玩笑。我喜歡本分人。……」

他感到一種從未有过的昏眩，他很想把自己心裏的話說出來，使這些人明白他不過一時捱拮了，才這麼到茶舖裏混的，但骨氣還是有的，若真叫他對人低頭的時候，他可能就不低頭。

「……因此，我希望我們彼此能得尊敬。……」

他哽塞著，人們恢復了平靜。街道沉靜的對著茶舖的內部。爐火發著紅光，白色的蒸汽在茶壺間繚繞著。在漸漸密集起來的客人間冒著烟，不斷的起著噼噼的響聲。有人開始談著報上的事情。一個用了生鏽的小剪刀修捲著烟捲的老人的聲音昇了起來：

「……聽說，是這樣，美國不久就打印度攻緬甸，中國這面，反攻；……據說在那邊攻比守邊佔先……」

「聽說還有英國人攻……」

後來是人們都同意了為李子魁湊茶錢，報錢，要李子魁出去買報來讀。人們向著一種古舊的興趣箭激著，想像著。一分鐘之後，李子魁聽到從他的背後，在他剛剛離開茶舖的時候，一種使人煩亂的喧囂隨着也起來了。

他很快地走過了這街道。在轉角那裏他望見了立在另一個巷口的電桿，三個白色的磁瓶掛在那裏，一個殘破的在最下邊。他心裏熱著，想著任那裏的女人，幻想著一同到了街上。……

「我就要有錢了，」對著小女人的圓圓的眼睛說著，一同走著：「……有一種鑄著小花的，……有布。……」

他不知道怎麼會想起了小花，似乎那個門前有著一條陰溝的小門正在吞吐著他們，完全一個鬪氣的人似的吸引了許多人，看著，講著。朦朧的覺得小女人的低弱的聲音又進了他的耳中。一直到聽到那賣著報紙的孩子從身邊跑了過去，自己又回頭用力睜住了那個孩子的時候，他才想起來自己出來

得很久了。

「叫得那麼高，」他想着孩子的聲音，一面望着從路邊屋簷上，濕漉漉地落着的雨滴。街的上空騰着沾濕的霧氣。可以清楚的聽到遠遠一個趕着豬羣的人的喊聲：

「耳——嘮！……」

單調的聲音在小街道中叫喊着，如被鉛色的天空伙抱着，又緩緩地，拖着餘音走遠了。

他傾聽着，漸漸興奮起來，想到了自己而且滿意着自己的生活。他的思想走遠了，他的面前展開了一片骯髒的鄉景，於是他又想起那女人的侷促的潮濕的小房間和那房子裏散着的氣味，他們在牀上坐着。

「怪可笑的，」回到茶鋪門口的時候，他想着：「……我們，完全是做戲，正像人這東西……」

他的思索被從茶鋪中湧出來的聲音突然遮斷了。那是一片嘩笑。他把報紙捲了起來，覺得突然在這種紊雜的聲音前被擊傷了，眼前有了一些迷亂，起了一種非常不愉快的感觸。

茶鋪裏面擠滿了人，靠着最內的牆壁站着說書先生，上半身高高的凸了出來，肩膀在動着，解着一只白色的包袱。

小黑板上的書目已經換過了，不再是「彭公案」而是「飛龍傳」了。

在左邊，茶鋪老板靠了爐灶站着，手抱着胸，腮上的汗漬映着火光。人們在低聲講着話。苦澀的烟味的空氣裏散漫着。醒木在說書先生面前的小桌子上擺着。

李子魁擠到人堆裏去。迎着撲擊他的烟，把報紙高高舉了起來，抖着，使紙面發出脆折的聲音，抓了一只矮凳站到上面去，竭力擴大着胸部。

「今天報上……」

他的臉被這幾個字擠紅了。人們沉默着，轉過臉來望着他。

門口，在屋檐下面，有人擺了擺手，高聲叫着：

「什麼？……滾你的吧！」

人們都笑了，從人堆中發着嘩笑和喧嚷。茶鋪

老板從充滿了水蒸汽的爐前擠了過來。叫着的人兩手亂揮了一陣，又叫着走掉了。誰的報怨的聲音在低低咕嚕着：

「天天報那一套，消息在他媽娘胎裏呢！……」

一個聲音叫着：「噯呵！噯呵！……」

興奮的，沸騰的聲音在人堆中間洶湧着。冬鋪老板爬上了桌子，忙亂的喊着：

「桌子！桌子！小心呵！……」

在李子魁面前，代替了原來擁擠的中心的，現在顯出了說書先生的流汗的臉孔，衣袖在高高舉起的手腕上捲着：

「聽說你在宣傳我求你編唱本了，當真吧，李子魁？」

說書先生的流汗的臉孔上泛着紅色，睜大了眼睛：

「告訴你，」隨着，伸着指頭威嚇着李子魁，在李子魁的面前搖着拳頭：

「你，你小心點！」

李子魁把背在身後，拳頭露了出來。

「什麼？」

說書先生的流汗的前額對人們轉了一圈，昂起着黑長的眉毛嚷着說：「大家都看着，不是我姜某欺人，是他攪擾我！……」

說書先生的有着黑亮的油漬的馬褂在李子魁眼裏出奇地閃着亮。許多同樣亮的眼睛在附近圍着，也閃着亮。

「我們犯着吵麼？日本仔打來了，也許這幫瘋子還做夢聽飛龍傳呢。」李子魁叫着，把放下了的拳頭又舉起來：「可是，我們是幹什麼的呢？我們就眼看着這幫陵子給日本仔利用，糟塌麼？……」他撕着自己的喉嚨似的接着嚷了下去：「我們，該教導他們！」

他稀着漲紅了的頭，望了一會說書先生，想從凳子上跳下來。

茶鋪門口聚起另外一些人。光線黯淡了，在擁聚着的人們的頭頂和屋檐之間，嵌着灰鬱的遠遠的天空。誰的低重的聲音問着：

「他罵什麼？」

說書先生大笑了起來，覺得眼前泛起了一些閃動的，多色彩的圓圈：透過一片朦朧的烟望着人們的面孔。

「他們們你全是傻子，說你們全得挨刀砍……」

李子魁從凳子上跳了下來，一隻腿還在凳子上，的時候，被下面的人擠住了。

「打！」有人突然叫着，向人堆擠着。

「好，『傻子！』問問他！」

李子魁發着發乾的嘴唇，吃力地挪下來架在凳上的另一隻腿：

「我沒有說過那種話……」

「想煩麼！」

「他還說要把你們當小孩子管管呢！」說書先生高聲說，心裏笑着，偷偷看着他的發窘的敵人。他聽到了在人們的鬧哄的聲音裏夾着李子魁的聲音，

「那是我麼？是我麼？……」

可是，很快地這聲音就被更多的紊亂的聲音淹沒了，人們擁集起來，敲着桌子。響着腳踏着地面

的摩擦的聲音。有幾隻拳頭在空中舉了起來，搖了搖，又落下了。

「聽着！——這是拳頭？……」

茶館老板發着汗擠了進來，眼裏閃着不耐煩的，急躁的光。

「走吧，你。」他想了想，沉重的說，推着李子魁的背脊：「以後少到這兒來，少說話，吹牛皮不是好玩的，都在批評你是說謊大王了。……」

李子魁閃到一邊去，一種要痛哭的感情在他的心上湧起來，他用手撫着胸口，緊緊的壓着，感到一種無從看出的壓力正從各個方向逼着他，他喘着，盡量地吸了一口氣。

「我錯了麼，難道？……」

他幾乎是哭着叫了出來，睜大了他的眼睛。一片火花掠過了他的眼上，似乎是第一次聽出了自己的聲音，而且爲着自己的無力，爲着從背後來的喧嚷和不斷的叫囂而感到驚震了。

他跑了出來，跳過了路邊橫過來的水流，跨進另一條寬闊的街道。

又落了雨，涼的，潮濕的氣息迎着撲過來。路邊店鋪的柵板上濺着泥污。眼前是無邊的灰色，展延着，又升了上去。

在一家店鋪的窗玻璃上他望見了自己的瘦削的影子，那樣子是長的，繚亂的，滯張的。曖昧的望着自己，同時發恨地想着：

「……我被入趕了，像趕掉一隻狗，這爲了什麼？……」

他取下灰舊的呢帽，弄亂了頭髮，又把帽子深深的覆上了前額，使帽沿壓住眉毛。他想起笑着的小女人來。

「真的你信了我麼？我的……小傻子？……」

他呆呆站着，經過了很長久的時候。漸漸覺得心裏變得空曠了，祇剩了一種模糊的痛苦的聲音不斷地叫着，壓制了其餘的聲音。

（一九四三年，二月，昆明益園。）

靈感片論

師穆

靈感原是從外部攝取的，養氣是從大氣吸入的；這個字，*inspiration*，和這個字底字根，*inspire*，原是物的呢；並不是自己存在的，獨立高聳的。

無花之地的花香，從有花之處飄來。

自然我們可以陶醉於花香，而不見一朵花，——像我們在山谷間或者曠野上所常常遭遇的。

這說法，一點沒有否定着花底存在的；相反，牠却更肯定了這個存在：濃郁的，幽微的，清遠的，飄然而來而又飄然而去的一切的花香，就首先以花底存在為決定的條件。淺鮮的，真實的。

但是，『煙絲——』什麼的音譯，靈感的字面，却不可捉摸，不可究詰，弄得烟霧變謠，神經錯亂了。

同樣的，把天才來解釋靈感，又把靈感去解釋天才，——這種徒然的神祕主義，這種無知的教科書，這種並沒有說明什麼的說明，却是文學的海市蜃樓，傳統的寶藏經典。

這種玄之又玄的說法底所以存在，而且居然能够囂張起來，我想，理由不外如此：

第一，祇有用空洞才可以說明空洞，祇有用神祕才可以擴展神祕；不致破漏，不遇障礙。

第二，假使不是直接的對於詩的無知；或者，假使不是單純地企圖以七色的雲彩包裹身體底赤裸使自已輝煌，高；那就是：故意把詩的世界深鎖在象牙塔裏。而教人到恆河底泛濫與淤沙中去尋取金輪。

——當人們和詩之間距離愈去愈大，當到達詩底國境的路愈艱難渺茫，對於詩和詩人就愈給了尊貴的。

崇高的地位，——神龕。

第三，這樣也就在另一面教人害怕詩，討厭詩，這樣也就在另一面使人服從於詩不是生活的，或者政治的，詩僅僅是天才或唯一的事業，而靈感是這事業底唯一的資本，諸如此類的強辯與狡辯。

其實，這些，倒往往不是彼此毫不相干的，各個山峯即使有隔巒峭拔的姿態，山脈總是起伏綿互的。所以，這五顏六色裏，儘在潛藏着大的惡毒，大的陰險。

神祕斑斕的表皮必須剝下來，必須無情！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滿足於一種生活旁邊的解釋呢，譬如：靈感是創作慾，或者是創作的衝動？

比較地，這解釋是地上的。但是，我們在這裏，還是祇看見一種內發的狀態；因此，這很容易被拉扯到神祕主義底血緣關係之上去，仍舊容易被還原為神祕主義的。而且樸素得缺乏着神祕主義底華采，也容易被認為是兩者之間的不高的，凡庸的。

需要說明：這創作慾從什麼地方來的？在什麼狀態之下才有這一衝動？

一切不是從非常的天才，而是從極人間的生活。
對於生活的覺悟，可巨舌斤斤於大，能巨舌斤斤於受也此其知大，言里可，大內受受，打停與的，大的感發。

而那一點一滴的日常的感受吧，也同樣是可以構築成不朽的金字塔底每一塊花崗石。

生活在今天，能夠沒有今天的歡悅。今天的哀痛，今天的亢奮和今天的抑鬱的種種色色的感受嗎？在今天的解放戰爭，正義戰爭底前哨，我是不是有着一種豪放之感，假使有，這浪層是不是我把生活直接向亘古渦拋去而激起的？而在今天的市儉集團、特種職業集團的牆中，我是不是又有着一種窒息之

感，假使有，這黑影又是不是我底生活無可避免也被這氣壓壓去而變或的？尤其，我是不是要生活，而且所要的又是怎樣的一種生活？

——祇要，生活得真實！充實！結實！

一個哲人所說的：靈感產生於精神底健康狀態，飽滿狀態，從這可以得到理解。

靈感在一般的視界是爆發狀態的；但是牠也有蘊藏的狀態、積儲的狀態，而且還有持續的狀態。

一般以為那是飄然而來而又飄然而去的。這不是全部。這樣說法的，原因和結果，還是如上面所說：在靈感的無知，或者在增加神祕的特性，高昂的價格。

月光曲是在一個月夜作成的，但是戰爭與和平底寫作却費時若干年月。擊落山巖的固然是霹靂底一擊，瀰漫地球的却是海水底平滿。靈感不僅僅是一種敏感，而且有各種的強度。

靈感有頃刻的，也有非頃刻而緩燃的；在頃刻的不及明白所從來，在非頃刻的又不容易清理出來所從來，——這也是神祕主義插足和抬頭的嫉妬之處吧。

靈感底人間的解釋，這樣，牠就歸結到廣泛的存在。——不錯，是廣泛的存在，原不是天才底特權。為什麼這個人有，那個人又沒有？這個時間有，那個時間又沒有？

磁性這個東西，是鐵和鐵製物所共有的，無論是磁鐵、釘子、汽鐘和磁石——天然的或者製造的。分子排列底差異，和這排列底是否被適當地組織了，就顯出磁性作用底有或者沒有，較強或者較弱，發生以及消失。人和靈感正好也如此。

我底朋友會吹笛，吹得清越悠揚，在笛子這樂器操縱樂曲到達神化似的那境界，而我一點不會。這並不是我底朋友有天賦，而我完全沒有毛髮。能力從學習而來；潛力是共有的，能力就不一樣有，而且沒有差別，有強度。能力，是潛力底被提用，在運動過程裏不斷活動的開花結實，而且在不斷的活動裏不

斷地身高。任何笛子，各種樣子的，各種質料的，優美的或者粗劣的，在我底朋友都吹得絕好；在另一面，我却一管笛子和一根棍子並無分別。但是，假使我曾經學習呢；假使我立刻開始呢。——

而且，我底朋友因爲有那一樣的喜愛，那樣的親切，他底笛子和他底生活不可劃分，因此隨便拿了起來的時候，快樂和哀愁的時候，都是琳瑯瑯瑯的。反過來說也是真實，他吹得好，他愈愛吹，他底音樂的衝動才特別敏銳鮮活，強烈豐滿。

我完全沒有音樂的要求？不是的，我也是愛好的；祇是我不能習慣於把這一感受的東西反射出去的形式，不能夠把握表達的方法，情緒一般地是有着，能力却沒有，不是靈感底根本的缺點，祇是他在音樂是礦石狀態的而已，沒有成熟地通過音樂這一東西——不通過音樂而已。

所謂販夫走卒也有煙水氣者；或者說詩，或者說靈感，不是這一類東西底存在底普遍狀態麼？不是即使在非文化活動的低下階層祇要有較大的生活的接觸面也就會被引到而感發的麼？所以，不是詩人的人，不是詩的日常生活，偶然也會茁放詩的花，而且特別是好詩。

條件是：祇要那是真實的靈魂，祇要那是健康的生活。

所以，另一面，高貴的教官，倒往往大量地產生脂肪，不產生詩。

有從生活的感受底存在，而有詩的感發底產生。生活不是啞獸，不能夠啞獸。靈感是這樣的條件之下的對於生活的適度的刺激的靈魂底震動，精神底燃燒，人類同有的熱情與藝術必需的組織力底噴湧，像電，像火，像泉。

靈感是人底詩情詩景的一種美麗的醒覺；在這裏，生活力對他强悍而又神奇地要求着一種愛什麼和恨什麼的，怎樣在愛和怎樣在恨以及怎樣的愛和怎樣的恨的朗然的生命底呼叫。

毫不光怪陸離呢。

一九四三，五，二五。三爐樓。

更生

繆崇羣

中午，在一家小館子裏吃麵，路上有人說，桃子石邊打翻了一隻船，十幾個人都落下水，只救上七八個來。

我放下筷子，急忙趕到碼頭上去探望，只見烈日當空，黃流滾滾，江邊和灘上並沒有什麼動靜。幾條船靠在灣子裏，幾個絲快弓着身子伏在地上，好像顯得比平時還沉寂似的。

回到食桌前面，人們仍在談着這個不幸的意外的事件。我默默地聽着，也不得不由衷地分担了他們的一些憂慮，同時默默地對於那些遭難的人們祈着福。

下午，我們上班去的時候，看見樓底下的小方場裏，晾着許多被水濡濕了的衣服和雜物；好些人圍着保長辦公室的窗口外面；好些人呆呆地立在太

陽底下，好像看守着他們所屬的東西，或是在使自已被水浸冷了的身體重新晒乾。

剛才聽見的事故，直到此刻才被眼前的景象證實了。我的心，異常地煩惱了起來，爲那些一去無蹤，不再歸來的人們；爲那不意的死亡，無妄的遭難者……

傍晚，場子上晾的衣服，有些已經被收拾走了，但是擠在保長辦公室裏外的人們還沒有散去。我想他們之中大概有不少的人和我一樣地想要打聽一個究竟，不過看樣子似乎也和我一樣地還沒有知道一點什麼。

吃罷晚飯，天快要黑了，我再去到小方場上。停了一會，大家忽然把頭都轉向着江邊：有一臺滑竿，正往這邊抬來，步子走得很慢，很穩重，似乎

一點也不慌忙。

人們都摒住了氣息，彷彿用全力在注意着這一個主角之登場似的。

自然的嚴肅；也是嚴肅的等待。

滑竿上躺的是一個體格並不弱的中年漢子，臉圓圓的，手脚也都是胖胖的。只是皮膚的顏色像敷了一層霜，眼睛緊閉着，有許多污血從他的鼻孔裏流到嘴邊和頷下。我不能判斷他是活着的還是已經死了的。

不久，才聽見旁邊的人們輕輕地說，九個人都救起來了，就剩了這一個還沒有活過來。

這個沒有活過來的人，拾下滑竿，就被撈在保長辦公室門外的地上了，於是，他的臉上和身上又沾了一層灰土。

「怎麼樣了？」我也跑過去，關心地向着周圍的人們詢問。

沒有一個人願意回答我這個嚴重的問題，雖然他們也肅靜地在考慮着會有一個什麼結果。有人指了指這箇躺在地上的肚子，我才欣然地受到一個

明確的啓示了。

他並沒有死，他的肚皮還在一起一落地微微動着，他不過是一個像喝醉了酒，沉沉大睡着的人罷了。

這一夜，我幾乎完全爲了這個人能得到長時間睡眠的機會而欣慰着；不過，我更盼望着他能够醒轉過來；他並沒有死，他在世界上還是活着的呀！第二天的一大早，我就像去迎接一個新生者似地匆匆趕到保長辦公室的門口來了。

靜靜地，坐在門邊的有一個中年的胖漢子，滿臉的污血，滿身的泥土，眼光無神，呆若木鷄，這第一瞥被我發現，被我迎接到了的，就正是昨天從水中被救起，從江邊被抬來的那個人！現在，他從地上重新坐了起來了。

我知道他；至少我知道他睡過昨天的半個白天，又睡過了一個整夜，睡到現在，他才睜開眼睛，醒轉過來了。

八點鐘的光景，經辦這次船失事的人，來詢查查案情或是料理善後了。只有他一個人問着，問的

聲調越來越高，可是總也得不到這個變生者的一句話。問的人一直問下去，完全等於他獨白，他的獨白，真可以當作一段稀有的插話。

「你姓什麼？」

沒有回答。

「你住在哪兒？」

沒有回答。

「你說呀！說話呀！我們好把你送回家去。」

沒有回答，只聽見他噤噤地哼了幾聲。

「這裏是×××，本碼頭上昨天把你救起來的。」

你到底在哪兒住家？你姓啥子啊？……」

問話的聲音愈高了，可是仍然得不到他的回

答。

「你說話呀！清醒——清醒——你——並沒有

——死——昨天——晌午——你搭的——船——打翻

了——你——你還記得——不記得了？……」

問的聲音更高了，也轉慢了；意在提醒他，直

接告訴他：他沒有死；也是在當面安慰他，可是這

個活着的胖子，除了噤噤地哼着以外，仍是說不

出一句話來。我們爲這兩個人同樣地着急，但是我們不再憂慮什麼意外，或還有什麼放不下心的事了。

看着這個胖子的這副猷譎的迷迷糊糊的傻樣兒，便禁不住地引起人的同情與憐憫與愛撫的心腸來。他活過來了，也許他的神志還不會恢復，不能同我們尋常人一樣的耳聰目明的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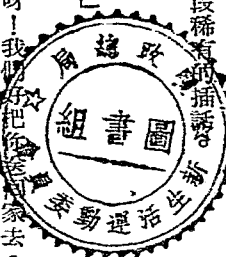
問話的人，有點無可奈何了，不得已又低聲下氣地像對着一個朋友似的請求他：

「洗個澡去——把身上洗洗乾淨——好不好？否則到茶館裏先吃杯茶去吧？」

聽到這里，我忍不住轉過臉去笑了。我笑的是這個問官好像在故意鬧這個人的玩笑。難道他不知道，一個被白狗咬過一次的人，後來再看見羊子都會心驚肉跳的嗎？難道這個潑過水的人，還想立刻用水去洗他身子，還想把水喝下肚子裏去嗎？

這個胖子仍然沒有表示着什麼，終於被牽着扶着走了。

誰能知道他現在的心是在哪兒？念念着何事？



嚮往到何處去了呢？

言語和文字有着什麼用場呢？不是誰也不能够
寶貴地傳達或占有着這個甦生者的此時此刻的新的
心境嗎？

恐怕沒有一個人會飢渴般地在企求他的真正的
新的造化，然後再真正地去造化新的——幾乎沒有

一個人會羨慕着「死」。

我們，所有的人，萬萬個萬萬個人，都只有一
個死，遺憾着的也罷，珍惜着的也罷，真正的死，
原來就僅只是一個的！

一九四二，八，廿九夜

福元佬和他的牛

王西彥

被可怕的噩夢驚醒過來時，窗口剛剛流瀉進一天最初的光，屋子裏仍是暗朦朦的，看不清楚。

福元佬按着一顆似乎還在砰砰跳動的心，坐起身子，適才的夢境依然清晰地黏貼在腦子裏，不會消褪。他夢見自己的牛給那個宰牛的楊塘楊七月牽去上宰場了。楊七月是有名的牛屠客，自從縣城裏被人家日本兵佔坐去之後，他就見天宰牛，把牛肉挑到縣城裏去賣。在夢裏，楊七月肩上揹着雪亮的牛刀，虎虎的牽着牛走；而那通靈性的牛，好像預知自己的厄運似的，頻頻地回頭哀鳴着。福元佬心裏不忍，拔步在後面蹣跚追趕，嘴裏喊着：

「七月狗，你慢走！……」

心一急，夢照例就就寤地失蹤了。可是雖然心裏明白這只是一場夢，楊七月並沒有當真把牛牽走

，牠正在隔壁牛欄裏大聲反芻和吹鼻息，自己也還在床上，天也才朦朧發亮，但還是按捺不住一顆不安寧的心。把一隻手掌捫着胸口，「還好是夢，」他慶幸地想道，於是便摸黑爬下床來。

「心還直在跳着呢，娘的。」他用雙腳在地上找尋着鞋子，順勢吐了一口唾沫。

下了床，按照幾十年來養成的，恐怕要連帶着生命一齊伴入墓地的老習慣，福元佬從床榻上摸到一根旱烟管，從枕頭邊摸到一付打火石，就坐在床沿啞啞的打起火來。不論冬夏，每天早起的時候，總要吸幾盞旱烟提神，才睜得開眼睛。吸够了烟，曙光業已把室內的黑暗沖淡，滿屋子充塞着的各種犁耙農具，也全部顯現出它們的面目了，這才把旱烟管插在腰帶裏，過隔壁廚房裏去，吃了一大碗

福元姊姊特意給他準備在鍋子裏的油炒飯，便抹抹嘴到茅棚裏去牽牛。茅棚只有人頭高，沒有牆孔，這時裏面還是一棚的夜。但即使是在濃暗之中，也可以看見牛欄裏有着一個白球在一上一下的晃動。唉，那就是它，戴在牛額上的那頂白帽子！想到適才的夢和被逼着今天去趕牛市的打算，他對眼前這頭戴白帽子的牛，不覺生出一種憐憫的情緒來了。他走近去，一伸手就摸到他溼濕的鼻子，在牽出牠來以前，輕輕撫摸着牠的角和額。牛似乎也是善於享受溫情的，這時便停止反芻，靜靜地把下顎擱置在橫柵門上，讓老主人粗糙微顫的手，上上下下的摸弄着自己。

把牛牽出茅棚，帶了斗笠，在廂房前面經過的時候，福元佬喊着招呼兒子道：

「小福，我上牛市去啦，你還在挺屍嗎？」

雖然是責罵的口氣，真要兒子馬上起身的意思倒是並沒有。小福剛在半月前討來第二房媳婦，早上總該讓他們年輕人多多摟抱一回。尤其是前房媳婦模樣兒長得不體面，生就一雙鬥雞眼睛，衆之

又是童養媳出身，一對小夫妻總是不和睦，敲碗打盤，一家裏弄得雞犬不寧；就是生下了孩兒，情形也還是不見好轉。可憐一個孝順順的人，在受盡了男人的千磨百折之後，終於在兩年前秋天一場吐瀉症裏死掉了。這一房新媳婦是兒子親自去看來，也央過媒，下過聘，準備熱熱鬧鬧排場一番；可是剛待過門，敵人過江來了，不幾天縣城便告失守，鄉下也受到很大的驚擾，兒子逃到山裏姑母家去躲命，娶媳婦的事情便只有耽擱着。戰事過去之後，娘家一再的催，說如今天下亂世，一個姑娘家放在家裏不放心，既已下過聘，人是婆家的，趕快去接過門，省得做爺娘的白當風火。話說得有理，好在鄉下日子也還平靜，便雇人抬把轎子把媳婦接來，草草完成婚禮。當初幾天，大家都不大高興，過後兩口子便整天有說有笑，兒子也顯得有生氣些了。只要兩口子過得和睦，不管媳婦孝順不孝順，做大人的也就心安了。這樣一想，在福元佬擠滿皺紋的臉上，便不禁浮起一層笑容，特意提高嗓音吆喝着牛：

「走，快走！你娘的！」

出了門，朝屋後趕。這時天已大亮，田野間發散著一種濃重的溼土氣息。初秋早晨的新鮮空氣，好像是清涼的液體，可觸摸似的到處流盪着，教人吸進胸部去，便連全身都覺得輕整適意。村子也還沈睡在夢味之中，雖說到處有着雀子的吱嗚叫，整個宇宙依然充滿着靜謐和平，絲毫找尋不出若干日前攪擾受難的痕跡。村子前面是一片收穫後顯得格外空曠的原野，這時在翠綠的荳苗田裏，稻草堆如像飾物似的點綴着。村後旱地上，粟秧也業已齊腰，快到爆穗的時期了；而一走進蔽天的叢林，似乎濛地沈暗下來。福元佬把牛趕到自己地頭的一塊墓地邊，看看天色還早，心想讓牠吃幾口露水草吧，便放牠在那裏，自己則走到地裏去察看載着重露的粟秧。和佈種大熟時一樣，在佈種粟秧時，是懷着惴惴之心的。村子離縣城二十里，敵人雖還沒有到過，謠言却很多。兒子小福堅執的不肯下種，怕白費辛苦；福元佬不願兒子的反對，無論如何不讓上好的土地就這樣荒掉，還是佈下了種子。只是種

子佈得太密了些，先後挑拔過兩遍，如今依然長得擠擠的，肥料也不够使，顯得十分黃萎，尤其是在叢樹腳下，簡直短胖得如像狗尾草一樣。他一睡一睡的穿行着，也不管露水露溼褲子和叢樹上突然瀉落下来的蟬尿。

「福元佬，早呀！」

雖然年齡業已足使鄉里間給與「老伯伯」的尊稱，人們却不分老幼，依然稱他作「福元佬」。這時他正俯身在扶持一株歪側的粟秧，聽見有人招呼，不用抬頭看望，從聲音上便可以知道那是長壽伯伯，村子裏最勤勞的一個老農人。

「你早呀，」他從粟秧叢裏站起身來。

長壽伯伯的地和福元佬的相毗連，向福元佬打了招呼後，也就放下肩上的鋤頭，走進自己地裏巡視粟秧。

「今年的蓼花可惹得真好，」長壽伯伯仰臉看着蓼樹上結垂了枝梢的蓼實，搭話道。

「實在好，」另一邊地裏答嘴。

「不過要雨水了哩，再不下雨怕又會發蟲災呵

「也該下雨了，大熟收好了，七晴不過九，總該下了，非下不可了。」

「不過這年份兒也實在難講……聽說五里牌和趙家潭又接了一次火，縣城裏的日本兵下鄉搶黃穀，剛好我們自己的中隊軍開到了，打了一通晚，把那些矮脚鬼打得好比火薰蜂窠兒，十個難逃一二，所以說日本兵又要下鄉燒村子了哩。」

「總是老百姓吃的虧，真叫做天上下煞星，地下苦竹伶呀！」

福元佬嘆息着。天下亂了五六年了，驚嚇也受够了，幸好討的祖宗福，自己村子離城遠，日本兵攪擾不到。不過昨天晚上小福回來說，這裏離城雖遠，却靠公路邊，最近日本兵正派人要把掘壞的公路修好，這樣一來，少不了又要徵這搶那，所以兒子便堅決主張把牛賣掉，反正牛是戴白帽子的牛，養在家裏不吉利。說起來，自從買進這頭牛以後，總是風風浪浪，別人的閒話閒語也不少，彷彿自家裏養了這頭牛，便連帶全村子人跌進一個災難

的沼澤裏似的。甚至一向平靜安謐的村子，這一兩年風火特別多，就有人把禍根推在福元佬這頭牛身上。當戰爭來到的時候，敵人到那裏，燒殺就到那裏，宰牛殺豬，更是常見；福元佬把牛藏到山裏親戚家，一趟又一趟的跑，而得知世界重歸平靜時，牽牛回家，真如躲過一場天大禍事。不久以前，楊塘楊七月來村子買牛，說日本人坐去了縣城，不再搶劫耕牛了，如今是文明做法，出錢向老百姓收買；兒子小福當時就主張賣給楊七月，年青人聽不得外面的閒言閒語。

「說日本兵又要修汽車路哩，是禍終是緣不開的呀。」隔壁地裏的長壽伯伯又搭起話頭。

「真有此事嗎？」福元佬關心的問。

「誰曉得！如今天下什麼事也料不定，大劫之年呵，偏是養花怒得這樣好！」

「天下亂世養花一定怒得好，宣統元年那次上千土匪過境，養花怒得看不見葉子，」忽然想起心事，便轉換口氣問道，「你曉得楊七月替日本兵收買耕牛的事嗎？」

「楊七月還不是一个無皮菓子，男盜女娼他那門來不得？好人就不會去當屠牛客了。如今他買通城裏那些狗雞巴，狗張入勢呀。」

「噫，爲什麼日本兵一定要吃牛肉呢，宰殺耕牛是犯戒的啊！」

「日本兵都是飛禽走獸轉的世，他們管你犯戒不犯戒？說是離城三五里左近，連牛毛也不剩一根啦。搶得到，劫得去的，他們不會饒放你一絲一毫；搶不到劫不去，想法設計把你收買去。只有楊七月那樣的瘋貨，才肯丟掉良心給狗吃，我就看不慣！」

長壽伯伯這種憤慨的話，像鱧子垂在福元佬心裏，便又問道，「汽車路修好了，我們這邊豈不是一樣要受糟蹋嗎？」

「那還用說，是禍終是躲不開的呀。」

如像證實了一個噩耗，福元佬不再言語，但抬起臉來，看一看地頭玫瑰邊那頭牛。

一刻後，從密密層層的叢陰裏，斜瀟下絲絲縷縷的陽光，整個世界彷彿候時間光亮了許多。不知

道什麼時候起，叢林裏業已普遍響起蜜蜂的嗡嗡，蟬兒也開始着牠們嘹亮的晨樂，一片熱鬧。徹莊稼的也吃過早餐，出地勞作。於是福元佬便於別過手敲了一陣自己的腰背之後，坐在地頭打火石吸了幾盞旱烟，準備牽牛上路。

「福元佬，回屋吃早飯去呵。」長壽伯伯又打着招呼，不過聲音業已遠去。

「好，你先一步。」他回答，在一個螞蟻穴上吐一口唾沫。

牛真是好牛！這時聽見主人的聲音，竟然走近來了，在他身邊呼噴着鼻息，滿嘴草屑和富有黏性的唾液。福元佬扣去烟灰，站起身，開始爲牛拍着牛蠅和摘着「牛八脚」（牛虱）。由於那即將來臨的災禍，由於歷來人們的忌刻，他覺得自己日益喜愛起牠，憐憫起牠來了。他輕輕地撫摸着牠油滑烏黑的毛，心裏充滿着一種父性的感情。他把牠肚子下面所有大小「牛八脚」全摘盡了，牛蠅也打光了，最後拍拍自己沾滿血漬和牛毛的手掌，又去繫弄牠頭上那一撮白毛，那一頂不吉祥的帽子。

「人家都說你是天竺珀虎犀骨鈎虱，都說你是一個敗家精，錢的天下亂世，今天我牽上牛市去，你可怪不得我福元佬忍心捨得你呀！」

這樣吩咐了牛，走出叢林，眼前業已是滿野的太陽。雲彩全部隱匿無蹤，天空呈着一色湛藍，有如一個奇異而神祕的巨鍋，緊緊扣着蒼茫的大地。叢林盡頭是一個小小土山，稚松在晨露滋潤之下，輕輕搖曳，煥發着燦爛的生命，彷彿全不理會存在世上的苦難。樹脚下遍地爬擠着羊齒蕨，草傘子在草叢裏跳躍，鼓起為晨露所濡濕的翅膀，笨拙地飛來飛去。一隻麻花背的鶉雀，啾拉拉一聲，從一棵荆棘叢下，騰空而起，棲上一株攀援着小花虎耳藤的老松，啾啾的鳴叫着翹翹尾部；又飛往另一株樹上去。道路兩旁，被行人蹂躪得奄奄待斃的野草，經過一夜滋長休息，又復蘇醒過來，而且把過多的露液撒在地上，使泥土成為潮溼。一回兒是一堆灰燼，一回兒又是一個夜間獾豬用尖長堅硬的鼻子挖掘成功的小小土坑；但最多的却是牛蹄的印跡，和被土塊粘攪成了糞渣的牛屎。在經過這些牛屎時

，牛便停住垂下頭來嗅着，低聲嗚着，

「走！快走！上牛市去！」

他吆喝着，揮揮旱烟管，又吐了一口唾沫。

他這樣吆喝着，彷彿是一個人悲極時的歌喉，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娛樂。他的胸口空空的。他實在捨不得這頭牛——並不是他要留着牠來敗家招災，而是，一頭戴白帽子的牛，在這樣的亂世，如果不是像楊七月那樣的宰牛客，誰會來買牠？但把這樣一頭力氣大，口齒又好的牛，賣給一個不三不四的屠戶，在他實在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把耕牛賣去上宰場！福元佬是無論如何不肯造這樣深重的罪孽的，祖宗手裏也一定沒有這樣做過。何況牛又是從一頭小犢兒養大的牛，當初頭上的白毛並沒有這樣顯著，全身的毛色也帶着一點黃，因為貪圖價錢小，所以買了牠進來；牛的確是好牛，口齒也的確好，連塘邊的空心水草也大口大口的吃，還不上半年工夫，長得如像吹氣一般快，毛色一轉黑，頭上的白帽子立刻顯現了，而不幸也連三接二的光臨到一向平靜安樂的家裏來了。最先便是那蠢蠢出身的

媳婦，好端端的在磨房裏趕磨，平白無故喊一聲頭痛，隨着便是一陣腹絞，丟下磨輪到床上，接連的連吐帶瀉，前後不滿三晝夜，遂告不治。當時就有入說，戴白帽的牛養不得，養一家敗一家，養十戶敗十戶，沒有例外。聽了這樣的話，福元婦孀立刻着急了，蚊子螫似的吵着要把牛賣掉。只是福元佬不相信，他說有人命，入壽前世註定，「先註死後註生」，那有畜牲害人之理？這也並不是他有什么存心要袒護牛，實在種田人缺不了牛，如今的年份兒買牛又有多麼不容易，何況這頭小犢兒長的快，剛抽一對牙，背鞏轉磨什麼都來得，說聲犯尪，便把牠出脫掉，未免太可惜。誰知一災剛過，一災又來，媳婦死後還不會過「五七」，一羣雞子便風掃落葉似的在兩天裏瘋掉了……

剛想到這裏，沒提防眼前的牛又復站住，垂下頭去嗅路邊牛屎，牠那不住甩動着的尾巴，幾乎拂打到福元佬的身上，於是便舉起旱烟管在那兩片肥壯的屁股上有力抽了一下，罵道：

「你道禍胚子，好不替我福元佬爭氣！」

走過小土山，山脚下是家窰廠。道路左手，幾間矮如厝舍的茅屋，緊挨着一列覆蓋稻穞，而且堆砌如城堞的剛出窰的磚瓦；道路右邊，在高高噴冒黑烟的窰穴旁邊，則是一口青草池塘和一小塊小泥場。窰廠主人，一個矮頹而僵僵的小老頭子，這時正趕着一頭瘦水牯，踢着泥；泥是那青草塘邊特出的黏土，牛蹄一下一下吃力踩踐着它，應合着竹筏的揮動和水牯粗重的鼻息，發出一種沈悶窒塞的聲音。一個頭上直頂着一支髮辮的小孩子，窰廠主人的孩女兒，光着一雙黑細一如荆條的腿，站在旁邊哀哀啼哭。當福元佬和他戴白帽子的牛走近去時，那小老頭子用一種女人似的尖嗓音打招呼道：

「福元佬，你牽白毛上牛市去嗎？」

「不呢，」他隨口扯了一個謊，「昨天蛤蟆井的大女婿來了，說要借牛去給他牽幾犁八月田哩。」

「你這做外公的好福氣，聽說蛤蟆井你那大女又坐了月啦？」

「真是呢，這年份子多難多呵！」

一邊答話，一邊自顧自的趕牛過去。他不明白

適才自己爲什麼要扯謊，只覺得這是一種隱秘的義務。但聽了那審廠主人的話後，他的思緒又被蛤蟆井大女一家所勾引了。大女婿可真是一個難得的年青人，忠厚本分，除去鋤頭犁耙之外，一無所知也一無所欲。女兒也是從小賣去的，三歲起就當童養媳，在婆婆咒罵棒打之下，養成一付逆來順受的好性格，如今究竟也當了家，做了娘了。爲人總得會吃苦，總得先吃苦後吃甜。常言說得好：「後來甜，真真甜，」不先吃些苦，那裏有個好日子？自己兒子小福可就不上大女婿。前房那媳婦還在世時，見天在外面幹些花草草的事兒，回家來却和做爺娘的死活活吵，嫌棄老婆不體面，不賢慧，說是做爺娘的害了他。如今總算討了體面的來啦，討了金枝玉葉的來啦，便整天守在房裏，一個農忙月也懶得上地，早上起身也要到太陽照牆，連挑雙空水桶上井汲水也左偏右側，顯出一付潦精打彩神情，臉上永遠浮着一層黃黃油光。吃下晚飯把碗往灶頭一放，轉身出門，帶着胡亂謔言回來，說這樣麻亂世界，今天不知明天事，做什麼苦活？每次聽

到兒子這付好吃懶做口氣，心裏就一沈。

「唉，年青人真是討不得俏媳婦！」

這樣喃喃着，便搖搖頭，揮起旱烟管，大聲吆喝着牛。

太陽業已丈把來高，天壁顯得更高更藍，也更純淨。雖說季節來到立秋邊，熱炙下的大地，依然如像燃燒着一般。因爲久旱的緣故，青草塘裏，水層層乾涸下去，在塘邊刻劃上縷縷印跡，一如老人額上的皺紋；而原來茂密擁擠的水草，這時也顯得十分疏鬆，下半截呈着泥色。一隻長腿鷺鷥，一個木樵似的，兀立在對面岸邊淺水裏，靜靜窺伺着獵物，彷彿永遠不再動彈，也不會動彈。塘中央，隄防夜間偷魚人罟網的樹枝，也業已透露出水面，給入一種荒涼感覺。走過池岸，是一張搭在一株高大柏子樹下的「行床」。這是全村輪流值夜的守魚人的，他們大都是一些年青漢子，隨帶着一枝防身的竹葉槍，還有一條忠心的狗。麻亂世界，久旱水淺，晚間偷魚風氣，異常熾熾，非好好防守不可。但有時防守不易，年青人瞌睡重，有時魚給偷了，翌

慶村里人趕到，却發現睡在「行牀」腳下的狗給偷魚賊勒住頸子，牀上守魚人嘴巴，也給一塊溼棉花塞着，雙手雙腳緊緊綑綁，叫不出聲也動彈不得。得到這樣的教訓，胆小的小夥子們，便約了同伴，犧牲睡眠，彼此坐在塘岸上燒火煨玉蜀黍吃，所以岸邊到處留有篝火痕跡。不消說，在年輕時，福元佬也會腰間綑着皮肚兜，手裏捏着紅纓槍，在這塘邊，於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裏，獨入麻着胆子巡邏。但現在，畢竟上年紀了，看見這些篝火痕跡，回憶起那些一去不復返的年青有爲日子，真是恍惚一如隔世……

池塘是很大的青草塘，走過塘，又是一片小小土山，一片蒼鬱的松林。這時在樹林裏，傳出一陣檢柴小孩的嘻笑聲。福元佬這頭戴白帽子的牛，彷彿和松林裏的孩子們相應和，也便哞哞的嗚叫起來。

「還叫哩，你娘的！」跟隨在他後面的老主人罵着。

但他彷彿全不關心自己的命運，依然泰然自若

的搖擺着，有規則地甩着尾巴。

正走着間，突然一陣匆急脚步響，從松林裏，一前一後奔出兩個檢柴孩子，臉紅着臉，呼呼氣喘不迭。前面一個，手裏擎着一把半月彎草刀，後面一個則擎着一根長竹筏，互相追逐。他們一見福元佬和他的牛，便都站住了。擎草刀的把身子靠着一株稚松，睜大一雙圓瞪瞪眼睛，納罕地望着。擎竹筏的却開口問道：

「福元伯伯，你牽你們白毛到那裏去呀？」

「到蛤蟆井耕八月田去！」

一面回答，一面便丟下孩子定將過去。福元佬想想真是好笑，自己連對小孩子也扯起謊來了。於是回頭看看，孩子們業已重新奔入松林，只拋出嘻笑的尾聲。

松林盡頭，土山也就盡了，現在來到一條掘毀掉的公路。公路未曾通來以前，原來是一條通往城裏的石板官路，因為公路築成，石板路就被廢棄，不是掘去，便爲野草埋沒。昔日那種曾經給千萬旅人不分晝夜匆促踐踏着的景象，業已完全浪蕩無存

，代替而起的，則是那些甲虫一樣，狂吼飛馳的怪物。可是現在連它們也不見了。和以前的挖田爲路不同，現在又把平坦闊大的公路掘毀，不僅寂寞，路邊野草也逐漸擴展自己地盤，到處蔓延無忌了。

「說是人家日本兵又要派人修路哩，這年份是什麼年份！」他沿着公路旁逃走，想到這條公路將要帶來的那份災禍，不禁有些悲然了。

太陽自然是更高，也更熱了。從村子到牛市，十足有十七里長路，才走來一半。公路兩邊，全是稻田。一個農婦，赤腳露腿，頭戴斗笠，在一坵收穫後的田裏勞作；她把稻耨一把一把分散，又一把一把舖晒在田廍上。她的臉孔如像從土窰裏烤出來的，呈着赭紅，腿肚子也跟男人一樣堅實，粗大而有方。看到這，又使福元佬想起家裏那個新媳婦。每天早上，她起得比小福還要早些，往往當做公公的菜已牽牛回屋吃早飯，廂房房門才打開，那個金枝玉葉蓬頭散髮端着一個紅漆木面盆往廚房裏去勾水，從公公身邊經過，只留給你一陣風，連瞥也不瞥你一眼，神氣彷彿下嫁到這樣家庭里來，是愛着

老大歪屈似的。福元佬對兒媳一輩，一向寬宏厚道，從不願說一句過分的話，起一點不滿的心；但這種情形教他太看不過眼了，便只有壓制不住的對她背影投以憎惡的一眼。再說，自從她過門來，福元佬也變得格外嗜睡暴躁，不可理喻了。比方昨天早上，自己剛剛牽牛回家，福元佬嬌嬈雙手溼着餵豬的麥粥，從茅棚出來，額角和鼻尖都氾濫着水漉漉的汗；她一見福元佬，劈頭便囉囉道「總是你這老不死的，要留着牠敗家……」

「你嚼什麼蛆？」他也有幾分不高興。

福元嬌嬈把臉一沈。「我嚼蛆？」她有好聲沒好氣的搶白道：「你有眼睛，你到豬欄裏去看看！總要弄到家破人亡才稱你的意！你就不想想這一兩年來——」

「什麼？」他發斷了她的話。

「那個黑烏花小豬又退食啦，昨晚還是好好的，剛才我去餵麥粥，只把鼻子往槽裏攪兩下，就不吃了。」

烏花小豬是蛤蟆井大女婿家捉來的。敵人沒有

打到縣城裏以先，原來養着一對全白肥豬，就是在戰爭到臨時，小福強把豬宰了，肉挑到山裏大姑母家，吃吃送送，湊湊成半文錢。種田人家少不得豬，大女婿把捉來那隻烏花小豬，倒還肯長，食口也好。請來村下首當豬郎中的豬頭老五，看診了一回，灌下半碗茶子油，退食的小豬復了原，但福元嬌依然喋喋不已，總是一口咬定戴白帽子牛豎不得。說也難怪，前房媳婦在世時，家裏多半粗活都歸她一手操勞，做婆婆的只消在旁指點。可是如今這位金枝玉葉，好像人家討了她來，專為叫她享受清福，過門後竟然連餵豬的木杓也未會碰過，一屋無論大小粗細，一場兒都落在福元嬌嬌身上，整天從早到晚，忙亂得一天星斗，背上簡直沒有乾汗的時候。媳婦進屋不久，也不好怎樣責備她，派事總得過滿月；不過顯然的，這媳婦可以斷定沒有前房的奉順。常言說得好，討媳婦賣兒子，甚至小福也在爺娘面前擺出一付板板臉孔，好像做爺娘的對他負有什麼難以償贖的疚結。「嗚，真是討不得俏媳婦！」又在心裏重複着這樣的歎息，險些兒給路上一

塊石頭絆跌了腳。

從沉思中收回自己的神志，福元佬抬眼看前面業已是那座傾圮的涼亭。這亭子在石敢官路時代，原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裏面開設一家小小雜貨舖子，給過往客商出賣些火柴，烟捲，草鞋，麻餅和夏天解暑的燒酒，此外還設有兩個施茶缸子。不消說，如今那個熱鬧日子業已過去，代替着雜貨舖和客商們的談笑的，乃是荒涼，悽寂，和叢蔓的野草；那些曾經受過它的恩澤，冬天在霜裏躲風避雪，夏天在這裏納涼解渴的人，他們不再眷顧到它，懷念到它了……但是福元佬却在這裏邂逅到一個趕牛市的同伴。

「老哥，你是上廿三里趕牛市去的嗎？」正當福元佬走進亭子去時，一個坐在石凳上的花白鬍子老頭，招呼他道。

「是呵，」他看見在亭子外面放着的牛了，「你老哥可也是趕牛市的？」

「正是呀，坐坐歇一陣吧。」

雖然太陽業已很高，但牛經紀們照例都是一些

懶虫，不到過午不肯出市，去早了也沒有用。於是福元佬便把牛拴在亭子外面一個小小木樑上，和那花白鬍子對面坐下。

「你用吧，」他動手吸烟。

「我用過了，用過了……好熱的天呀。」

「是呵，三伏之後還有三、八、二十四個秋老虎，這年份也真是，該雨水了呢。」

就這樣禁說了起來。一種友誼的形成，在所謂上流社會裏，時間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他們有的是繁文縟節，是虛偽浪費的拘謹；但在農民們，尤其是老人們，他們的心是秋水一樣的坦白無垢，它們立刻便能彼此融和，因為在他們的感情底下，全無可疑的利害存在。何況他們對於牽耕牛上市的事情，具有同樣的慨歎，同樣的困惑。福元佬和花白鬍子，甚至並沒有互相通名，一刻後便傾訴起各自的心事來了。

「唉，不瞞你老哥說，」他們正在談着自己的牛，「我的這頭牛呀，實在是難得的好牛，力氣大，口齒好……」

「是呀，我的這頭牛，你別看他長不長肉，身架瘦，力氣可也大，性子順良極了。」花白鬍子接口說。

「這年份真是不叫人活命的年份，從來打天下的總要安民免糧，如今的日本兵都不許你老百姓養牛啦！」

「你說日本兵是打天下來的？」花白鬍子以憤慨的口吻接嘴，「他們是殺人造孽來的呀！離城五里，連個人影子也沒有了。西門外一個鎮上，一天殺七百。狗熊山蓮花菴裏，十二個尼姑，一晚工夫全給踏踏盡；有兩個跳在巷子後面井裏，還是撈了上來，死也不讓你保個乾淨身子……你說他們是打天下的嗎？」

「楊塘楊七月還說如今是文明做法了哩。」

「文明做法！人殺光了呀，又不敢下鄉走遠路，離城十里便有中央軍，只有火車路兩邊，還有汽車路，聽說中央軍勸老百姓搬開些，怕接火受害，日本兵打輸仗，便拿火車路汽車路老百姓出氣，放火燒村子！」

「沒有老百姓，他們吃什麼？」福元佬問道。
「吃什麼，還不是今天却明天奪？城縣近邊奪完了，騎馬下鄉，不碰到中央軍，便算他們運道好。如今說不敢再下鄉了，才派人修汽車路，運糧草接濟呀。」

於是話又回牛身上，福元佬說如果真的汽車路修成，自己家離汽車路才九里，怕也免不了受攪擾。一個種田人家，田地是生根的，怎麼撥得開呢？攪擾一提起，覺得出賣耕牛倒還是小事了。

「只怕牛市也不開哩。」池說。

「開，一定開！」花白鬍子賣弄地回答，「中央軍勸老百姓把牛牽躲開火車路和汽車路，說只要離開十里，便保護你們老百姓種田地，牛市怎會不開呢？」

「中央軍也許宰殺耕牛嗎？」

「不許！中央軍就是怕耕牛給人家日本兵殺盡，到處勸老百姓牽躲開。道理是不错的，沒有耕牛怎麼好種田？不種田大家只好吃土過日子了。」

福元佬把手煙管敲去煙灰，插回腰帶上，想着

花白鬍子的話，如將陷入一個巨大的災禍之中，無法脫身了。「賣牠去背犁就好，」便在心裏說着，「只怕碰在屠牛客手裏，這樣一頭好牛……」

花白鬍子說了一些氣憤話，這時拿起身邊斗笠扇着風，忽然又復歎口氣說：

「總是離城近了……」

「你們瓦洛溝可也到過日本兵？」福元佬抬頭問。

「沒有。只到過李藤山，全村七頭牛，沒剩下一根毛。一個謠風到，我總是先牽牛上山，實在躲得煩人。」

「不瞞你老哥說，」福元佬做了一個苦澀的表情，「我這頭牛還犯的忌，額下一塊白……」

「是戴的白帽子？」那一個搶着說，「不礙事，真真不礙事！人家都說戴白帽子牛養不得，天上白虎星下凡，小則亡身，大則敗家。不過那可實在是擲筊怪水曲，憑不得。該是十多年前啦，我就餵過一頭，那才叫是戴白帽子，正額頭，渾身油黑，就是額頭一撮雪一樣的白。我一貫牠進屋，家道旺

得像火着，給兒子娶了親，買了田，大熟好，秋作也豐收，美事都順流……」

「後來呢？」

「後來他死了，老了……沒有了他，前門遇災，後門遭禍，兒子病了一場，媳婦也平白無故的跑掉了。」

「跑掉了？」福元佬簡直吃了一驚。

「常言說得好，女人俏不得，十賤九個俏，我那媳婦就是一個賤貨！我兒子人太厚道，只曉得把心事注在地裏，除了稻稻麥麥他什麼都不經心在意。一個大早年，他在月亮底下車水，我給他半夜送茶去，誰料到那賤貨可在家裏打犯雷勢的惡主意。」

「跟了人嗎？」

「跟了人……當然是跟了人的，」花白鬍子悽悽的往下說，額上綉紋頓時打起縐來，「後來才曉得跟的是一個做汽車路的工頭，一個山東人，帶走了。」

「不告官嗎？」

「告過的……可是人走了，告了官也追不轉呀」

聽話的暮地沈入深思之中了，一提到媳婦的事，福元佬便感到一陣鑽心的不快。

出了涼亭，就和花白鬍子做了伴。在上路以前，花白鬍子還給他端詳了一通戴白帽子的牛，說牛的確是好牛，如果不是這樣的年份，簡直可以養住安家的。

「噫，就是這樣的年份呀！」

歎息着，福元佬揚起旱煙管，緊跟花白鬍子往前趕路。兩頭牛走在一起，蹄子蹣跚的響。

太陽快轉正了，野草上晨露業已完全蒸發掉，路旁茶叢裏，小茅蚶兒吱吱嗚吟。這時兩個趕牛人離開公路，往一條小盆道上走。道兒太窄，牛蹄不時打着滑。旁邊有一條小溪，水涸了，坦露出紅色的土層。溪邊的烏柏樹，葉子幾乎全給毛毛虫吃光了，一片襤褸。一個年青農夫，揹着鋤頭，從溪上一條獨木橋過身，一邊走，一邊啞啞着嗓子哼唱。當他和趕牛人照面時，放下鋤頭讓路，帶便問

道：

「你們老哥都是上廿三里鎮趕牛市的嗎？」

「是呵，」花白鬍子回答，却同時拋過一句問

話，「老弟，你可看見這條路上有趕牛市的過身？」

「我剛出田來呢，」那個說着，便繼續哼唱唱的過去了。

福元想想，要是沒有就好。趕牛的多，行市便會跌，這對賣牛的自然很不利。主顧們經紀們儘坐在茶攤裏茶呵瓜子的談天說海，却教賣牛的坐在太陽底下乾等。

「老哥，」他喊前面花白鬍子問道，「你說今天牛市會盛嗎？」

「說是前兩市都很盛，聽見日本兵要修汽車路，中央軍搶先勸老百姓搬家，牛市那能不盛！」

正說話間，前面狗叫了，來到一個小小村子。

大約只有十來間歪斜的土屋和茅屋，好像一羣襤褸的叫化，緊緊挨擠在一株古樟樹下面。福元係自然認得這村子，自己膝下一個孫兒，拜認這村子裏一

個吃長齋老婆婆做乾惠，半個多月前，家裏替小福行喜事，做祖母的聽了齋婆婆的話，怕忌耐，便寄到這村子裏來了。現在他就注意地在村前一羣小孩子堆裏找尋着，心裏同時決不定要不要進村子去看他。不過一想到還是等趕市回來吧，可以在鎮上買幾個小麻餅來做禮物。做祖父的很疼愛這可憐的小孩兒，兩歲便沒有娘，如今爸爸可又討進新媽媽啦。

想到小孫兒，便越益對新媳婦懷着不滿之情了。剛好這時平正伸嘴往道旁籬笆邊啃野菜，他使用烟管有方地往牛屁股上抽了一棒，罵道：

「你娘的，又不是上殺場，還不給我趕快走！」

到達牛市時，太陽差不多頂着頭了。牛市設在鎮外一個關王廟前空地裏。打從鎮裏街上經過時，因為是趕市日子，一條隙窄的小小街道，幾乎給人塞滿了，老人們，女人們，雞呀，鴨呀，亂哄哄的一片。在街道端梢入口處，站着幾個穿灰色軍服的槍兵，花白鬍子告訴福元佬，這些就是中央軍，在鎮上收糧稅，和天下太平時一樣。他們的牛趕到街

頭，費了很多力氣，很多時間，招來很多咒罵，依然通不過街。沒有辦法，只好重行回頭，從鎮邊彎路上關王廟。在街上擠着的時候，福元佬頭上一個斗笠給擠破了，只險些兒沒有丟掉，急出渾身汗。

「娘的，一個簇新的斗笠呢。」

他於珍惜地察看了一番之後，喃喃着，不管太陽的烘災，把它挾在腋下。

關王廟前的空地裏，這時只有寥寥很少幾頭牛，拴在樹蔭底下。賣牛人則都坐在廟門口階石上，互相攀談着，吸着煙。花白鬍子首先把自己牛拴到一株苦栗樹下，人也便坐在樹浪邊一塊石頭上，揮着小手笠取風。福元佬却不然，他覺得趕了長路，應該讓牛吃點兒草料，也不管自己汗流浹背，便牽着牠在廟邊驢脚下啃着青草。看到牠那付連綠後發暗的牛屎草也大口大口吞嚥下去的饕餮相，憐恤的情緒立刻又復活過來了。噫，這是怎樣的好口齒！尤其是冬天，福元驢犍不肯給牠麥粥吃，這不吉祥的畜牲便只有吃乾稻糠和清水的份，但牠也一樣填塞得兩面肚子都隆得鼓鼓的，還不肯任口；如果

把牠過過秤，一個冬天總可以長到半担肉。想起這樣一頭好牛就將從自己手裏失去，心裏便如像被一個巨大的拳頭陡地一擊似的難受。他以負疚的眼光注視着牠，覺得應該對牠說一句求恕的話。不知道什麼緣故，在未說出話來以前，却驀地想起一個牛和蠶的故事，說是牛和蠶都是天上的星宿，想到塵世間看看，便兩相約定，由蠶兒載着牛從天下降，載到半路，兩個都餓了，蠶便問牛的食糧是什麼，牛說凡是一切青的牠都吃，蠶又問，那麼也吃桑葉嗎？牛的回答自然也是吃的；蠶一生氣，便把牛從自己背上攆下地來，所以牛的上唇沒有門牙，而蠶的背上便遺留下兩排牛的蹄印……

「白毛，」他學着別人把牠這樣喊，「真是凡是一切青的你都吃，可是好好的天上你不住，却下凡來替人耕地呀。」

於是他把牠牽到廟前空地裏去，雖然轉念之間要把牠賣掉的心思業已有幾分動搖了。他看見牛經紀和買牛人都在開始活動了，而且花白鬍子那頭黃牝牛業已有着買主在那里端相，一顆心便不禁微微

跳動起來。他把自己戴白帽子的牛拴在一株小樟樹下面。這時太陽正當中，樹蔭恰好投在樹腳根。

福元站在那邊，吸了一盞煙又一盞。眼看別人紛紛的在那裏端相牛，講價錢，大聲爭吵着；或是買牛人裝作生氣了，獨自走開去，而牛經紀則向兩邊講好話，又去拉回買牛人；或是成了交易，互相道着吉利話，買主把牛牽去了，賣牛的則還在悻悻地望着出脫了的牛出神；或是交易癱了場，性格倔強的牛主人氣憤憤的咒詛着，不等第二注買賣，便兀自趕牛回家，一路高聲宣言着，即使日本兵當真來搶劫，也寧可牽到山裏去躲避，不願再來趕牛市了。……

一會兒，花白鬍子那頭牝牛，很容易的便出脫了，他手裏拿着一條留回來的牛繩，悻悻地走向福元佬，臉上浮現着失去什麼心愛物似的苦笑。

「老哥，你出脫了？」福元佬招呼道。

花白鬍子只是苦笑，沒有回答，雙手戀戀的摸弄着牛頭。

「還賣得起價嗎？」福元佬又問道。

那一個笨拙地點點頭，依然不言語，却自顧自從腰帶裏拔出一根寸來長細花竹旱煙管，坐到樹腳下去悶悶的吸着。裏入這老年人心裏悽寂的情緒，福元佬自然是不僅推度得到，而且也體味得到的，所以就不再向他詢問什麼了，卻自己也動手吸起煙來。

還吸不上兩盞煙，花白鬍子突然站起身，對福元佬招呼一聲，「老哥，我先走了，」便匆匆走上回家去的路。

望着花白鬍子迅速遠去的僵僵背影，一個小斗笠斜斜頂在頭上，腰間的旱煙管如像一根尾巴似的凸出在身後，模樣兒簡直是一個瓜田裏用來嚇唬烏雀的稻草人。他呆呆的目送着他，突然間為一陣淒涼寂寞的感覺所擠住，而且發現自己的眼睛開始模糊起來了。

但是身邊這戴白帽子的牛，卻全然不明白主人的心境，只是無動於中地反着芻，大聲噴着鼻息。空地上的牛慢慢減少，太陽則更其蒸熱了。福元佬依然站着，熬着逐漸加劇的飢渴。花白鬍子那

張浮着苦笑的乾癟臉，似乎在他腦子裏擴大起來，幾乎使他忘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做着什麼事情。在這市場上，他並不認識任何一個牛經紀，在花白鬍子走了之後，終於也來了兩班買主，但都爲了牛額上這一撮白毛的緣故，做不成交易。

「賣不掉也是好的，」他負氣的想，「賣不掉我就牽牠回去，不管他日本兵不日本兵，也不管犯不犯姪，我就再也不牽牠來趕牛市了。」

終於，一個酒糟鼻子牛經紀帶着買牛人來了，這買牛人頸子上生着一個葫蘆瓜一樣的大瘤，大概是承受不住它的重量，頭總是往一邊偏着，甚至連眼睛嘴巴都歪塌着。牛經紀從福元佬手牽過了牛，首先看看牠的牙齒，拍拍頸皮，再捏捏脇骨，拉尾巴比比後腿，摸摸四蹄，然後把牠牽着兜圈子趕了幾匝，便以一種經紀人所特有的諛諛相點頭說道：

「牛是好牛，一等好牛！」

可是那個生大瘤的買牛人卻全不注意這些，他只斜眼端詳着牠的肥胖，以自己的身子作標準量量牠的肉峯，隨後摸弄着牠額上那一撮白毛，漫不經

意地嘟囔着：

「倒虧牠一身好肉，只是這幾根白毛……唔，這一頂白帽子！」

聽到說什麼白帽子，站在旁邊的福元佬立刻心跳起來，感到滿身不自在，如像一件什麼醜事被人發覺了一般，以致連牛經紀詢問賣價的語也沒有聽見；而當臨到討價還價的時候，竟訥訥的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了。

但這場不很愉快的交易，倒意外順利地成功了。福元佬從牛經紀手裏接過一大捲鈔票，也沒有點數，便塞在腰間錢兜裏，一手捏着一根留回來的牛繩，怔怔的望着自己那頭戴白帽子的牛，現在正被那個生大瘤的人趕着走了，獨自喃喃道：

「做人留個名，賣牛留條繩……」

直到看不見自己的牛了，這才如夢初醒似的，發覺自己業已真真失掉了牠，永遠失掉牠了。「終於賣掉了，」他想，便想到事情業已完畢，現在可以回家去了。

他離開牛市，雙手各自拿着牛繩和旱煙管，一

運往街上走。這時街上的買賣散了，只剩着少數販子在那裏落漠地收拾貨攤，還有幾個中央軍來往踱步。福元從那裏經過，心裏空洞洞的，如像五臟六腑全給挖掉了一樣，什麼也沒有想，什麼也不想，只是在骯髒的小石子街上急遽地跨着步。

「娘的，終於賣掉了。」

剛走出街口，這樣一句話又驀地溜上嘴來。他看看自己手裏的牛繩，覺得原是空洞洞的胸口，開始走動起什麼東西來了，慢慢的，它化成一股酸水，在胸口發酵，擴張，滿上喉嚨，溢進鼻腔……忽然眼睛也模糊着了，他想到要哭了。

「倒虧牠長得一身好肉！」這句話不分明是個長大瘤的買牛入說的嗎？那人不管白帽子不白帽子，看的時候也馬虎，只着意於牠那一身肉，究竟爲的什麼？這樣一想，福元化的胸口立刻起了一陣痛楚，在驟忽之間，似乎變得聰明過來了。而且想起常言所說的，屠牛客上牛市，總是落場到，可以

檢些犯忌避的牛，紅眼睛殺人的牛；更想起那個長大瘤的人，似乎曾經在那裏牛肉攤上見到過，單看他那雙斜睨眼，便簡直和楊七月的模一樣。「生瘤子的沒有一個好人，」他想，「生瘤子的都是一些不正路的痞棍！」

他走着，胸口的痛楚越益難堪了，腿也變成酸軟的了，如像浮遊在雲霧之中。賣給那生瘤子的？這不是白白害了牠，害了那樣一頭力氣大，口齒又好的好牛？他彷彿聽到自己那戴白帽子的牛的哀鳴聲了，晨間那個噩夢裏的情景，驀地從腦子裏閃掠而過，鼻腔一陣酸，眼淚便不可壓制的直噴將出來。

「我不管……人家日本兵不日本兵……」

他在一座石橋頭站住了，伸手到錢兜裏去重新取出鈔票……突然他轉回身子，踉蹌踉蹌的往關王廟跑去。

（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六輪跋）

彼得拉的葬禮

匈牙利B·伊勒斯作
沈西山譯

彼得拉是一個守夜者，在星期四早晨死了。他如同往日一樣地在天剛破曉的時候回到家裏來，就躺在那一個關羊的角落裏，靜靜地睡着。晌午，他的妻烏連娜去喊他，可是怎樣也喊他不醒來，那時候，她知道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還未滿三十八歲的彼得拉，已經老得像衰疲的老馬一樣。頭髮早就脫落得快光了，只有在那前頭上還突起被忘却脫掉的灰髭的幾束；許多深深的皺痕刻劃着他的臉上；兩條腿是經常在顫抖着的；他的在木材場裏被機器弄斷去了一段的左手臂，每當氣候要轉變的時節，就像針刺着一般地酸痛起來。

彼得拉任何時候也都沒有害過病。僅是自從他的孩子瓦西里害了病以來，他才變成一個又嘮叨又

怕見人面的人。瓦西里是剩下來的四個男孩中最小的。此外三個都已在二年之中死掉了。瓦西里總算長到了四歲，可是他還躺在搖籃裏，而食量却也不算少；當他還未滿兩周歲的時候，每天兩餐，就會吃兩鉢布里斯卡（註一），甚至連鉢底也舐得干干淨淨，但是飲食對他沒有益處；當烏連娜帶他去赴匈牙利的復活節的時候，爲了給她沐浴，她解開了那條綁在他腿上的布巾，發現他的雙腿更瘦小了，簡直瘦小得比去年在波蘭，一個面上有雀斑的土耳其人收三個克黎西爾（德國古幣——譯者）給人看一下的骨架子還要乾瘦。

沐浴回來以後的第八天，瓦西里害起病來了——腸胃病。不要說是布里卡斯，就是羊奶燕麥餅，他也不想吃。只是哭，尖聲銳調地哭，拉着姐姐亂

打，甚至把母親的大姆指都咬得血淋淋的，「害得母親東尋西找，才在壁角裏拿來蜘蛛巢，把血止住。」

一個鐵匠來了，仔細地瞧了瓦西里一下，就又出去了。人們叫牧師來；牧師在瓦西里的頭上，除了一些什麼，大概總不外是教理之類的東西。木材場的一個技師老爺，恰巧在那邊打獵，也來了，看見瓦西里那樣的喊叫，就說必須到蘇瓦里去請醫生來。可是瓦西里吃了麻子和葱頭做的藥餅以後，烏連娜暫時就決定不再請醫生。才隔一天，她又無益地建議要給兒子吃東西，於是彼得拉找西爾戈去了

西爾戈·宙日伊，是一個暴躁的嘮叨的獨身漢，寬肩膀，有力氣；一隻腳可以支持七普特（俄國的衡名，一普特合中國四十市斤——譯者）的重量。行跡無定；不能長久停留在一個地方。差不多個個星期都步行到蘇里瓦去；而在春天的時候，就去莫因卡亦販賣那些在冬天買來的皮革。住在森林裏的人們都說他在當兵的時候，還學會了讀書和寫字。過了三天，來了一個醫生，是一個矮小的惡劣

的赤鬚的猶太醫生，他從搖籃裏把瓦西里抱起來，檢查了一下，即時用一種蔷薇色的什麼藥水開始洗着自己的手。洗了好久，以後，才在紙上寫了一些什麼，吩咐把那張紙給瓦西里。醫生告訴烏連娜說窗子要天天打開。（窗子本來是釘得緊緊的）同樣也要錢——很多錢，全部是弗格林（荷蘭銀幣——譯者）。恰好賣掉了一隻羊，羊是賣給一個酒店老板，那是從蘇瓦里來的，也像猶太醫生一樣有赤鬚的。

烏連娜拿着這張紙去找牧師；牧師一邊在紙上灑了點聖水，一邊在牙縫裏唸了一套什麼，就勸告烏連娜把它帶回去，用一條乾淨的布巾包好，綁在瓦西里的肚皮上，這樣就可使他復原起來了。可是紙片並沒有幫助他：瓦西里的病仍然不見起色，且相反地，顯然一天壞過一天了。他的嗓子完全變得嘶啞了。

「應當到城裏去拿點什麼來！」烏連娜說。由于兒子接連地死亡，特別是她那三個不曉得患了什麼喉疾的兒子死去以後，他在孩子的看護上，已是

個能幹的人了。

「到城裏很遠——我走不到。」

「那就叫西里戈到技師老爺那裏去，看看他的孩子吃的有什麼好的甜東西，隨便拿點來！」

技師住在——一座石屋子裏。全森林中沒有一座屋子像這樣的：屋蓋不用稻草，而是用瓦；屋子前面，有一個美麗的花園，四周圍着一道高的板條牆；屋子後面，有一間小木屋，就是豬圈。在那裏面，永是養着八隻以至十隻的懶懶不動的肥豬，彼得拉常常聽着女廚子按時用熱滾滾的馬鈴薯餵着。

那一天，天已放亮，彼得拉躲伏在一株叢林裏，等了好久：女廚子來了，拿着滿滿一大鉢的馬鈴薯，撒給那些肥豬吃，以後她就回屋子裏去了。彼得拉就是在等待着這些。當女廚子回去以後，他即刻越過板條牆，用那條棍子，把豬趕在一個角落裏，檢起一些較稀罕的食物就走了。

烏連娜把馬鈴薯洗乾淨，加着厚厚的鹽，拿給瓦西里吃，小馬鈴薯是這麼有味道的，瓦西里吃了小小的三個，可是第四個他再也吃不下去了。

剩下的一半，烏連娜拿給還沒會吃過什麼東西的彼得拉吃。

「這麼一個年幼的孩子，并且還在害病，吃這種東西不適合啊！」彼得拉說。

彼得拉照例去看守木材場。早晨，人們喊他到辦公廳裏去。技師老爺責問他說：

「昨天到我的豬圈裏拿了什麼去？」

彼得拉沒有回答。技師老爺又重問了一遍，當時，彼得拉只是默默地搖着頭。於是技師老爺怒吼起來：

「拿吧，臭漢子！我受不了這種強盜。你也不必再到木材場來啦！」

晚上，木材場已經換了一個跛足的羅馬尼亞人看守了。彼得拉整夜在森林裏走來走去。這樣過了三天，第四天；一個尼格爾人來開付工資，可是彼得拉沒有得到一個克黎西爾。這一天，正是埋葬瓦西里的那一天。牧師爲了舉行瓦西里的葬禮，把彼得拉的第二隻羊——就是最後的一隻——也牽走了。烏連娜大聲哭泣，孩子們也跟着哭泣。第二天，

彼得拉的家裏，沒有布里斯卡，也沒有燕麥粉了。全森林中的住民，都知道彼得拉是一個偷兒，并且說技師老爺那樣的處置是對的。

烏連娜啼啼哭地走遍了全森林中的茅屋子，所有的樵夫們差不多個個都多少分給她一點東西；有的分給大葱頭，有的分給燕麥粉，有的……；可是他們自己的東西並不多，分給她的當然也有限。

那時候，恰有一些從戰爭中回來的年青人，由於工作痛苦，而所得的工資才是幾個克羅斯（匈幣——譯者），因而憤憤地在提出抗議。可是牧師召集樵夫們來，解釋說男爵老爺，就是那個擁有木材場、玻璃廠、林場、工人和一切的那個男爵老爺，是不能支給更多的工資了；因為在他們那裏工作的工人有好幾千人之多，那裏還能找到像男爵老爺一樣維持這麼大量底支出的有錢人呢。老頭子說牧師說的話是對的，而年青人熱烈地抗議說：

「得了，不會永遠是這樣的。瞧吧！現在莫因卡亦已改變了規矩了。」

這是十二月，在聖誕節後，從蘇里瓦來了一個

調解的法官；他用很甜美的言詞跟樵夫們周旋。但誰能忍耐這個大老爺這種漂亮的舉動呢！……他答應給很多的錢，允許給更多的肉，糖和麥。後來呢，一直等到八月，關於這件事完全沒有聽見人說過一句話。在秋天時候，發給森林中工人的穀物反而更少了，他們只得吃着煮白水的布里斯卡來代替牛奶。

幾個月中，彼得拉的家人，只是吃點烏連娜從別人那里弄來的食物而已。彼得拉很少回到家來，問或回家也僅是吃點燕麥麵包而已。他在森林中走來走去。怎樣生活呢？——誰也不知道。星期日，牧師在教堂裏，公開在正直的人民之前咒咀他。於是人們都畏而避之了。

有一天，彼得拉不意在中午回家來，發現房門闔着。他空空地喊了一陣，並且用靴銜叩着門——可是無論誰也不回答。他知道裏面一定有人在看，於是他用肩膀把門弄開，闖進茅屋裏去。

他的十三歲的長女哈芭在家裏。跟他一起的是一個中學生——技師的兒子，彼得拉輕輕搖着頭，

胸臆幾乎裂開了，像野獸一般地怒叫起來。這時，技師的兒子，敢走也留走了。合吉在油油咽咽地哭泣着。

彼得拉一動不動地碰着牆站了一會兒，後來才慢慢地走向自己的地方，躺在草堆下，靜靜地睡着。那時候，天還沒有到黃昏。

「技師老爺已經找你兩趟了。」彼得拉醒來的時候，妻烏連娜說。

「我正好要去。」

他找到一把斧頭，那把斧頭是從他的手臂斷了以後就丟放在床底下的，他把斧頭挾在腋下，到技師的住宅去了。

「彼得拉，我喊了你來，爲的是使你恢復往常的工作，從今晚開始，你仍舊去看守木材場去罷！」

「你的兒子在哪裏？」

「我的兒子嗎？跟你有什麼事？向來你跟他就沒有什麼事。斧頭放下來，它對你沒有多大用處，還是去木材場裏去啊！」

「你的兒子在哪裏？」

在這時候，女廚子走進來，拿着彼得拉會在那一天夜晚聽見過的那個大昧子走進來。裏面裝滿着熱滾滾的馬鈴薯，放在彼得拉的面前，彼得拉縮回了一步。

「你的兒子在哪裏？」彼得拉閉起眼睛問道。

因爲他不想聽見那噴香味的馬鈴薯。

「吃吧，彼得拉！」

彼得拉食慾衝動地呼吸着馬鈴薯的氣味。好幾年來，他委實沒有吃過這種罕有的食物了，甚至連它的味道也未會聞到過，這是一種令人爽神的無可類比的氣味，燕麥麵包或是炊滾的布里卡斯卡跟它比較起來，簡直一點味道都沒有啦！

「吃吧，彼得拉！」

彼得拉忍耐不住了。放下斧頭，立刻從鉢裏抓起三塊馬鈴薯，帶着無限愉快的神情，若飢若渴，狼吞虎噬似的吃着，整鉢都吃光了，甚至把自己的每條手指都舐得乾乾淨淨。以後，他吻起技師老爺的手來了。在他一生中，僅僅吻過一回技師的手。

彼得拉整夜站在木材場前面，想入非非地，把吃過的馬鈴薯放在他的面前翻來覆去地描畫着。破曉，他回家去睡覺，一剎那就睡過去了。中午，烏連娜去叫他，可是叫也叫不醒來了。

「只是今天這一回呢，」那個不幸的女人慟哭起來，「他回家來不找飯吃呀！……」

但是時間不應當使它空空地過去。暫且讓孩子們去哭泣罷，她自己全心來為喪事奔波。這是繁重而又困難的負擔：沒有錢，也沒有羊好賣了。誠然，她並不注重棺材的好壞。西里戈去偷着拿來幾塊

木板就把彼得拉釘在裏頭了。下土也不需要破費什

麼。只是牧師因為沒有酬答不肯來為彼得拉舉行葬禮。彼得拉放在棺材裏兩天了，而牧師仍然在講着價錢。那時候幸虧獨眼的伊曼把這重負担承起來。

「跟我一起去吧！」他對彼得拉的妻說。「錢我付給他。」

「假如你真地不去為彼得拉舉行葬禮的話，我馬上像打死一條狗一樣地打死你！」伊曼威脅牧師說。

牧師不曉得回答什麼，可是伊曼也不特別關心他的回答。抓着這個由于吃驚而嗷嗷叫的矮胖的牧師底胸襟，一直向大門口走去。

「向前走吧，敬愛的牧師！」

牧師絲毫也不敢反抗，無可奈何地只是不斷地劃着十字。

「主啊！主啊！跟這迷途的人該怎樣辦？」他

咕嚕地說。

「這就是我們的問題，」伊曼回答，揪着牧師走向大門外去。「我們要吃麵包和肉片，而我們不像牛般地工作。」

烏連娜跟在伊曼的背後接踵地走着。在行列最後頭走着的是一個提着香爐唱聖詩的教堂看守人，他是赤足的。

獨眼的伊曼還是繼續揪住牧師底胸襟，甚至他已在棺材旁邊站着了。牧師用顫抖的聲音調讀着祈禱文，時時斜着眼睛瞧着他那兇暴的監視人。

「如果我去告訴給蘇里瓦的法官知道呢？」在讀着祈禱文中，牧師咕嚕地說。

「我就敲散你底靈魂，」獨眼的伊曼泰然自若地回答。

汗珠像河流一般地從牧師的身上滴下來，他大吹大插地把祈禱文讀完了。教堂看守人跟着烏連娜

在旁邊喁喁地私語着什麼。

「好啦，如果你把彼得拉底那雙窩板卡（註二）給我，我會更盡力啊，——你瞧，我赤着足呢！」

「不，無論怎樣我總不給你。我要拿它去換麵包。你不知道女孩子們已經三天沒有放一點東西到嘴裏去了。」

「窩板卡是彼得拉的，不是你的，拯救靈魂比麵包要緊啦。你不能欺騙上帝。你不把窩板卡給我，牧師的祈禱文就不能到達上帝的面前，只有我能夠祈願使彼得拉昇上天國去的。」

窩板卡放在床底下，牧師已經結束了行葬禮，人們在這段時間中間談着，教堂看守人不同意就把窩板卡穿在自己的腳上。

那時候儀式已經全部結束了，西里戈拾起棺材就走，伊曼還是緊緊地扭着牧師底胸襟，絲毫也不放鬆地，像是扭馬一樣扭着，教堂看守人大聲地唱

若聖詩，目不轉睛地瞧着窩板卡，烏連娜沿途慟哭
着，孩子們也跟着大聲啼哭。這次的塗殞，全森林
中的住民沒有一個不到的：他們是在那裏從黎明到
夜晚熱烈地工作着的。

走出村道，他們碰到一個林務官，他光着頭，
熱心地劃了十字，並且遞給烏連娜一片好味道的裸
麥麵包。烏連娜止住了脚步，聞一聞麵包，就把它
撕爲三塊分給孩子們。

女孩子們貪婪地咬着麵包，已經只剩到一點點

了，可是隨後，他們一邊咬着麵包，一邊帶着哭腫
的眼睛然而而是幸福地微笑着，跑到父親的棺材旁邊
去了。

原註一：布里斯卡——譯音的，是加着乳酪的
玉蜀黍粥。

原註二：板窩卡——譯音的，如像草鞋的一種
皮鞋。

原文載於莫斯科作家博會一九三三年出版的
「金鵝」短篇小說集裏。

最初的蜜

(詩輯)

冀 沅

五月

小燕兒又唱起了鬱悶的歌
橫吹的風裏又射過亂箭的急雨

流血和流淚的記憶
沒有含笑死去

五月的進軍
沒有叛變
沒有停滯
沒有被擊潰
帶着火焰的呼號

倒下了。

先驅者呵

這就是一程一程的指路碑

黃昏

翻過山

我們看見了村莊

看見了瞭望我們的人

看見了燒着晚餐的炊煙……

同志們

前進呵

哪一點不像我們底家呀

瓦頂的或者茅草蓋的

竹壁子或者土牆的

那些門

都朝南邊開

迎着我們底方向開

門楣上還貼着

殘破而褪紅了的

是那一年的春聯

鳥兒回來了

在環繞着村莊的樹叢里

環繞着樹叢飛

母牛低沉地叫着

走過了小橋

走進村莊

靜着的池塘

流動着的小溪

都披着很好的顏色

在這逐漸收斂着光芒的太陽

如同閉上睡眠之前

流着最後的顧盼裏

同志們

前進呵

到那村莊裏去

我們會得着許多關切的詢問

和一些真誠的笑臉

我們會吃着香噴噴的東西

我們會有一夜很好的睡眠

而我們

應該把今天的

旅程的愉快分給他們

也把明天

我們到更遠的地帶去的任務

告訴他們……

讚美詩一章

陽光呵

一朵正在綻放的玫瑰花

一杯濃烈得生煙的酒

火紅的彩流

潑到河裏了

旋轉着的泡沫呵

是在怎樣的一個舞會裏

浮起這麼多透明的杯子

一盞一盞碰碎了

水手們唱着歌

水手們醉了

乳液豐滿的少婦

提着

翻着蓋草似的小姑娘

提着滿筐青菜

下河來了

早操完了的壯丁

面對着初生的陽光

睜不開眼瞇地笑着

到田野裏去了

鷹子

和雲朵一塊兒飛着……

嫩灰色的水牛

白兔子似的小羊

多麼親蜜地

擠在潑染了翡翠溶液的河坡裏……

山丘

善良的巨獸似的

含着幸福的綠色的笑

葡萄在河岸上

今天呵

我很快活

我不寂寞

我聽到了田園交響樂

我有了屬於這季節的候鳥底愛情

我應該在透明的藍天下寫我底讚美詩

最初的蜜

我又一次地想起了那羣島嶼

想起了留在那兒的我底童年——

如同剖一個果實輕輕地剖開一個早晨

或是大紅大赤地燃燒着一個黃昏

我不是

從靜寂的海灘上

檢了一些閃光的貝壳和小石子回來……

海的曠野

有鹹味的風飄流

有水鳥兒飛

我不是

在那寬敞的遮開了陽光的榕樹底下

對着海

唱過了一支不是我能了解的歌……

海島的日子沒有季節

伴着蜜蜂們幸福的披花的園圃

和永恆的夏夜一般繁華的星空

我不是

貪婪地喝了椰子底甜漿

醉酒似的睡着了

芭蕉在我底夢裏輕輕地拂着長袖……

呵，這些我都太熟悉而現在又太不熟悉了

我要再一次地擁抱他們

却已經和我離得遙遠了

在那些日子裏（我不會忘記呵）

我歡喜我底

學我說話 學我歌唱的白鸚鵡……

我歡喜那些好看姑娘們

在退了潮的海灘上

脫下了花花綠綠的沙籠

飄浮在柔和的盪漾着的水波裏……

我歡喜一個吹海螺的慈祥的老人

嗚嗚地

每天從我家門前吹過……

我歡喜去拜訪那向我低頭的果林

金色的果實 紅色的果實

滾進我底衣袋 又浮在我底手上……

那時候

還有拾着長鬍子的祖父

給我講遠天的冰雪

給我講森林裏討買路錢的英雄

給我講青草地上放風箏的故事……

那時候

女僕底癩頭兒子

作了我底第一個知己

他告訴我唱會了傀儡戲……

那時候

隣家底亞琳姑娘

我把她喊作我底姐姐

當我爬在她底背上 當她抱着我的時候

聞到她底髮際裏流出什麼樣的香

我就再不像亂闖的野貓了

那些我不知道是快樂的日子呵

苦痛的門，也決不肯爲我打開

我只看見

我底日子過得真小巧 真美麗 像珍珠

海上吹起了風暴

我在母親底懷裏還睡得很好

.....

呵，黃金的日子 蜜味的日子呵

如今再也沒有了 永遠不會有了

如今我底眼淚流得太多 我笑得太少

連那長了翅膀飛過海洋去的夢

也隨着小木馬 金魚缸 七巧板

那些我所鍾情的玩具底破碎 破碎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

鴨子

斬以

我不大喜歡鴨子的，因為它們一向挺着頸子，顧盼自得，擺動着扁肥的身軀，昂首闊步，使我想起挺下的紳士；而且從來不肯安靜，總是用那沙啞的嗓子咕咕着，更給我一份不好的印象，這一次忽然買了兩隻鴨子，該全是別人的主意。

原來是當做大鴨子買來的，重量和大小都是如此，仔細一看，纔看出翅膀上的羽毛還沒有長起來呢，這樣就想起：「還是養一些時吧。」

所住的地方，既然不像一個家，再有了這小動物，更不知道該怎樣安排了。本來也因為它不像一個家，所以在秋天還在花盆中種下蔥蘿子，明知道它不會長得好，也不過是看它從泥土中鑽出來，增加一份生意而已。可是添了這一對鴨子之後，在生意以外却又加了麻煩。近山脚，野物是多的，日間

可以放到窗外，到晚上就不得不收進來，——關在廚房裏的除開那一對鴨子還有它們的嘈叫和它們的臭氣，可是幾天之後就習慣了，也看着它們的羽毛從皮下生出來了。

在感覺到牠物的生之喜悅的時候，一些私慾自然地潛隱了，我們希望它快些長起來，長得肥大；可是那時候並沒有想到要殺來喫掉的。還是別人故意提醒我：

「長大了以後怎麼辦呢？」

「長大了就是了，沒有想到怎麼辦的事。」

「難道不要殺的？」

「自己養大的，還忍心殺麼？」

「是的，我也不忍心殺，要殺另外去買好了。」果然有一次買一隻大鴨殺了，我就相信對於它

們，我們實在在已經屏除了一切的私心了。它們也相處甚得，在水邊也好，在草蔭下也好，在食具前也好，總是斷並着的，還互相梳整着纔生出的羽毛，使我們看到它們的感情。

對於動物，我也常以人的情感來度量，我愛兒子，可是它們的無情使我厭惡；我愛鷓，因為我看見過那母鷓怎麼樣不動不食地伏在蛋上二十幾天，纔把那濕淋淋的小動物從蛋殼裏孵出來；我更看到當蒼苔露在天際蒼植的時候，母鷓怎樣展開它那雙羽翼，把一些稀薄的小雞掩在它的下面。難道它不怕死麼？難道它能抵禦空中下來的鐵爪麼？只是一顆偉大的做母親的心，使它把什麼都忘記了。我是在想，人世間若是再多些這樣的心呵，我們人類的生活就會變一個樣子了。

可是在世界中多的是弱肉強食的蒼鷹，多的是吸血的蚊蚋，多的是乘隙而來的野貓……

一天的下午，一隻鴨半跑半飛地撲進房裏，它還忿忿地叫着，它還直地來在我的腿下繞着。我的心裏在想：「怎麼那一隻沒有進來呢，可是它

突然進來會到什麼事呢？」這樣，我就站起來了，它好像慫恿着我走向外邊去，我走去了，它緊緊地隨在我的身後。它不斷地叫着，是一種悲音；果然外邊的水傍，草裏，樹下，……什麼地方再也看不到另一隻鴨子了。它比我更殷切地跑着叫着，一步也不肯離開我，是感到失去伴侶的悲哀呢，還是恐懼伺伏在陰暗角落的野物呢？那野物拖去它的同伴，它是看見了的，也許要我去為它的愛伴復仇，或是以為傍依了我便可免去自身的災害。可是它實實在在忘記了，千方百計使它的羽翼不能飛翔，變足不能奔跑，正是人類的功勳，使它從野生的動物，變成爲了食用而豢養的家禽。這對於它，一點益處也沒有的，可是如今它却這樣相信它的仇人了！它那過分的信賴，使我不得不感到一點慚愧。

我做了這番徒然的搜尋之後，便走回來了，可是托托地跟在後面的又是它。只要我在走動，它是一刻也不肯停留的。無論怎樣要它留在外面，或是留在廚房裏，它是再也不肯的了。

我知道它是寂寞了，也怕極了；可是這却爲我

添了麻煩。我不能把它成天成夜地關在房裏，我也不甘心再把它送到外面使野貓又得一頓美餐。若是我也把它殺了呢，那不是它原來想從我得到生却反而得到死了麼？

「你說，這該怎麼辦呢？」

我問着另外一個人，他原來主張兩隻長大便殺的；現在也噤然了。他也不知道怎麼辦，因為看到它無依的樣子，誰也不肯就把死給它的。

「還是養下去吧。」

他終於開口說了這一句。

「那麼養到極大極大的時候呢？」

「就等它自己死——」

「死了就不能再喫了，」

「埋起來好了，要喫的話，另外買一隻吧。」

我知道，誰也不忍看牠那付可憐的樣子，它只在我的腳下繞，我走一步，它便緊緊地追着，好像跟住我便是生離開便是死。我真不知道該怎麼樣了，如今我有了一個鴨子的伴侶，——不，我是做了那隻孤獨的鴨子的伴侶。

卅二年八月廿日

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廿日
子

文藝讀者會

- 一、本社集中全國作家的力量，採攝現實的材料，多面地反映這偉大的時代，供給讀者一些有益的精神食糧。所出「文藝叢刊」內容包括一切創作的和翻譯的各部門文藝作品，不但可以作為人生的鏡子，還要開擴讀者精神的視野，同樣地感受全民族的喜怒哀樂。
- 二、凡是參加文藝讀者會會員的請一次匯款五十元。（最好購郵局匯票連信寄來；若是用郵票代洋應照九折計算，並且限用一元，二元，三元和五元的郵票，銀行匯款須多付一元的印花稅費）
- 三、本社陸續出版「文藝叢刊」，寄發文藝讀者會會員，除書款按九折計，郵寄費和包裝費也一律免收，以示優待。此外聲明會員號碼還可享受下列優待：
 1. 購人文書店經售圖書八折優待。
 2. 訂閱人文書店經售雜誌，凡可做為自由定戶者各雜誌每期按八折優待。
 3. 外埠文藝讀者會會員郵購人文書店經售書刊一律免收包裝手續費等。
- 四、本會會員存款用罄時，本社當先通知續付，每次至少五十元，仍可享受一切優待權利。
- 五、「文藝叢刊」寄遞皆用平郵，但如由會員指定掛號，快遞或航空，其費用則由會員負擔。
- 六、凡加入本會為會員者，匯款及來信請寄福建南平中華路人文書店轉文藝社文藝讀者會收即可。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一日出版

文藝叢刊之二

最初的蜜

每册定價 一元

主編人：靳 以

發行人：劉 邦 琛

總經理處：人文書店

南平中華路
電報掛號：〇〇八六

印刷者：浙江建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平明遠路

電報掛號：一一二二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福建省圖書雜誌審查處案 登錄圖字第三三五號

82
425228
16)

